清德宗实录选辑

清德宗实录选辑一

清德宗实录选辑二

中法战争之后，另一有关台湾的涉外大事，那就是甲午（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的中日之战了。这一战且使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凡半世纪；直至抗战胜利，而始光复。所以本书所收这一方面的数据，亦较详细。其中不但有日军侵扰台湾的文件，而且扩及中日两军的重要战役以及引起中日之战的朝鲜政情。兹摘要引述如下。先是，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八月十二日谕：『朝鲜国乱军生变，突于六月间围逼王宫，王妃与难，大臣被戕，日本使馆亦受其害；……而激之使变者，皆出自李是应主谋』。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十月二十四日谕：『朝鲜又有内乱，似有日人播弄主持』。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五月二十九日谕：『日人乘机构衅，遂以重兵胁韩』。六月十二日又谕：『日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阴谋』。二十七日谕：『日本击我兵轮，业已绝交开衅』。此后，陆海两路，屡战屡北。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正月十九日谕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二十九日谕：『昨闻澎湖见有日船，台湾水线已断』。二月二十七日谕：『恒春有日轮十余艘游弋港口……澎湖西岭复见日轮五艘』。二十八日谕：『日人进攻澎湖』。二十九日谕：『本日据李鸿章电奏：日人所欲甚奢……伊藤面称现要攻取台湾』。三月初四日谕：『日军进攻澎湖，我军力战三日，竟至不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李鸿章电称：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其中『二、中国将辽南地方及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让与日本』。四月初五日谕：『本日又据唐景崧电称：绅民呈递血书……誓不从日』。二十四日，派李经方前往台湾，『会同日本派出大臣商办事件』。二十六日，『命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解职来京，并令台湾大小文武各员内渡』。五月十三日谕：『现在台湾已经李经方交接清楚，日兵攻台，基隆不守，省城瓦解，无从过问』。于是，虽经台湾人民英勇奋战，而台湾终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德宗实录有关台湾的纪事也不复见。

清德宗实录选辑一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甲戌）冬十二月十一日（庚辰），谕内阁：『沈葆楨等奏「请将福建巡抚移扎台湾以专责成」一折，着该衙门议奏』。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

二十一日（庚寅），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南北路开山并拟布置琅峤、旗后各情形」一折，现在台湾南路开山已抵卑南、北路开山已抵岐莱，而时有凶番出没其间，沈葆楨等添军前往分布，声势尚为联络；即着该大臣等将抚番事宜悉心经理，凶悍者立予创惩、驯顺者妥为抚辑，务令怀德畏威，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至琅峤一带，屡有洋人前往窥探，亟应乘时布置，以杜覬覦；该大臣等拟于琅峤建城置吏，并拟于旗后口建筑炮台，自属因地制宜。沈葆楨现已亲赴各该处察看情形，着即详细妥筹，奏明办理。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并着随时会商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沈葆楨、文煜、李鹤年、王凯泰，并传谕潘霨知之』。

以台湾轮船被风击坏，革「安澜」船管驾游击吕文经、「大雅」船管驾千总罗昌智职。

予台湾防营病故教谕田晋阶等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

以尚义殉身，予台湾廩生彭衢亨议恤如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乙亥）春正月初十日（戊申），以保卫城池，敕封台湾嘉义县城隍神封号曰「绥靖」。

谕内阁：『沈葆楨等奏「台湾后山亟须耕垦，请开旧禁」一折，福建台湾全岛自隶版图以来，因后山各番社习俗异宜，曾禁内地民人渡台及私入番境，以杜滋生事端。现经沈葆楨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着悉与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着一律弛禁，以广招徕』。

又谕：『沈葆楨等奏：请调员差委等语。工部候补员外郎陈一鹤、补用同知文炜、候选知县李益林，着杨昌浚、王文韶飭令该员等即赴台湾，交沈葆楨等差遣』。

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奏「遵查藩司参报」一折，据称「潘霨被参于科甲人员补缺后不令赴任一节，自必实有其缺、实有其人。该藩司任内之事皆王凯泰任内之事，与所参袒护同乡李元贤等一节，均请飭提卷查究」等语。潘霨于正途人员补缺后不令赴任者，究系何人、何缺？其于李元贤、何庆生被参之案，何以未经具详？是否袒护同乡，意存徇庇？均着王凯泰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钦差大臣沈葆楨等奏：请飭建祠以祀嘉义县阵亡文武员弁潘恭赞等，并附祀阵亡义民潘缔等。从之。

又奏：出口台煤，每吨减税一钱。下部知之。

又奏：明故藩朱成功忠烈昭然，有功台郡；请予建祠追谥。下部议。寻予谥「忠节」。

以开辟福建台湾番地出力，予提督罗大春等升叙、加衔、开复有差。

以提督唐定奎统领铭武等军到台，布置周密，纪律严明；赏穿黄马褂。

十二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履勘琅峤形势，拟建城设官」一折，沈葆楨于上年十二月亲往琅峤详加履勘，据车城南猴洞地方建设县治，又曰「恒春」；先设知县一员，以资治理。系因地制宜起见，即着照所议行。该大臣等即飭令委员将筑城建邑等事，实力筹办；其余未尽事宜，并着随时具奏。沈葆楨现在回省，着将船政应办各事迅速料理，即行前往台郡督饬该地方官将开山抚番诸务通筹全局，悉心经理，以副委任。刺桐脚乡民被生番戕害一案，着即妥为办结，毋令滋生事端。特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三日（辛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闽省电线购回自办，请饬沈葆楨会同李鸿章等妥筹办理。从之。

二十九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筹办海防事宜」并丁日昌条陈海洋水师章程，业经李鸿章覆奏，请饬廷臣会议。左宗棠覆陈各件，可否一并会议及请饬廷臣将该衙门原奏内筹议各条并各大臣议覆中引申请议各节详商论定各折片。除管理该衙门事务王大臣毋庸与议外，着派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月内覆奏。其各省将军、督、抚等历次覆奏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具奏各折片清单，均着发给阅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

二月初九日（丁丑），以福建按察使葆亨为福建布政使、前两淮盐运使郭嵩焘为福建按察使。

十六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生番戕害官兵，现经剿办」一折，狮头社生番前与刺桐脚庄民仇杀，经官兵前往查办，不将凶番交出，胆敢设伏抗拒，以致官兵伤亡甚多，实属凶狡；亟宜示以兵威，俾知警畏。沈葆楨现已克日渡台，即着迅速筹办。该大臣等一面飭令唐定奎相机进剿，一面将开山建治各事宜妥筹布置，毋稍疏虞。此次接仗各哨勇，有无弃将私逃情事，着查明详细具奏。所有阵亡之游击王开俊等，并着查明请恤。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

三月初三日（庚子），谕〔内阁〕：『沈葆楨奏：请调道员办理营务等语。前江西督粮道段起，着吏部查明，飭令该员前赴台湾，交沈葆楨差遣委用』。

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筹办狮头社番情形」一折，台湾狮头社生

番戕害刺桐脚庄民一案，抗不交凶，胆敢戕勇伤官，现复结党在刺桐脚沿海一带伏路伺杀，道路为之不通；亟宜示以兵威，俾知儆惕。该番恃密箐深林为藏身之固，兵力难施；唐定奎挑令各营翦除荆榛，接隘设碉，层层逼剿。即着沈葆楨、文煜、李鹤年、王凯泰飭令唐定奎妥为调度，督飭各营审慎进剿，毋稍疏虞；一面严查附近居民，如有接济该番盐、米、火药等情，即着严行惩办。该处林密山深、路途险阻，彼众昼伏夜动，进剿为难；且番社甚多，止须惩办顽梗不服者一、二社，则诸社自当慑服输诚。总期剿抚兼施，为一劳永逸之计。统着该大臣等妥慎筹划。中路、北路各处，仍当随时镇抚民番，毋任滋事。沈葆楨另片奏请调道员段起差委，已谕吏部飭令该员前赴台湾。惟闻该员向有嗜好，着沈葆楨留心察看。王开俊等优恤，已照所请，明降谕旨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剿番阵亡浙江参将王开俊优恤加等，并予谥建祠；随同阵亡之守备周占魁、杨举秀、千总杨占魁及勇丁九十三名，均优恤附祀。寻予王开俊谥「勇烈」。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

二十一日（戊午），以台防出力，赏给洋匠博郎提督衔、哥嘉游击衔、都布阿三等宝星。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

夏四月十三日（己卯），以神灵显应，敕加福建台湾海神封号曰「敷仁」。

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南路剿番」及「北路、中路开山情形」各一折，南路龟纹等番社，经提督唐定奎等督军进击，连破番卡，余番逃窜。唐定奎现在分派各营，于刺桐脚等处扼要屯扎；即着沈葆楨等懍遵前旨，飭令该提督相机妥办，将顽梗不服者酌加惩办，俾各社慑服输诚，方为一劳永逸之计。北路开山已至吴全城、中路开山已至茅埔，各番虽节次乞抚，而北路之薄薄、理刘等番社反复无常，该大臣等务当督飭罗大春等军随时防范，一面将开路、抚番等事悉心筹办，毋稍疏虞。所有恒春建治及修筑安平、旗后，仍着沈葆植等妥为办理。另片奏请将游击革职等语。游击李玉贵身为哨长，于王开俊被围时，未能进兵力援，实属怯懦无能；李玉贵着即革职，不准投效军营，以示惩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督办船政大臣沈葆楨奏：派艺童随同日意格出洋游历。允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

二十六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筹办海防各事宜，分别开单呈览」各折片，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

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施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惟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曷可胜言。计惟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广行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方。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如应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楨保奏，候旨简用。各该省督、抚务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陆军须归并训练，方能得力；着各该督、抚各就地方形势量更旧汛，合营并操、画一训练，限一年内办理就绪，奏请派员查阅。江防与海防表里，着彭玉麟、杨岳斌会同李成谋勤加操练，俟海防船炮购成，应择要添设兵轮船若干只配兵练习；着与李鸿章、沈葆楨会商办理。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各边境，均有洋人窥伺。并着各该督、抚整顿吏治、军政，留意交涉事件，以固边防；毋得轻启衅端，以致不可收拾。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着李鸿章、沈葆楨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拨应用？即着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并着总管内务府大臣量入为出，裁汰浮费；户部、工部于应发款项，着详细酌核，力杜浮冒。各省公私各费，该督、抚务当实力撙节，以裕国用。开采煤、铁事宜，着照李鸿章、沈葆楨所请，先在台湾、磁州试办，派员妥为经理；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毋任彼方搀越。出使各国及通晓洋务人才，着李鸿章、沈葆楨随时切实保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折一件、片一件、单二件，着钞给李鸿章、沈葆楨阅看，仍详细妥议具奏。此次议奏有关系西北及防范俄人事务，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钞寄左宗棠阅看；即着该大臣通盘筹划，以固塞防。西北水利事宜，并着该大臣会商谭锺麟相机筹办。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尤宜加意整顿；着该将军、副都统、府尹切实筹划。醇亲王折两件并丁宝楨、文彬片，着钞给该将军等阅看，迅速覆奏。沈葆楨已补授两江总督，海防紧要，自应迅速到任，以专责成；惟台湾开山、抚番一切事宜是否仍须该督亲为督率，抑或奏派大员经理？并着沈葆楨酌度情形，速行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李鸿章、沈葆楨、左宗棠、彭玉麟、崇实、岐元、清凯、奕榕、奕艾、丰绅、托克湍、李鹤年、李瀚章、吴棠、英翰、刘岳昭、杨岳斌、刘坤一、吴元炳、裕禄、丁宝楨、杨昌浚、王凯泰、翁同爵、王文韶、张兆栋、刘长佑、岑毓英，并传谕刘秉璋知之』。

以前江西巡抚沈葆楨为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未到任以前，仍以江西巡抚刘坤一署理。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八。

五月十一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南路剿番攻克各社情形」一折，南路竹坑等番社，经提督唐定奎等督军深入，捣巢攻险，将竹坑、本武并内外狮头等社先后剿克，余番逃窜；现在分兵进扎，择要扼守。即着沈葆楨等飭令该提督相机妥办，毋稍疏虞。该番社经此次痛惩，果能悔罪输诚、缚献渠魁，自应宽其胁从；倘顽梗如前，不能不酌加惩办。该大臣等当悉心筹划，以期一劳永逸。淮军自到台以来，艰苦出力，准其择尤保奖，以示鼓励。沈葆楨前已有旨，授为两江总督，督办南洋海防；并谕令体察情形，所有台湾开山、抚番事宜，是否仍须亲为督率，抑奏派大员经理？着该督仍遵前旨，迅速酌度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台湾管带轮船悉心教练，赏洋员美德兰等三等宝星。

十二日（戊申），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许应騑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编修慕劳干为副考官。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

二十二日（戊午），福建巡抚王凯泰奏：『巡抚移扎台湾，奉准部议；拟请先赴台湾履勘情形，会同妥筹』。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

六月十三日（戊寅），谕内阁：『前有旨令沈葆楨补授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兹据该督沥陈悚惧下忱并衰惫情形，难期胜任，请收回成命等语。沈葆楨经朝廷简任以来，懋着勤劳，深资倚畀；正宜力图报称，共济时艰，毋得固辞，并即来京陛见』。

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台南番社输诚并北路、中路抚番情形，拿获嘉义县滋事匪徒」、沈葆楨奏「台郡开山抚番事宜，应归巡抚专办」各折片，官军攻克狮头等社后，附近各社番目到营乞抚，经提督唐定奎示以条约，均尚输服；即着督飭该提督将应办各事次第妥筹，务令怀德畏威，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台北、大浊水、得其黎、新城等处凶番不时出没，当经兵勇击退，现俱安静；仍着飭令妥为弹压，以资镇慑。木瓜等社就抚、中路开山并卑南一带招集屯丁、建筑碉堡等事，着飭该员等认真经理，务臻妥善以垂久远。嘉义县滋事匪首蔡显老等业经格毙，所有在逃各匪，着责成该地方文武迅速缉获，毋任漏网。沈葆楨已谕令来京陛见，所有台湾开山抚番事宜，着王凯泰督率夏献纶等实心办理。沈葆楨着俟王凯泰妥筹具奏后，再行内渡将船政事宜妥为交代，即日启程北上。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着详细绘图呈览

；并着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一。

秋七月十四日（戊申），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台北拟建府、厅、县治」并「船政需费，请拨四成洋税」各折，已分别交该衙门议奏矣。台北开煤一节，现经委员何恩锜等亲往履勘：「惟鸡笼附近之老寮坑等处堪以开采，并须雇用洋工装器开凿」等语。着照所请，俟该委员带同洋人翟萨到郡详询情形，明定章税，核实开办；务须派员妥为经理，即有需用洋人之处，仍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方搀越。台南番族，据奏业已就抚，现将淮军陆续凯撤内渡，另调各营慎扎刺桐脚、琅峤等处，办理尚为妥协。惟现因云南边境有戕害英国翻译官马嘉理一案，南洋防务甚关紧要。前谕沈葆楨俟该处应办事宜妥筹具奏后，再行内渡料理船政事竣，起程北上；现在台郡事宜渐次就绪，着将善后诸务与王凯泰妥为筹商，即交该抚接办。沈葆楨交代清楚，即行前赴新任，筹办海防，毋庸来京陛见。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又谕：『沈葆楨等奏：请飭丁忧道员赴台等语。浙江候补道刘璈，前在台湾料理营务，嗣因丁忧回籍营葬；现在台防紧要，助理需人，着王文韶飭令该员一俟营葬事毕，刻日赴台，毋稍迟缓。将此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三。

十六日（庚戌），闽浙总督李鹤年奏：『闽省设立电线为难情形，谨陈买回自办大略』。下部知之。

二十一日（乙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奏：『闽厂船政经费，前经奏明自同治五年十二月起，准予闽海关税六成项下每月拨银五万两充用。兹据该大臣沈葆楨沥陈闽海关拮据情形，所欠船政经费六十万两，恳将闽海关洋税四成项下匀拨。此因船政为海防一大端，从权议准。自本年七月以前解部库款，准令拨抵；七月以后续征四成洋税解还部库，以清界限。嗣后船政经费，仍遵定章，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银五万两，以符定章；不得提用海防经费』。得旨：『允行』。

二十八日（壬戌），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会筹全台大局并巡抚兼顾省台情形」一折，据称「抚番、开山实为豫筹防海地步，不但关系台湾安危，并关系南北全局」等语。所筹深合机宜。现在台地南北路径渐通，所有应办各事宜必须妥为区画，为一劳永逸之计。王凯泰务当亲历南、北各路，将全台情形悉心察看；即与沈葆楨等随时会商、次第布置；总期悉臻妥善，有裨全局。据奏：「巡抚宜兼顾省、台，若另设一省，呼应不灵，且恐诸多窒碍」；所陈亦系实在情形。并着沈葆楨等通盘筹划，应如何往来兼顾，俾省、台各

事不致掣肘之处，即行详细奏闻。沈葆楨俟将善后诸务与王凯泰筹商交代后，即懍遵前旨迅赴新任，以重职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两江总督沈葆楨等奏：『台湾营伍废弛，拟仿淮、楚军营制，归并五百人为一营。将南、淡、嘉义三营调至府城，合府城三营、安平三营为一支，专顾台、凤、嘉三县。

其北路两营，合鹿港一营为一支，专顾彰化一带。艋舺、沪尾、噶玛兰三营为一支，专顾淡、兰一带。事权宜统归巡抚节制』。得旨：『着军机大臣会同该部归于会议建设台北府厅县案内，一并妥议具奏』。

命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开缺以侍郎候补。

二十九日（癸亥），以福建延建邵道张岳龄为福建按察使。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四。

八月乙丑朔，以记名提督唐定奎为直隶正定镇总兵官。

十四日（戊寅），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淮军全数凯撤」、沈葆楨奏「沥陈感惧下忱」各一折，淮军各营业于六、七月间内渡，全数凯撤；台湾事宜，业交王凯泰接办。该抚务当通盘筹划，悉心经理。总兵宋桂芳已经到台、前往苏澳，所有台北应办各事，即着飭令该总兵认真举办。沈葆楨业经内渡；该督到省后，即与文煜等会商，将船政事宜速为交代。前已有旨，令沈葆楨将善后诸务与王凯泰筹商完竣后，即行前赴新任；沈葆楨此次奏报，自系尚未接奉前旨。两江关系紧要，沈葆楨膺此重任，自当实力实心，勉图报称，仰副朝廷倚畀之殷；着懍遵前旨，将船政交代后迅赴新任，毋庸来京陛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新授福建按察使张岳龄能否胜任？着李鹤年、王凯泰随时察看，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福州将军文煜等奏：『海神助顺，请于安平海口专建祠宇，并敕加封号』。下礼部议。

予积劳瘁故福建船政绅士分省知县吴鼎燮、台湾稽查路工浙江参将卢为霖、帮办抚番候选县丞莫廷璋祭葬、恤荫。

十五日（己卯），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因病辞职，以直隶正定镇总兵官唐定奎为福建陆路提督，以记名提督吴长庆为直隶正定镇总兵官。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五。

二十六日（庚寅），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奏「请派郭嵩焘督理船政」一折，前已有旨将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开缺以侍郎候补，与直隶候补道许铃身均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并令郭嵩焘即行交卸起程北上；沈葆楨此次奏报，自系尚未接到前旨。所有督理船政事宜，着沈葆楨悉心会商，另行遴选妥员奏请简

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七日（辛卯），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沈葆楨奏，请派郭嵩焘督理船政；当以郭嵩焘前已派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谕令沈葆楨等另选妥员奏请简派。本日复据沈葆楨奏：「郭嵩焘出使英国，请另派重臣接办」等语。所有闽厂船政，即着丁日昌认真督办，准其专折奏事。该前抚即迅速起程，毋庸来京请训；到闽后，将应办一切事宜实心经理，用副委任。应拨饷项，着文煜等随时筹办，俾应急需。沈葆楨将船政交代完竣后，即行驰赴两江新任，毋稍耽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六。

九月初二日（乙未），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遵旨迅速起程」一折，闽厂船政关系紧要，丁日昌现拟力疾起程，即着懍遵前旨迅速到闽，毋庸绕赴广东致稽时日所有船政事宜，沈葆楨即交李鹤年等暂行兼顾，督率道员吴仲翔一手经理；俟丁日昌闽后，再行交代。并着沈葆楨即行起程，前赴两江新任，以重职守。将此由五百里各令知之』。

又谕：『给事中陈彝奏「闽省陆路安设电线，恳请停止」各折片，着该衙门议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七。

十八日（辛亥），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奏，「船政欠款，请饬闽海关补筹足额并以后洋税先尽解济」一折，福建船厂经费不足，经户部等衙门奏明，将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余银四十万两尽数拨归应用；七月以后，续征四成洋税提拨四十万两，解还部库。嗣后船政经费，即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解五万两，俾资接济。现在闽海关于七月以前止拨过四成银十五万两，船政刻下需款甚殷；沈葆楨等请提七月以后之四十万两以十五万两补解部库、以二十五万两交还船政，以符四十万两之数，即着照所议办理。嗣后六成项下每月应解之五万两，着文煜先尽筹解，毋稍延缓，致误要需。船政与海防相为维系，丁日昌日内计可到闽，沈葆楨将该处一切事宜交代清楚，即懍遵前旨速赴两江总督新任。此后船政各事，仍着沈葆楨、文煜、李鹤年、王凯泰、丁日昌妥为筹划，毋得始勤终惰，致堕前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八日（辛酉），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台湾各路现办情形」、王凯泰奏「因病请假，请饬督臣代办武闾乡试」各折片，台湾各社生番驯顽不一，现在分路开山，即着分别妥筹办理；将归化者善为拊循、抗拒者加以惩创，俾知怀德畏威，以期一劳永逸。「王」字番社性尤凶悍，现今就抚各番转相劝导；倘竟始终怙恶，着俟开路工竣后，厚集兵力再筹剿抚。所有招垦、裁勇各事宜，沈葆楨等务当随时会商，悉心筹办，毋稍疏懈。王凯泰着赏假一个

月调理；俟病痊后，即行驰赴南、北各路勘度布置。该抚现在未能内渡，闽省本年武闈乡试，着李鹤年代为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八。

冬十月初七日（庚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覆给事中陈彝奏请停止安设闽省陆路电线」一折，此次电线系中国自造，与前此设自洋人者不同；民情能否安贴，仍应由闽浙总督李鹤年等详为体察，妥筹办理』。从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九。

十六日（己卯），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奏「起程赴任」一折，沈葆楨现赴两江新任，船政一切事务仍着与丁日昌随时商办。至所称经费万难，亟应设法支持；着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悉心筹商。所有旧欠款项，即行设法补足；其按月协济之款，亦须如期解济。丁日昌到闽后，即将应办事宜实心经理；所造轮船务期工坚料实，庶不致徒耗饷需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剿番开山出力，予福建提督唐定奎优叙、总兵章高元等以提督记名简放、副将宋光聘等以总兵记名简放；赏提督周志本黄马褂、总兵余光德等巴图鲁名号、游击徐义奎等花翎、守备葛炳宣等蓝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以积劳病故，予福建守备黎家本优恤如军营例。

予福建阵亡殉难员绅暨被害人等旌恤如例。

二十一日（甲申），以防海剿番冲冒瘴雾，予台湾积劳病故文武员弁梁文德等十九员优恤。

三十日（癸巳），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等「奏筹巡抚兼顾省、台情形暨台湾各路续办事宜」、王凯泰奏「整饬台地营伍、吏治、士习、民风」各折片，台湾开山、抚番事宜，现经总兵吴光亮等将南、北路及中路陆续督办，并于刺桐脚等处填扎勇营，以备弹压；于车城、新街等处增设义塾，以资训课；办理尚为妥协。即着王凯泰飭令认真经理。官兵粮饷，务当源源接济，毋任缺乏。一切机宜，仍着沈葆楨、文煜、李鹤年随时会商妥办。至巡抚有全省地方之责，自难常川驻台；王凯泰拟于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庶两地均可兼顾，即着照所请办理。该抚现返省垣，若俟明岁冬间始行赴台，为日过久；着俟假满后，即将省署应办事宜赶紧料理，即行渡台，以资镇摄。该抚驻省期内台郡一切事务，即着夏献纶等妥为办理。台湾孤悬海外，风气夙殊，现在亟图整理，自当于吏治、营规实力讲求；而欲挽回积习，则民风、士习尤应设法转移。该督、抚当随时认真整饬，不得有名无实，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十。

十一月初九日（壬寅），福建将军文煜等奏：『福州、厦门电线向丹国买

回自办』。下所司知之。

十四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文煜、李鹤年奏「王凯泰因病出缺」、李鹤年奏「委藩司暂护抚篆」各一折，福建巡抚，本日已有旨令丁日昌补授矣。台湾抚番、开山各事宜关系紧要，前据沈葆楨等奏，巡抚宜于冬春驻台；丁日昌当妥筹兼顾，前往该郡悉心经理，以副委任。闽厂船政，并着该抚督率委员讲求制造，务期工料坚固，有裨实用，不可徒糜饷需。巡抚系封疆大吏，署理篆务，自应候旨遵行；李鹤年遽委藩司护理，殊属非是！着传旨申饬。该省办理海防并中外交涉事件，该督当与文煜、丁日昌随时会商，和衷共济；毋得稍存意见，刚愎自用，致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为福建巡抚。

追赠福建巡抚王凯泰太子少保衔，予祭葬，于福建省城、台湾府城建立专祠；谥「文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十一。

十二月二十日（癸未），谕内阁：『前据沈葆楨等先后奏「台北拟建府、厅、县治，请移扎南、北路同知，酌改台地营制；台属考试，请归巡抚主政」各折片，当派军机大臣会同该部妥议具奏。兹据奏称：「沈葆楨等所奏各节，系为因时制宜起见，自应准如所请」等语。着照军机大臣等所议，准其于福建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仍隶于台湾兵备道。附府添设知县一缺，名为「淡水县」。其竹塹地方，原设淡水厅同知即行裁汰，改设新竹县知县一缺。并于噶玛兰厅旧治，添设宜兰县知县一缺；即改噶玛兰厅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扎鸡笼地方。福建巡抚现在既有驻台之日，其台地营制，并着照所议，该处千总以下由巡抚考拔，守备以上仍会同总督拣选题补。台湾镇总兵撤去「挂印」字样，归巡抚节制；即将安平协副将裁撤。至所请移扎南、北路同知并归巡抚考试等语，台湾南路同知即着移扎卑南，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扎水沙连；各加「抚民」字样。台湾参政事宜，并着归巡抚兼理』。

二十二日（乙酉），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丁日昌奏「养船经费不敷，请归地方官设筹支应」、丁日昌奏「请收回成命」各一折，丁日昌向来办理认真，不避嫌怨，特畀以福建巡抚重任，系属为地择人；该抚惟当力任其难，将任内应办事宜随时整顿并将海防及中外交涉事件会商文煜、李鹤年悉心办理，以副委任，毋许固辞。至地方与船政事难兼顾，自系实在情形，即着丁日昌会同沈葆楨酌保一、二员奏请简派，所有船厂事务责成该员经理，仍由该督等随时稽查，以期周妥。船政衙门支销款项甚巨，前拨养船经费不敷应用；沈葆楨、丁日昌请将养船项下应销各款统归地方官筹措支应，以免顾此失彼

。应如何筹划款项宽为应付之处？着文煜、沈葆楨、李鹤年、丁日昌斟酌情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六日（己丑），谕内阁：『沈葆楨奏「实缺提镇现带防营，恳请从缓赴任」一折，新授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新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吴长庆现在江南统带防军，尚属得力；着准其从缓赴任，仍留江苏统领防营，以专责成。所遗各缺，着李鹤年、李鸿章派员署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十四。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丙子）春正月初三日（乙未），闽浙总督李鹤年奏：『福建巡抚丁日昌现未接篆，暂将关防封存』。得旨：『前已谕令丁日昌接印任事，毋许固辞矣』。

二十一日（癸丑），予故福建福宁镇总兵宋桂芳议恤加等，并予附祀王凯泰台湾府专祠；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请也。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十五。

二月初十日（壬申），谕军机大臣等：『前据丁日昌奏地方与船政，事难兼顾，当经谕令会同沈葆楨酌保一、二员奏请简派，经理船政。兹据沈葆楨、丁日昌奏称「顺天府尹吴赞诚深谙算学、直隶津海关道黎兆棠熟悉洋务，请于二员中简派一员来闽接办」等语，吴赞诚、黎兆棠品学才识，李鸿章谅所深知，于经理船政事宜能否胜任，该员中何人为尤得力？着李鸿章详晰据实奏闻，再降谕旨。将此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十六。

三月癸巳朔，谕军机大臣等：『文煜等奏「台湾北路旧勇，请分别汰留」、丁日昌奏「署知县朱干隆纵勇殃民，请撤任参办」各折片，台湾开山、抚番事宜甚关紧要，刻下中路、南路业已开通，提督吴光亮办理中路颇为得力，惟北路地方辽阔，兼之番情反复无常，尤须认真经理；乃该处营官参将黄得桂一营勇丁只有三百八十余名，短数至一百二十余名之多，似此虚耗勇粮，实堪痛恨！即着文煜、李鹤年、丁日昌查明严行参办。北路勇丁尚有五千余名，亟宜力筹整顿，汰弱留强，以期饷不虚糜，兵归实用。文煜等现在咨会提督彭楚汉前往北路与吴光亮会同查办，即着飭令该提督等将各营分别裁留；一面选择营官，实心训练。其各营应如何扼要分扎，文煜等务当随时妥筹商办，以期周妥。署彰化县知县朱干隆劣迹甚多，丁日昌已将该员撤任并将所带勇丁全撤；即着该抚严参惩办，以儆贪顽。福建吏治废弛日深，亟应力为整顿。近闻该省所办洋枪、大炮、蚊子船等项所费不貲，采办之员率皆购买日本废弃枪炮充数，浮开价值，尽饱私囊；同知文绍荣、周星诒、直隶州知州沈纯经手采买枪炮、蚊船各件，所开价值竟有浮于原价数倍者。军火为行军要务，应如何切实讲

求；似此贪劣之员藉公济私，贻误非浅，情尤可恶。着文煜、李鹤年、丁日昌速即查明该员等采办军火，究竟浮开若干？所办之件是否合用？如有前项情弊，即将该员等分别监追严参究办，毋得稍有徇隐。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于署内设清理讼局，饬各府州、县分别上控自理；每月报具四柱清册，全结者奖、八成以上记功，不及五成记过』。从之。

初七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台湾抚番、开山事宜，巡抚难以兼顾，请另派员专办台事」。前据沈葆楨等奏「会筹巡抚兼顾省、台情形」，拟于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当经降旨，照所请办理。巡抚有全省地方之责，台湾亦为所辖；若另派大员专办台务，恐事权不一，转致纷更。着丁日昌仍遵前旨，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以期两地兼顾。该抚驻台后，所有省城一切应办事宜，着李鹤年随时会商，妥为经理。本日已有旨，将吴赞诚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督办船政事宜；丁日昌俟吴赞诚到闽后，妥为交代。应拨款项，着该将军、督、抚等随时筹解，俾应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初十日（壬寅），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奏：出洋督缉，并修厦防炮台。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十七。

二十二日（甲寅），命闽浙总督李鹤年入觐，以福州将军文煜兼署闽浙总督。

二十四日（丙辰），谕内阁：『文煜等奏「请将舞弊侵饷各员革职审办」一折，据称「同知衔黄德沛在台湾经理营务，与参将黄得桂通同舞弊，有盗用关防、私卖功牌、侵蚀饷银等情」。似此骫法营私，亟应从严惩办。副将衔参将黄得桂着即先行革职、同知衔黄德沛着即斥革，交文煜等严行查办』。

二十六日（戊午），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十八。

夏四月十三日（甲戌），谕内阁：『文煜等奏「劣员侵吞工费，请革职追办」一折，花翎福建补用道遇缺即补知府凌定国经营建造台湾安平口三鯤身炮台，胆敢任意侵蚀，现经查出浮冒各款已有一万四千余两之多；实属贪劣。凌定国着即革职，严讯究追；倘延不措完，即行严参治罪』。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惩办积压词讼州县，奖励清理词讼州县。允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十九。

二十日（辛巳），追予福建阵亡殉难及积劳病故员弁绅民及被害妇女等旌恤如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

五月二十七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文煜、丁日昌奏「请调员襄办洋务」一折，据称「闽省洋务需人，请调办理上海招商局候选道唐廷枢及副将王荣和来闽襄办」等语，即着李鸿章、沈葆楨、吴元炳飭令唐廷枢等迅即赴闽，以资差委。将此各谕令知之』。

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等奏筹议「救护洋面遇险船只章程」。得旨：『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闽省拟行保护中外船只遇险章程，请飭各省一体遵行；业经照准矣』。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二。

闰五月十二日（壬申），以詹事府詹事孙诒经为福建乡试正考官、户部主事王緯为副考官。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三。

六月初二日（辛卯），谕军机大臣等：『御史林拱枢奏「台地紧要，请飭抚臣东渡筹办，并酌用本地头目」各折片，前经沈葆楨等奏：会筹巡抚兼顾省、台情形，拟于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当照所请办理。兹据林拱枢奏称：「台湾系全省安危，现办抚番、开山事宜系属创始，关系甚重，必须重臣亲临调度，方有裨益」。着文煜、丁日昌酌度情形，悉心会商。如果台事紧要，即着丁日昌前往认真经理；倘目前不必渡台，亦当飭令该镇、道等妥慎筹办，不可稍涉大意。该御史所奏，招来开垦及收用本地头目各节，并着文煜等酌核办理。原折片均着摘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四。

二十四日（癸丑），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奏：台湾水陆各营兵汰弱留强，暂停召募。报闻。

二十九日（戊午），督办福建船政候补三品京堂吴赞诚奏「船工情形及铁肋厂布置，并自置轮机，酌改省煤新式」；又奏：派总兵吴世忠带同各船出洋操练。均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五。

秋七月十八日（丙子），谕〔内阁〕：『据御史林拱枢奏：「福建省各学例应出贡之廩生延不肯出，致有「耗贡」名目；其应行补廩各生，因挨补无期，竟有贿买廩生、捏报移籍，以为腾缺坐补之地。请飭严禁」等语。各学出贡补廩，本有定章，岂容行贿舞弊？着福建学政查明，遇有廩生例应出贡者，立限催令出学，不准延宕；其呈请移籍他县者，必籍贯实有可凭，方准改移，毋任其暗中贿买。倘查有前项情弊，即着照例惩办，以端士习』。

二十四日（壬午），福州将军文煜等奏：『海防有事，召募勇营分驻分路

巡防，请将记名提督高登玉等留于闽、浙补用』。从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七。

八月己丑朔，命詹事府詹事孙诒经提督福建学政。

初八日（丙申），谕〔内阁〕：『文煜等奏：请将撤任之副将革职等语。前署台湾北路协副将郝富有听任汛弁营书图利蒙茸，将无辜民人陈叶作为陈愠命案帮凶，送县讯办，拖累良民；又将已裁营汛滥委军功蓝得胜，以致诬良窝匪、酿成命案，复为营兵回护开脱，实属谬妄！郝富有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肃营伍』。

闽浙总督文煜等奏：『前因御史林拱枢奏，台地紧要，请飭抚臣东渡筹办；当经奉旨谕飭督、抚酌度情形；今遵旨将酌度省、台情形报闻』。得旨：『仍着该抚随时酌量，如可暂缓赴台，即着飭令该镇、道妥为经理；遇有紧要事宜，再行驰往调度，期无遗误』。

以谬妄不职，革署台湾嘉义县知县杨宝吾职，并查办。

以营务废弛、才不胜任，降台湾嘉义营参将洪金升为都司，留于福建补用。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十八。

九月戊午朔，以台湾剿服番社开山出力，予知府田端书三品衔。

十二日（己巳），命闽浙总督何璟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九日（丙子），谕内阁：『丁日昌奏：请将滥收陋规之知县革职等语。前因嘉义县知县杨宝吾滥收陋规，经丁日昌奏参查办，委候补知县何銓前往署理；乃该员到任后，收受书吏税契陋规，不惟不肯酌减，且欲多增，实属不知自爱！何銓着先行革职；倘查有需索逼勒情弊，即行从严参办。丁日昌以误保在前，自请议处，着加恩宽免。该部知道』。

闽浙总督文煜奏：台湾各属自四月至六月风雨为灾。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

冬十月初三日（庚寅），谕军机大臣等：『本年陕西咸宁等处被灾、山东长山等处被旱，业经各该省奏到，加恩将新旧钱粮分别蠲缓。直隶各属被旱，谕令将积欠粮租等项全行豁免，于附京芦沟桥、礼贤镇等处添设粥厂；并由户部拨银十万两，由该督筹款采买江苏等处米石，复截留山东等省粟米、采办奉天杂粮，以资赈济。山东各属被旱，谕令采买奉天、江南米麦接济；复经该抚劝捐银米，办理赈抚，并修理濮州城堤以工代赈。福建福州等处被水，谕令动放仓谷、采办米石，妥为赈恤。江西南丰等处被水，谕令招商运米，查勘抚恤；并兴修圩堤，以工代赈。浙江、杭州等处被风、被水，江苏海州等处、河南、河北各属被旱，谕令该督、抚等加意抚绥。福建台湾各属被风、被水，业

经该督、抚等酌量赈抚，小民谅可不致失所；惟来春青黄不接之时，民力未免拮据。着传谕各该督、抚等察看情形，如有应行接济之处，即查明据实覆奏；务于封印以前奏到，候朕于新正降旨施恩』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一。

十一月初二日（己未），福建按察使张岳龄因病乞休，以山东盐运使李明墀为福建按察使。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二。

十九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台湾事宜亟应统筹全局，并省城、台湾势难兼顾情形」，及「拟于台湾举办矿务、垦务」各折片，台湾时势今昔悬殊，自宜及早图维，俾资实济。丁日昌所拟购铁甲船、练水电车、造炮台、练枪炮队、开铁路、建电线、购机器、集公司各条，亦属目前应办之事。惟同时并举，所费不貲。该抚请于江海等关各借拨银二十万两，以为权舆；再由官绅百姓凑集公司数十万，以期次第举办。并称台湾事事创始，非仅住半年即能办有头绪；省城、台湾势难兼顾，须专派重臣督办，方可徐议督、抚分住之局。所陈各节，是否可行？李鸿章于洋务情形最为熟悉；沈葆楨从前办理台湾事务，该处一切机宜，自必周知。应如何擘画尽善之处，着该督等妥密筹商，速议具奏。丁日昌指日赴台，拟先于北路试办矿务、垦务，并拟于香港、汕头、厦门等处设立招垦局，冀免穷民出洋佣工之苦；所陈不为无见。但经费必须宽筹，方能有济；并着李鸿章、沈葆楨通盘筹划，奏明办理。原折片均着钞给阅看。另片奏：请将江苏候补知县高心夔调赴台湾，藉资臂助等语。着沈葆楨飭令该员迅速前赴台湾，听候差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又谕：『文煜、丁日昌奏「台北生番滋事，现筹办理」并丁日昌奏「力疾赴台」各折片，台湾北路生番蠢动，屡次围扑营盘，杀伤兵勇；丁日昌以军事急迫，力疾渡台，筹画布置，实属勇于任事，不避艰辛。各番社良莠不齐，自应区别办理；惩凶恶而安善良，俾其知惧知感。着该抚察看情形，相机剿抚，以期一劳永逸。嘉礼远番串通木瓜、豆栏等番滋事，复呈献木瓜番首级，以明其并未串通；是否实情？即着确切查明，痛加惩治，免致肆无忌惮。丁日昌渡台后，着文煜宽筹粮饷，力顾后路，俾免缺乏之虞；并着吴赞诚应时应付轮船、采购军火，以资接济。丁日昌另片奏：闻日国调拨兵船，冀图索偿等语。日国货船抢失货物一案，在未经立约之先；何得借口索偿？丁日昌恐该国兵船驶至台湾为挟制计，豫筹办法，所虑亦是。即着该抚留心侦察，该国如何举动，随时奏闻，酌核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二十八日（乙酉），谕内阁：『文煜奏「恳请陛见」一折，文煜着俟何璟到任后，来京陛见；福州将军，着何璟兼署』。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三。

十二月初十日（丙申），谕军机大臣等：『吴赞诚奏：「船政局造船经费，向由闽海关月拨六成、四成洋税，共银五万两，计新旧欠解银三十二万两。养船经费，计支发过银二十三万六千余两；除税厘局解过银十二万六千余两，计不敷银十一万余两：均在造船本款暂为挪垫。现经费支绌异常，请饬尽先拨解」等语。船政经费均关紧要，必须源源接济，以期毋误要需；着文煜、何璟、丁日昌酌度情形，分别缓急，将船政局造船、养船两款尽先拨解，毋稍延缓。其欠解之款，并着随时解清，俾资应用。将此各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四。

十八日（甲辰），谕〔内阁〕：『侍郎袁保恒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等语。着该衙门议奏』。

又谕：『文煜奏：已故督、抚臣政绩昭著，恳予谥等语。已故福建巡抚李殿图，在福建服官年久，兴利除弊，善政甚多，迄今士民感戴；洵属功绩懋昭；已故闽浙总督季芝昌，在任时整饬地方，搜捕艇匪，亦属功德在民。均着加恩予谥，以彰忠荃』。寻予李殿图谥「文肃」、季芝昌谥「文敏」。

二十二日（戊申），福建巡抚丁日昌奏『东渡亲勘台湾北路后山大略情形，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函，以日国索伯拉那船同治元年在台湾遭风搁浅破坏一案，据总税务司赫德面称：伊近见洋新闻纸，知日使已请本国调兵船三只来华』。得旨：『台湾后山生番杀人，丁日昌已获正法，即着妥为布置；福靖新右营勇丁被害，营官朱宝隆革职。至日斯巴尼亚国既有调兵来台之信，丁日昌已调勇分驻；即着严密防范；如事机紧急，刘坤一等饬方耀率部赴台，李鸿章等将小蚊船龙骧等船饬令赴台，需饷由李鸿章等迅筹。嗣后情形，着丁日昌奏闻。原片钞给李鸿章阅看』。

二十五日（辛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风闻日斯巴尼亚国为索伯拉纳船只遭风在台湾被抢一案，有调兵船来中国之事，夷情叵测，虚实难定；已飞函密寄南北洋大臣、闽省将军督抚、盛京将军随时探听，严密防范』。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五。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丁丑）春正月二十二日（戊寅），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查勘台湾水路回抵郡城布置大略情形，并调方耀一军赴台，请饬豫筹饷银，暨调拨轮船炮位」各折片，览奏均悉。台湾地方以郡城为根本，自应先事筹防，以杜窥伺。丁日昌现于炮台附近添设营垒，派兵联络防守，并调轮船驻扎澎湖扼其险要，布置尚妥。着即督饬各营，认真操防，以期有备无患。丁日昌前已派令道员方勋回籍挑选方耀所部勇丁三营赴闽，惟闽省兵

力仍不敷分布，着刘坤一、张兆栋即饬方耀亲率所部全军，携带后门枪，迅速赴台，藉资备御。该军一切饷需，仍由广东拨给。刘坤一等素顾大局，谅能源源接济，俾无缺乏之虞。台湾生番，叛服无常，仍有杀害兵民之事，必须设法惩治；平埔近海各番，易开外衅，尤宜先行筹办。着丁日昌酌度情形，相机剿抚，为一劳永逸之计。日国有调兵来台之说，虚实固不可知；然未雨绸缪，断不可置为后图。丁日昌拟购中等铁甲二、三号以及水雷、大炮、快枪，豫练精锐二、三十营以备缓急；惟需饷不少，着文煜、何璟、吴赞诚统筹全局，暂将他款截留、移缓就急，俾资购买之用。并着沈葆楨、杨昌浚将前调之「登赢洲」、「元恺」轮船二号，迅饬赴台调遣；俟台郡情形稍松，仍令各回原处。炮位为海防所必需，丁日昌请饬李鸿章拨借格林行炮二十尊、克鹿卜行炮二十尊，并配齐子药水雷十具；沈葆楨拨借克鹿卜、博洪两式四十磅至一百二十磅子大炮各六、七尊，并格林炮二十尊，着该督等照数拨给，由轮船载运赴闽；将来或由闽省将炮价归款、或另购原炮归还，着丁日昌酌度办理。另折奏：「统筹台湾全局，拟开办轮路、矿务」；另片奏：「请另简熟悉工程大员」各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寻奏：『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丁日昌陈奏各件洞中窺要，亟应次第举行；应请饬令将矿务、垦务，督饬贤员认真办理。至轮路一事，为全台一大关键；并请饬令审度地势，妥速筹办。陆路电线，李鸿章、丁日昌均拟移用省、厦议撤之线，办法尚属简易。鸡笼、沪尾两处关系全台形势，应办炮台、水雷各项，亦应酌量兴办；并分拨粤海等关洋税，江苏等省厘金按期批解，统归该抚臣一手经理。所请专派知兵重臣、熟悉工程大员之处，应毋庸议』。报闻。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此次渡台，幕友需才；请将翰林院庶吉士锺德祥留台襄助』。得旨：『锺德祥着候散馆后，再赴台湾』。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六。

二月初二日（戊子），谕（军机大臣等）：『都察院奏「江西举人廖连城呈递管见四条，据呈代奏」一折，着该衙门议奏』。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上：『该举人所陈禁设烟馆，地方官吏自有责成，毋庸置议。至「各省新立埔头，请移兵备道坐镇」一节，查洋人设立埔头，系为通商起见；立约以后，内地传教蔓延既广，应由地方官持平妥办，势不能专藉兵备道坐镇之力。上年议结滇案，云南、四川各郡仅有准派洋员往彼察看情形，并未作为通商埔头。此外凡属通商口岸，皆有道员监督，专膺其责，亦毋事别有更张。又，所请「设台湾水师提督、添练水勇」，上年侍郎袁保恒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业经吏部奏覆，毋庸改设。今所请添设水师提督一层，应一并毋庸置议。至滨海七省整顿海防，因有五策之陈，虽所言未必悉中肯要，而谋事集益，不厌

求详；拟请飭下南、北洋大臣，如有可采之处，酌量施行』。从之。

初六日（壬辰），两江总督沈葆楨奏：遵飭「登羸洲」轮船回闽防堵，并由南洋拨借各项炮械。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七。

十七日（癸卯），以延不获犯，革署台湾淡水厅同知郑元杰等职。

二十三日（己酉），谕军机大臣等：『何璟奏：「闽省防务紧要，水陆冲要之地甚多，兵力不敷分布；请飭提督唐定奎迅速赴任，并请飭简选步队数营，派拨轮船随带来闽」等语。闽省兵力甚单，现须檄调劲旅并轮船前赴台湾防守；省城各处，兵力更形单薄。着沈葆楨即飭唐定奎迅速驰赴福建提督新任，以重职守；并着飭令该提督简选步队数营，派拨轮船随带前往，以资得力。将此谕令知之』。

二十七日（癸丑），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巡查台湾南路，察看旗后炮台情形」并「请派大员督办后路粮台」各折片。台湾南路凤山、恒春等处，经丁日昌巡历查勘，飭令各该地方认真办理城工，并抚驭番民、筹买炮位、训练营勇，办理尚属周妥。着丁日昌认真筹划，力图整顿，以为自强之计。惟足兵尤须足食，闽省欠解台湾月饷，自上年正月至今已积至八十余万之多，办理实形棘手。现在台湾诸事，俱宜整饬，且系闽省所辖之地，岂可使丁日昌独任其难？所有该处后路粮台，毋庸另派大员督办；即着文煜、何璟与丁日昌联为一气，不分畛域，合力图维。该处月饷，应如何核定准数、按月筹解，即责成文煜、何璟先其所急，与丁日昌通盘筹划，妥为经理。一切情形，着丁日昌随时驰奏，以慰廑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台湾防剿生番、轻敌失利，暂革副将李光职，戴罪自赎。予阵亡把总谢受业赏恤加等。

以玩视捕务，摘台湾北路协副将乐文祥等顶戴；暂革都司赵品职，仍留任勒限严缉。

予台湾抚番积劳病故湖北知县梁肇熏等分别赏恤如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八。

三月十一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前因何璟奏「闽省兵力不敷」，当经谕令沈葆楨即飭福建提督唐定奎赴任；并派步队数营随带前往。兹据沈葆楨奏称：「铭军自台湾内渡后，几至不能成军。现在疮痍甫起，尚须极力整顿。唐定奎接统是营，未便遽易生手。惟现驻镇江之总兵宋国永所部霆、庆两营，皆属劲旅，拟请调至福建」等语。唐定奎统带铭军既资得力，仍准其暂缓赴任；即着沈葆楨飭令宋国永管带所部两营迅速前赴福建省城，听候调遣。该军抵闽后，应如何布置及以后应否添募数营归并宋国永统率之处？着何璟、丁

日昌酌度情形，妥商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十四日（庚午），谕军机大臣等：『前因丁日昌奏「闽省兵力不敷分布」，当谕刘坤一、张兆栋飭令方耀亲率所部全军迅速赴台。兹据该督、抚奏称：「方耀署陆路提督，惠属积匪正资剿捕，请免飭赴台」等语。粤省营务，方耀素称熟悉，自未便遽易生手；即着毋庸前赴台湾。惟闽省兵力不敷分布，亦不可不豫筹备御；应否另派得力将领酌带兵勇驰赴台郡以资厚集之处，着刘坤一、张兆栋、丁日昌悉心会商，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四日（庚辰），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二十五日（辛巳），谕内阁：『丁日昌奏「台湾府属各项杂饷征收苦累，开单恳恩豁免」一折，福建台湾府属各项杂饷征收日久，弊窦滋多；小民苦累情形，殊堪軫念。所有台湾府属厅、县港潭等项杂饷共五千二百二十三两零，着自光绪三年起永远一律蠲除。该督、抚即按照单开各项及额征数目，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及民，毋任吏胥中饱，用副朝廷加惠闾阎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台湾后山防务紧要，拟请大员移扎」并「请假一月，回省调理」暨「筹款赈济番民」各折片，台湾后山一带情形，经丁日昌亲历履勘，以南、北、中三路统领声气未能相通，拟将吴光亮所部移扎后山璞石阁水尾居中控驭，苏澳至新城中间所扎各营移至岐来、秀孤峦、卑南一带归吴光亮调度节制；苏澳不设统领，仍扎一营，就近归总兵孙开华调度；所筹尚为周妥。吴光亮力疾请行，颇能勇于任事；该抚当属令该总兵将各营认真钤束，随时整顿地方、驾驭各番民，俾知向化，以资得力。该抚病体未痊，着赏假一个月，回省调理。吴赞诚因公赴台，所有台湾防务事宜，即着吴赞诚暂行接办。应如何筹画布置，着与何璟、丁日昌筹商妥协，次第举行。丁日昌病稍痊愈，仍当前赴台湾驻扎，以专责成。内山各番民饥困情形，殊堪悯恻；该抚现已筹款赈济、按名发给口粮，准其于事竣后核实报销，用示体恤。将来赈济饥番，必设立章程，有所稽考，方免侵蚀浮冒；着何璟、丁日昌悉心会商，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十九。

夏四月初三日（戊子），闽浙总督何璟奏：到任未久，请展缓本年军政。从之。

初七日（壬辰），命福州将军文煜留京当差，调绥远将军庆春为福州将军。

。

十四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攻破率芒番社，分别剿抚」并「办理矿务、电线情形，回省筹办饷事」各折片。台湾南路率芒社番人恃

险负隅，经总兵张其光、道员方勋带兵进攻、破其巢穴，并将南屏、心麻等社亦皆归顺，丁日昌所拟善后章程六条，尚属周妥；着即责成委员认真办理，不得有名无实。此次进攻番社，都司林新未能得力，着即革职，仍留营效力。在事出力之总兵张其光，着赏穿黄马褂；道员方勋，着赏布政使衔。其余出力及伤亡员弁，准其汇案奏请奖恤。鸡笼等处煤、磺各矿，业经办有头绪；仍着飭令道员叶文澜悉心讲求，广为开采，以裕利源。台湾拟设电线以通文报，并着妥为筹办。台军饷需短绌，哗溃堪虞；丁日昌现既回省，着何璟、丁日昌和衷商榷，先其所急，俾资接济。吴赞诚现在亦回省城，着仍遵三月二十五日谕旨前赴台湾，将防务事宜暂行接办。丁日昌俟病体稍痊及饷事筹有端绪，仍即渡台驻扎，以专责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在押潜逃、撞骗得赃，将已革台湾北路协副将林珠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

五月初三日（丁巳），以前福州将军文煜为内大臣。

十四日（戊辰），谕军机大臣等：『何璟、丁日昌奏「日本阻梗琉球贡物请旨办理」、吴赞诚奏「遵旨赴台并布置船政事宜」各一折。琉球此次所贡方物，为日本所阻，该国王遣陪臣等前赴福州投递密咨，恳给凭赴部沥陈；琉球世守藩服、岁修职贡，日本何以无故梗阻？是否藉端生事，抑系另有别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至琉球使臣暨通事人等，即着何璟、丁日昌飭令统行回国，毋庸在闽等候。吴赞诚现在前赴台湾，该处一切事宜经丁日昌实力经营，粗有头绪；应如何筹画布置？着吴赞诚随时咨商何璟、丁日昌次第施行，勿稍松劲。丁日昌假期将满，一俟病体稍痊，仍着驰赴台湾，以副委任。吴赞诚渡台后，省中船政事宜，即着责成道员吴仲翔妥为筹划。至购办船只为目前要务，经费支绌、措手为难，闽海关欠解款项甚多；亟应速行筹解。着何璟于该关应解之款按月照数拨解，并将新旧欠款陆续解清，以济要公而维大局。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

十六日（庚午），两江总督沈葆楨、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奏：『福建新设台北府知府，请以江苏海州直隶州林达泉调署』。允之。

十七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福建布政使葆亨，着何璟悉心察看；如竟不能胜任，即行据实参奏，毋稍迁就。将此谕令知之』。

二十三日（丁丑），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拨台湾办理轮路经费，改办马车路，并购铁甲船』。得旨：『该衙门议奏』。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查铁甲船一项事属制敌利器，所请移费购船，实为先其所急起见；应由丁日昌咨商南、北洋大臣会同派员，分别订购。又称「台湾铁路，俟矿务大兴，再行

举办。拟先拨款二、三十万两，设立马车路，以利行师」；实非未见。应请飭下丁日昌先行举办』。从之。

二十四日（戊寅），闽浙总督何璟奏：『日斯巴尼亚狡谋未息，商同抚臣先派调办洋务道员唐廷枢前赴厦门，与该国领事面论曲直，冀早商办了给。抚臣丁日昌似可留省养病，暂缓赴台』。得旨：『即由该督知照丁日昌暂缓赴台；如遇有紧要事件，仍即迅往筹办，毋稍延缓』。又奏：请准开支抚臣办公渡台经费；得旨：『嗣后该抚渡台时，每月开支经费银一千五百两；下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一。

六月十三日（丁酉），谕（内阁）：『何璟、丁日昌奏：特参废弛营伍之守备等语。台湾沪尾营水师守备嘉朝泰，平日不能约束兵丁、整顿营伍，以致该营犯事及老弱充数至人十余名之多，实属荒怠不职。嘉朝泰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以为玩视营务者戒』。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二。

秋七月初五日（戊午），福建巡抚丁日昌赏假回籍养病，以布政使葆亨署福建巡抚。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三。

二十八日（辛巳），谕军机大臣等：『吴赞诚奏「查勘台湾后山一带情形，会筹应办事宜」一折，吴赞诚由恒春至卑南一带沿途查勘，业将后山南路、中路设法布置，所筹尚为周妥。现在台湾地方静谧，所有招抚开垦事宜自应妥为筹办，以竟全功。该京卿接办伊始，力任其难；刻下病体当已就痊，仍应将未尽事宜随时会商何璟次第举行，期于民番相安、地方日有起色，以收成效。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以巡缉不力，革驻防台湾后山游击朱荷恩职。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四。

八月初六日（戊子），调福建布政使葆亨为山西布政使，以广东按察使周恒祺为福建布政使。

十二日（甲午），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台北遭风抚恤情形」。得旨：『据奏台北遭风，情形甚重；着即分飭营厅各员妥筹抚恤，毋令一夫失所』。

豁免台湾府属未完同治十年分供粟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一石零及未完糯米易穀十五石零。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五。

二十四日（丙午），谕内阁：『吏部奏「隔省调署知府与例未府，声明请旨」一折，前据沈葆楨等奏「福建台北府知府，请以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林达

泉试署」，系为新设海疆要缺、因地择人起见；林达泉仍准其试署。嗣后不得援以为例」。调福建福宁镇总兵吴光亮为福建台湾镇总兵官，以福建台湾镇总兵官张其光为福建福宁镇总兵官。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六。

九月初二日（甲寅），督办福建船政候补三品京堂吴赞诚奏「威远」铁肋船展轮出洋并厂务情形」；报闻。

初十日（壬戌），两江总督沈葆楨等奏「安徽贵池县境煤铁援台湾、湖北成案，请减税银，以期畅销」；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寻奏：『应如所请办理，以归一律』。从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七。

二十八日（庚辰），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台属绅士，捐修嘉义城工完竣。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十八。

冬十月十六日（丁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斯巴尼亚国使臣伊巴里议就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条」；又奏：『日国「索乌伊拉纳」商船前在台湾遭风，被匪折抢，现经议给抚恤银一万八千圆结案』。均从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

十一月初六日（丁巳），福建巡抚丁日昌奏：病势增剧，恳请开缺。得旨：『该抚向来办事尚属认真，着再赏假三个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福建地方紧要，一俟病体就痊，即行驰回本任，以重职守』。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一。

二十五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何璟等奏「剿办台湾后山凶番情形」一折，台湾后山中路阿棉、乌漏两社凶番梗化滋事，经吴光亮率队攻破乌漏悍巢，阿棉、纳纳等社尚敢纠众抗拒；官军拔栅进战，突有另股绕后狙击，以致先胜后挫；亟应添兵助剿，以儆凶顽。何璟等现已饬孙开华选带两营并添派沈茂胜一营，均赴后山助剿，应需军火粮米饬夏献纶力筹运济；即着檄催该员等克期取道前进，会同吴光亮相机剿办，迅将乌漏余党及阿棉、纳纳等社凶番大加惩创，以免他社效尤。该番如果悔罪，仍准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一面安抚善良，俾资观感；毋得卤莽从事，波及无辜。副将林福喜、吴光忠先胜后挫，失利哨弁；姑念力战受伤，着从宽摘去顶戴，责令立功自效，以赎前愆。前据御史张观准奏：「东三省遣撤官兵，往往私带征防处所幼丁回籍；请饬该将军查明出给路照，遣令回籍。并饬各省督、抚，令各该州县于此项难民到籍后，妥为安插；缴照日，不准吏役需索」等语。已谕令各该将军查办；并着何璟，葆亨饬令地方官，于该幼丁回籍时，妥为办理。另片奏：「催丁日昌回

任暨调关镇国差遣」各等语。已寄谕丁日昌病体稍痊，不必拘泥假期未滿，即速赴闽；并谕刘坤一、张兆栋飭令关镇国赴闽差遣。将此由四百里谕知何璟、吴赞诚，并传谕葆亨知之』。

又谕：『前因丁日昌奏「病未痊愈，恳请开缺」，当经赏假三个月调理。兹据何璟等奏称：「台湾一切事宜，皆丁日昌办理未竟之绪；现在后山番情未靖，请饬销假回任」等语。丁日昌向来勇于任事，不辞艰阻；现如病体稍痊，不必拘泥假期未滿，即着迅速赴闽，以副委任。另片奏：请饬关镇国来闽等语。前福建汀州镇总兵关镇国，前因丁观回籍；现在百日已滿，着刘坤一等飭令该员赴闽，交何璟等差遣，毋稍迟延。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二。

十二月十九日（己亥），闽浙总督何璟等奏：『闽海僻处一隅，铁甲轮船，请仍归南、北洋大臣酌办』。得旨：『购办铁甲轮船，事关重大；着何璟等咨商李鸿章、沈葆楨悉心筹议，奏明办理』。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四。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戊寅）春正月初四日（甲寅），谕军机大臣等：『李鹤年等奏「会筹豫省赈需，请截留漕粮借拨米谷捐款」一折，豫省被灾甚广，朝廷矜悯灾黎，时廑宵旰；如该署抚等所请并无窒碍，自应立沛恩施。惟江、安漕粮上年业经全数分拨，此次如再截留，恐京仓亦形短缺。晋灾之惨与豫相等，直境亦遍地哀鸿；平糶余米，该二省能否借备豫省赈需，亦难遽定。江南上年始则被蝗，秋收又形歉薄；各该州县义仓积谷，均应自备灾荒。台湾捐款，系为海防要需，提拨亦未必应手。朝廷于各省情形，不能不通盘筹划，是以特交户部议奏。着李鹤年等于该部议覆时，听候谕旨。将此各谕令知之』。

初十日（庚申），督办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奏：请饬闽海关、将军及督、抚筹解制船、养船经费。下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速议。

十一日（辛酉），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台湾酌改营制，奏准改设抚标左营游击、镇标中营游击、镇标陆路左右两营都司、北路左营游击等缺，应请将原设各营守备以下弁兵分别归隶改设各营，作为缺额。至原驻省城之抚标左营，改为中营；其原设弁兵，亦应改为中营名目，以符营制』。下兵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五。

二月初六日（丙戌），两江总督沈葆楨奏：『前台湾道吴大廷病故，以提督李朝斌接办轮船操练事宜』。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七。

二十三日（癸卯），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拟遵旧章以总督、将军轮赴台湾

巡查。下所司议。

二十五日（乙巳），以积劳病故，予前任福建台湾道吴大廷优恤；从两江总督沈葆楨请也。

二十七日（丁未），调福建布政使周恒祺为直隶布政使；以福建按察使李明墀为福建布政使、以福建盐法道卢士杰为福建按察使。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八。

三月初七日（丁巳），以攻克台湾后山纳纳、阿棉两社凶番，赏台湾道夏献纶封典、优叙，总兵官孙开华、吴光亮等黄马褂；宽免副将林福喜等处分，并予阵亡都司罗魁优恤。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十九。

二十七日（丁丑），追予故福建提督江长贵在立功地方建祠。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

夏四月初六日（乙酉），福建巡抚丁日昌因病乞休，允之。

初七日（丙戌），以候补三品京堂吴赞诚署福建巡抚。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一。

二十六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前有旨，令吴赞诚署理福建巡抚；该署抚于任内应办事宜，能否措置裕如、悉臻妥协？着何璟随时随事留心察看，据实奏闻。将此密谕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二。

五月初五日（甲寅），闽浙总督何璟奏：『遵旨校阅福建水陆各营，分别等第，升叙、降革如例』。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三。

十七日（丙寅），以赈捐巨款，赏台湾绅士林维源母鍾氏扁额曰「尚义可风」。

二十二日（辛未），署福建巡抚吴赞诚奏：『病体未痊，难胜署任，请收回成命』。得旨：『吴赞诚仍着署理福建巡抚，用副委任；毋许固辞』。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四。

六月十六日（甲午），谕内阁：『何璟等奏：「本年四月间，台湾府城突被风灾，巡抚行署及北城垛口暨内外民房等处多有坍塌倾折情形，并伤毙兵民」等语。此次台湾遭风，究竟吹倒房屋、伤毙人口实在若干？禾稼民房及此外各属有无被风之处？各澳师船并商、渔船只有无失事？着何璟、葆亨督饬台湾道夏献纶确切查明，妥为抚恤，毋令失所』。

二十二日（庚子），予在营病故福建提督宋国永如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优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五。

秋七月初五日（癸丑），闽浙总督何璟等奏「查明台湾被风情形」；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六。

八月十一日（戊子），闽浙总督何璟等奏：『遵照部章，将闽省留防勇丁酌裁，以节饷需』。下部知之。

又奏：『拨台绅捐款十万圆，交直隶济赈；运米赴津，赈济晋省』。报闻。

二十一日（戊戌），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此次办理晋、豫赈捐，数巨解速；请将闽、粤劝捐出力员绅优保暨道员林维源捐款优奖』。得旨：『所有劝捐出力各员绅及道员林维源捐款，着丁日昌分别知照李鸿章、何璟、吴赞诚奏请奖叙』。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七。

九月初十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何璟等奏「台北后山加礼宛番情蠢动，现在查办」一折，台北后山加礼宛半系熟番，向与附近之十六股庄农民兵营邻近；此次胆敢分路围攻鹞子铺营堡，戕害哨弁，实属凶顽。既据称系因营勇买米口角，则起衅缘由必须确查明晰，方可分别剿抚。现在吴光亮已进扎花莲港，夏献纶亦赴台北与孙开华筹商一切，吴赞诚不日渡台；即着何璟、吴赞诚饬令该镇、道等妥为办理，总期恩威并济，不可生事邀功。如该番能悉数捆送凶犯，悔罪投诚，自应网开一面；倘不知悔悟，自外生成，亦不能稍事姑容，致貽后患。一俟查明起衅缘由，即行具奏。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一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何璟、吴赞诚奏「加礼宛番社复肆猖獗，现筹进剿」一折，台北加礼宛番情蠢动，经道员夏献纶前往查办，选派熟番进社劝谕；该社顽抗不遵，并有截杀哨官勇丁之事。若不予以惩创，无以戢凶顽而靖边圉。现经该督等派令总兵孙开华等带兵驰往剿办，吴赞诚业经渡台，即着相度机宜，随时会商何璟妥筹剿抚，以期迅速蒧事。巾老耶一社显然助逆，南势各社尚怀观望；并着督饬孙开华查看情形，分别筹办，务使各番社怀德畏威，为一劳永逸之计。土棍陈辉煌指营撞骗、按田勒派，以致加礼宛社番众被逼难堪，复肆猖獗，情殊可恨！参将周士得及各该营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事。着该督等饬令地方官严拿陈辉煌到案，按律惩治；一面责成周士得密拿务获，并确查该将官等实在情形，严行参办。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八。

冬十月初三日（己卯），谕〔军机大臣等〕：『何璟、吴赞诚奏「台湾官军攻毁巾老耶等社，现筹搜捕安抚情形」一折，总兵孙开华等于九月间带兵进

剿中老耶、加礼宛番社，当经次第攻破，阵毙番目、歼除悍番多名，办理尚为迅速。所有在逃余众，着何璟、吴赞诚督饬将领等察看情形，分别搜除招抚；该番众果能悔罪自投，即着妥为安插抚绥，使之复业，用示一视同仁至意。该处善后事宜，亟应妥筹布置，期于一劳永逸；吴赞诚务当督同孙开华等悉心酌度，筹划妥善，随时会商何璟奏明办理。其土棍诈索之案并将弁等有无知情故纵情事，着慎遵前旨严行查办，以儆将来。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十四日（庚寅），以署福建巡抚吴赞诚为光禄寺卿，仍留署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九。

十七日（癸巳），以庸懦无能，降福建台湾镇标中营游击朱达权以都司用。

二十二日（戊戌），谕〔内阁〕；何璟等奏「台湾后山番社悔罪自投，请将出力之提督奖励」一折，福建台湾后山加礼宛等社番众滋事，经官军击败后悔罪投诚，并将姑乳斗玩一名，缚献正法；各番社现已一律安帖，办理尚为妥协。记名提督福建漳州镇总兵孙开华赴剿迅速，尤为出力；着赏白玉柄小刀一把，白玉四喜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火镰一把，以示鼓励。其余在事出力员弁，着准其择尤汇案保奖』。

谕军机大臣等：『何璟等奏「台湾后山番众悔罪自投，现筹布置情形」一折，台湾后山加礼宛等社番众滋事，经官军击散后番众悔罪自投，并将凶番姑乳斗玩一名缚献正法，各番社现已一律安帖；惟凶犯姑乳士敏一名在逃未获，仍着责令番目擒获捆送，毋任漏网。其投出各番，并着择地妥为安抚，俾资生业。土棍陈辉煌屡次索诈，激变番众，致烦兵力，实属不法已极；务须严拿惩办，以儆效尤。后山地方虽处瘴乡，惟既经开辟，颇费经营，原期固疆圉而杜覬觐，岂可半途而废！况花莲港一带皆系平原之地，瘴气较轻；所有原驻各营，应如何培筑营基、分建兵房应备医药之处，及设局招抚、裁并营制一切善后事宜，着该督等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吴赞诚已准其开福建巡抚署缺，仍着将未尽事宜，会同何璟等详悉筹办，务臻周密。副将陈得胜轻进失利，本有应得之咎；姑念其随同攻剿，尚属奋勇，着免其置议，仍留营差遣，以观后效。提督孙开华，本日已明降谕旨，发给赏件矣。将此由四百里谕知何璟、吴赞诚，并传谕李明墀知之』。

署福建巡抚吴赞诚因病开缺，留办福建船政事宜；以河南布政使裕宽为福建巡抚。未到任前，以福建布政使李明墀暂署。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八十。

十一月十二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因病未能赴闽，特带得力员绅藉资臂助，并酌拟办法开单呈览」各折片，办理中外交涉事件，总

以就案办案，迅图了结，方免耽延贻误，枝节丛生。福建乌石山焚毁洋栈一案，历时三月，办理尚无就绪。丁日昌所拟办法各条，尚属妥协；已据函商何璟等酌办，即着何璟、吴赞诚、李明墀按照丁日昌所拟各条迅速酌核办理，并将丁日昌所保龚易图、吴仲翔、王崇和、方勋、吕文经各员绅酌量调派差遣，以联下情而达民隐。丁日昌因病体未愈，未能迅速启程；仍着俟病势稍痊，即行驰赴闽省，会商妥办。何璟等责无旁贷，仍不得专候丁日昌到闽商办，致滋延误。丁日昌原折片单，均着钞给何璟、吴赞诚、李明墀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密谕李鸿章、沈葆楨、何璟、丁日昌、吴赞诚，并传谕李明墀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八十一。

十二月十七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何璟、吴赞诚奏「台北后山等社逃番招回安插、惩办凶犯、撤换营官各情形」一折，加礼宛招回番众及中老耶各番，均经分别安插；何璟等即饬总兵吴光亮等随时训诫，俾就范围，毋得以番情安谧、稍涉疏虞；亦不得逆料誇張、稍为歧视。此中紧要关键，尤在兵民不恃势欺凌、通事不从中煽惑；该督等务当随时随事加意防维，庶几永远相安，番情驯服。缉获姑乳士敏等均经正法，实足以儆凶顽；惟土棍陈辉煌现尚在逃，即着饬属密为购致、尽法惩办，毋任漏网。所有将各营撤换营官分别裁并各节，办理尚妥；仍着认真训练，实力防戍。总期有备无患，不准日久懈生。将此由四百里谕知何璟、吴赞诚，并传谕李明墀知之』。

二十一日（丙申），予台湾伤亡弁丁，分别建祠如例。

二十六日（辛丑），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土豪强占民产，请饬清查并严治恶党」一折，据称「台湾已革副将林文明，从前纠合恶党林万得、林清郊、黄河山等霸占民人洪朝随等数十家田土及林振元等房屋数百间、烧毁洪林氏房屋数十间，虏去洪金榜日久未放。林文明虽经正法，其余党犹存，所占民间田产尚未归还原主；请饬查办」等语。事关土豪余党扰害闾阎，亟应严擎惩办。着何璟、李明墀按照所奏各情，查明洪朝随等被占田产如果属实，即速如数追出给还原主；并将恶党林万得、林清郊、黄河山等按名弋获；查明洪金榜被虏下落，分别从严办理。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知何璟，并传谕李明墀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八十四。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己卯）春正月初三日（丁未），谕内阁：『何璟等奏「请将违例科罚、任性妄为之知县革职查讯」一折，福建代理彰化县知县候补道通判锺鸿逵，于沿海居民拥抢金荣利遭风船只及徐献廷被控不遵堂断各案，该员并不认真讯办；乃敢违例科罚银两，以修理衙署为名，藉作开销。又因生员吴重昆之弟聚赌及县差萧源管犯不慎，辄各将其家产查抄：实属荒谬已

极！锺鸿逵着先行革职，交何璟等督饬台湾道夏献纶彻底根究，严行惩办，以儆官邪』。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八十五。

二十四日（戊辰），调福建巡抚裕宽为广东巡抚；未到任前，以两广总督刘坤一兼署。以福建布政使李明墀署福建巡抚。

二十五日（己巳），以山东按察使陈士杰为福建布政使。

二十八日（壬申），闽浙总督何璟等奏：『请将台北解省之案，由该府勘审，径解省城』。下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八十六。

二月二十六日（庚子），谕〔军机大臣等〕：『福建福宁府知府周懋琦、台湾府知府张梦元，着何璟、李明墀悉心察看；如竟不能胜任，即行据实参奏，毋稍迁就。将此各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八十八。

三月十八日（壬戌），闽浙总督何璟等奏：新设海外府县员缺，酌定繁简。得旨：『该部议奏。折内缮写「林守」字样，殊属不合；何璟、李明墀均着交部议处』。

以福建漳州镇总兵孙开华，仍署福建陆路提督。

予台湾阵亡军营立功病故文武员弁吴世玉等议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

闰三月初三日（丙子），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台防紧要，得力道员夏献纶未便更动。得旨：『俟吴赞诚奏到，再降谕旨』。

初十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奏：「光绪三年十月间，江西以南洋海防经费银三万两改拨台湾，经闽省移作该省协闽兵饷，咨由江西另行筹还南洋；此款尚未据补解。现在江苏饷需支绌，按期应还洋款甚为紧要；请饬迅解前项银两及本年新饷」等语，着李文敏即将欠解南洋银三万两迅速补解。其本年新饷已据拨解二万两，此外拨解银两并着源源筹拨，俾济要需。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十一日（甲申），以陕西按察使庆裕为福建布政使。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一。

二十三日（丙申），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恭报回籍日期。得旨：『遇有应行商办之件，仍着随时与何璟等会商妥办。昨有旨，将该抚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楨及各督抚筹办海防事宜；本日复令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当懍遵谕旨，即行驱赴江南会筹督办，以副委任』。

命总督衔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二。

夏四月三十日（癸酉），以福建布政使李明墀为湖南巡抚。以江苏布政使勒方锜为福建巡抚；未到任前，以闽浙总督何璟兼署。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三。

五月初九日（壬午），追予福建阵亡殉难员弁绅民团兵等分别旌恤。

十二日（乙酉），以工部左侍郎文澄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费延厘为副考官。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四。

十七日（庚寅），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简派大员会办南洋防务，当经派令丁日昌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楨及各督、抚将海防一切事宜实力筹办。兹据丁日昌奏：「双足痿痹，不能举步，一时尚难就道」等语。海防关系紧要，岂可专待丁日昌病愈，始行筹办！因思海防与江防劳逸悬殊、天险迥别，必须练习风涛，熟悉水战之大员督率巡查，方不至有名无实；着沈葆楨于外海水师提、镇中留心选择，酌保数员，候旨简用。至江南制造局之轮船及福建船政局之轮船，可以供转运、不能备攻击，似宜选一深谙外海水师之大员统领是船，勤加操演；应否延致熟谙水师之西员会同操练，并着沈葆楨斟酌办理。闻李成谋前在厦门整顿水师极为得力，现在闽海防务重于江防，着沈葆楨传知李成谋即赴福建厦门、台湾一带总统水师，并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归南洋大臣节制，随时与闽省督、抚妥筹备御之策。其长江水师提督，即由彭玉麟会商沈葆楨、李鸿章选择结实可靠之员，奏请派署；所有长江水师各营，仍着彭玉麟实力巡阅、随时整顿，用副委任。船政局之兵轮船，前因经费不敷，将船勇裁减一半，以致不能成操；着何璟、李明墀、勒方锜设法筹款，速将兵轮船勇数照旧补足，认真操演。其商轮船亦应一律添给枪炮战勇，俾可合操，以期有备无患。至招商局轮船计有二十余号，可否择其结实便捷者配给枪炮水勇，并豫备中国驾驶之人？着李鸿章、沈葆楨酌量筹办。江防专用长龙舢板，似亦可靖内匪而不能御外侮；应否辅以浅水轮船及水雷等物？着各该督、抚未雨绸缪，妥筹办理。现在各国恃有铁甲船，狡焉思启；则自强之策，自以练兵购器为先。着李鸿章、沈葆楨妥速筹购合用铁甲船、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用备缓急，不得徒托空言。至购买铁舰等款需用浩繁，应如何筹集巨款？并着该大臣等设法商办。上海为通商枢纽，两江总督应否仿照直隶办法往来金陵、上海，以期呼应较灵？并着沈葆楨酌议具奏。此外用人、行政、练兵、裕饷各事凡有关于自强者，各该将军、督、抚等筹划所及，并着剴切敷陈，用资采择。将此由五百里密谕李鸿章、沈葆楨、庆春、彭玉麟、何璟、李瀚章、刘坤一、吴元炳、李文敏、裕禄、梅启照、李明墀、勒方

锜、潘蔚、邵亨豫，并传谕傅庆贻、李成谋知之』。

命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病愈后即行入觐。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五。

六月初六日（戊申），命升任福建巡抚勒方锜来京陛见。

初八日（庚戌），闽浙总督何璟奏：闽省海防紧要，兵轮未能悉数调操。得旨：『所有该省「杨武」、「威远」两船，着该将军等飭令先赴吴淞合操。嗣后遇有合操之期，即将各口分驻船只轮流抽拨前往，由李朝斌认真操练，以重防务；庆春等即咨行沈葆楨等查照办理。闽省应修船只，并着赶紧修理，俾资利用』。

十一日（癸丑），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楨奏「覆陈海防事宜」一折，所筹尚为切实。总兵吴奇勋等自系有用之才，其游击张成等着该督随时策励，以备任使。选择大员统领轮船与西员会操既多窒碍难行，即着照该督所议，认真办理。长江水师提督一缺亦关紧要，该督业经与彭玉麟会商，务须酌保结实可靠之员奏请署理；一俟接替有人，即令李成谋前赴厦门一带总统水师。兵轮船既可成军，即无须配给商船枪炮，转致不能精练。调到蚊子船等，自足以壮军声；铁甲船需费浩繁，即着量力筹办。将来钢甲船能否购制，并由李鸿章、沈葆楨随时酌度。购器固系要着，但目下不能举办，自当先筹备御，以期有恃无恐。李鸿章、沈葆楨务将用人、行政、练兵、裕饷诸大端刻意讲求，以为自强之计。两江总督往来金陵、上海既多不便，即着毋庸置议。另片奏：「福建船政局巡海快船制造已有端绪，需饷甚急，请飭于闽海关续增各路拨款暂行停解，将船政经费按月接济，其旧欠亦须匀期清还」等语。船政经费关系海防要需，与他款宜分缓急；着户部详细查明，如可照请，即行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六。

十七日（己未），福州将军庆春因病乞休，以察哈尔都统穆图善为福州将军。

二十六日（戊辰），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闽省防务紧要，谕令沈葆楨传知李成谋即赴厦门、台湾一带总统水师，其长江水师提督一缺，并令与彭玉麟会商遴员奏请派署。兹据彭玉麟等会商具奏：「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堪以接署长江水师提督；惟与其与李成谋彼此更换，不如将彭楚汉就近统领闽局轮船」等语。彭楚汉既能胜任，即着照所请，令该提督总统闽局轮船；李成谋仍留长江提督之任，以资熟手。沈葆楨务当遵照前旨，飭令彭楚汉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均归该督节制，仍随时与何璟、勒方锜妥筹备御之策。所有长江水师各营，仍着彭玉麟、李成谋认真巡阅、随时整顿，以副委任。将

此由五百里密谕李鸿章、沈葆楨、彭玉麟、李瀚章、何璟、丁日昌、勒方锜，并传谕李成谋、彭楚汉知之』。

二十九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吴赞诚奏「船政经费支绌，请饬拨解」等语。福建船政经费，本年仅据闽海关拨解四成洋税银十二万两、六成洋税银六万两、该省厘局拨解银三万两，入不敷出，需款孔殷；着庆春将本年三月起、至五月止应解六成洋税银两，即行拨解。嗣后按月照数解清；并着何锜将养船经费迅拨大批接济。其海关厘局从前积欠之款，亦即陆续筹解，以济要需。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故福建总兵吴世忠议恤加等、通判钱文焕等议恤如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七。

秋七月初九日（辛巳），谕内阁：『何璟奏：「台湾各路防务需人，请调员差委」等语。降调道员、前福建布政使陈士杰，着湖南巡抚饬令该员迅速前赴福建，交何璟差遣委用』。闽浙总督何璟奏调陈士杰募勇赴闽。得旨：『本日已有旨，谕知湖南巡抚饬令陈士杰赴闽矣。至召募勇营一节，现正裁减勇丁，本未便再议添练；惟海防紧要，着何璟先将各营兵勇认真训练。如必须添募，俟陈士杰到后，再行酌量情形，奏明办理』。

十九日（辛卯），以福建按察使卢士杰为江宁布政使、前福建布政使陈士杰署福建按察使。

二十四日（丙申），谕内阁：『何璟奏：「请将已故道员优恤」等语。已故福建台湾道夏献纶，前随左宗棠入闽赞画营务，嗣在汀漳龙道署任及台湾道本任均有惠政；厥后办理海防暨抚番开山诸务，不辞劳瘁，尤资得力。兹以积劳病故，殊堪軫惜！着照所请，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以彰勋绩』。

谕军机大臣等：『福建台湾道员缺，本日已有旨令张梦元署理矣。该处地方紧要，且时有与洋人交涉事件。张梦元到任后，仍着何璟留心察看；如果不能胜任，即着据实奏闻，毋稍迁就。将此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八。

八月二十日（辛酉），两江总督沈葆楨奏：『轮船统领应驻地方，何璟意在基隆、吴赞诚意在厦门、臣意在澎湖，应准统领自择』。得旨：『所有轮船统领应驻地方，即着沈葆楨知照何璟与彭楚汉斟酌形势，妥筹办理；总以地当扼要，于调度策应绪事相宜，方为妥善』。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九十九。

九月初六日（丙子），闽浙总督何璟奏：筹拨勇营填扎台北，并请添营以顾内地。得旨：『所请添募线枪一营以顾漳、泉之处，着准其照议办理。惟必

须认真训练，俾令缓急是恃，方不致虚糜饷项』。

初八日（戊寅），督办福建船政事宜光禄寺卿吴赞诚因病乞休，赏前直隶按察使黎兆棠三品乡衔，督办福建船政事宜。

初九日（己卯），闽浙总督何璟奏：正考官文征入闱患病，援案移出贡院。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

冬十月初六日（丙午），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沈葆楨奏：「海防需才，请饬闽局生徒出洋肄业，定章三年为限；自光绪三年起至光绪六年，即当陆续送回供差。现在南洋定购蚊子船四号，即拟以学生饬派管驾。此后闽厂成船日多，需才甚急；闽局前后学堂续招各生不乏颖异之才，可以接续派往，就已成之绪，收深造之功」等语。着庆春、何璟、勒方锜查照出洋章程接续遴才派赴英、法各国就学，以冀人才日盛，缓急有资。将此各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一。

二十四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吴赞诚奏，条陈督操轮船事宜；当经谕令李鸿章等会商酌办。兹据丁日昌遵议覆奏各折片，不无可采。现议整顿轮船水师，自非择将帅、精器械不可。西人熟习轮船操练，若能延致才技精通者为教练，当可日有起色；应如何设法访订之处？着李鸿章、沈葆楨与出使各国大臣函商办理。所称以总兵吴奇勋为统领而以张成等副之，应俟延致西人到华后，再由该督等酌度具奏。目前仍当责成彭楚汉先将船政轮船操练成军，将来精益求精，自更得力。至学堂、练船、出洋诸举，皆为豫储将才之计；尤当扩充精选，以备异日之用。铁甲、蚊子等船，为海防所不可少。铁甲船所费过巨，一时尚难筹办；蚊子船现已先后购到八号，着即督饬管带之员认真演操，毋得有名无实。以后如何陆续添购？并购船及续延教练西人可否令赫德及出使大臣分办之处？着李鸿章、沈葆楨一并筹商妥办。所需枪子、炮子、水雷等物购自外洋，仓猝难致；即当设厂自造，以资应用。闽省水师驻扎地方，何璟意在基隆、吴赞诚意在厦门、沈葆楨以澎湖为适中之地；丁日昌又谓南台地险水深，宜驻大枝水师，而以陆队辅之。究以何处为宜，仍着沈葆楨、何璟等审察地势，熟筹定议。吴赞诚所奏「薪粮归统领一手核发」一节，既可以一事权而联下情，即着照所议办理。惟举办诸务，应以筹饷为先。丁日昌片内所奏各节，除减额兵、停武科二事均毋庸议外，所称扩充矿务，现在直隶、福建、湖北等省均经开办；如果办有成效，自当量为扩充，以尽地利。至裁撤水师及凡非极要处所祇须防以水雷、暂可停造炮台并裁撤腹地勇营，皆为节省糜费起见；着李鸿章、沈葆楨妥议具奏。至所奏「稍宽厘税以杜洋票」一节，于饷项有无裨益？着一并筹议具奏。原折片各一件，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

里各密谕知之』。

二十九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遵议海防、购船、选将各节，并请催解经费」各折片，海防办理有年，迄未就绪，亟应通力合作，赶紧筹办，以图自强；李鸿章所陈必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能战而后能守，自是要论。该督拟先购快船、再办铁甲，现令总税务司转饬驻英税司订购快船二只，期于光绪七年到华；现在购到蚊船八只，来春弁勇配齐，分赴南北洋调遣；其广东、台湾、浙江、宁波、山东烟台各海口均须酌备蚊船，与南、北洋互调会操，藉杜窥伺：均着照所议办理。该督、抚当仰体朝廷宵旰焦劳之意，共矢公忠；先其所急，迅速筹办，不得藉词诿延。所有带船将才及购船事宜，即着李鸿章认真讲求；务使人才辈出、器械精良，以期得力。至福建船政局制造各船，必精益求精，不可蹈常袭故。李鸿章此次定购之快船，将来如能仿造，始有裨于实用；着该管大臣实力整顿，逐渐图功。惟筹备海防，经费宜裕；除福建业经该省奏请截留外，其余各该省应解南、北洋海防经费，着各该督、抚赶紧设法筹解大批饷项，各监督按结如数迅速分解，以应急需。倘再稍有挪延，由李鸿章等指名严参。将此由五百里密谕李鸿章、沈葆楨、李瀚章、何璟、刘坤一、周恒祺、吴元炳、李文敏、谭锺麟、勒方锜、潘蔚、裕宽、黎兆棠，并传谕俊启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

十一月十三日（壬午），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李鸿章奏：筹议海防，广东、台湾、浙江宁波、山东烟台各海口均须酌备船只；当经谕令各该督、抚迅速筹办。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应购船只，该衙门既不熟悉，若由各省自行订购，不如经由李鸿章一手经理，较为周妥」等语。前次所购蚊子船及现在议购兼碰快船，均系李鸿章订办。该督前奏此项船只于海防最为得力，必当请求有素；各省需用之船，自宜统由李鸿章酌量代订，其所需购船经费，即着何璟、刘坤一、裕宽、周恒祺、谭锺麟、勒方锜分别筹解李鸿章备用。将来各船购到时，并由该督验收，分布各海口，以资调遣。将此由四百里各密谕知之』。

十四日（癸未），谕〔内阁〕：『两江总督沈葆楨，秉性沈毅，练达老成；历受先朝恩遇，由翰林外任知府，洊擢封圻。前在江西巡抚任内，筹办军务，悉协机宜；嗣因歼除粤匪余孽，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朕御极后，擢任两江总督，于地方利弊认真整顿，任事实心，不避劳怨。前因旧疾增剧，吁请开缺，当经赏假两月；方冀调理就痊，长资倚任。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加恩追赠太子太保衔，入祀贤良祠，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附贡生沈玮

庆，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附生沈莹庆、沈瑜庆，均着以主事用。沈璘庆、沈璇庆、沈瑶庆、沈琬庆均着俟服阙后，由吏部带领引见：用示眷念茆臣至意」。寻予祭葬，谥「文肃」。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

十六日（乙酉），调福建布政使梁肇煌为江宁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卢士杰为福建布政使。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

十二月二十六日（乙丑），谕〔军机大臣等〕：『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奏「接统轮船出洋操练情形，添购战具」一折，据称「现将闽局「万年青」等五船督带出洋，驶赴澎湖港等处次第操演。「扬武」一船炮尚足用，而船头现无炮门，头炮不能中出；「威远」一船，前后虽有炮门，而炮位太小。其「万年青」、「济安」，「振威」三船，炮均安在两傍，前后俱无炮门，炮位无从安置。若不设法更改，战守均难御敌。舳板宜安百斤以上钢铁后膛小炮一尊，大号轮船宜添配小轮船一只。总计现操五只，尚须添配万斤以上大炮二尊、二万斤以上大炮三尊、百斤以上后膛小钢炮十五尊、小轮船四只」等语。现当整饬海防之际，必须船炮足用，方可备豫不虞；着何璟、勒方锜、黎兆棠妥为商办。如须添配之处，即着设法筹款，购置添配，以期缓急可恃，精益求精。将此由五百里谕知何璟、勒方锜，并传谕黎兆棠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

●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庚辰）春正月二十一日（己丑），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王大臣等，会议「筹备边防事宜」一折，此次俄国与崇原所议条约章程，势难允许，已改派曾纪泽前往再议。该国不遂所欲，难保不滋生事端，已照王大臣所议，将东北等处边防分别筹布矣。惟俄人与日本相交，踪迹诡秘，上年日本已雄心思逞，若俄人此次暗啖日本生事，枝节丛生，必将滋扰洋面；南洋地段辽阔，必须严密设防，方能有备无患。着刘坤一、何璟、张树声、吴元炳、谭锺麟、裕宽、勒方锜、谭钧培懍遵迭次谕旨，将沿海、沿江一带防务妥筹布置，藉杜诡谋。福建之台湾、厦门等处，江苏之吴淞、长江等口，尤扼要吃重之区。该督、抚等当各就地方情形悉心区画，务策万全；并须简练陆军以辅水师，为未雨绸缪之计，毋得稍有疏虞。长江水师，着彭玉麟、李成谋认真整顿，随时加意巡防，以期周密。现在水陆设防需费甚巨，亟应宽为筹备。台湾后山办理多年，迄未就绪；着即酌行停止，腾出饷需以作海防之用。应如何留扎兵勇、弹压抚绥，俾番族相安无事，着何璟、勒方锜悉心筹划，奏明办理。现在时艰孔棘，岂可再事因循，不思自强之计？该督等接奉此旨，即着于一月内将筹办事宜次第举行，迅速详细具奏，毋得视为具文。将此由

五百里密谕刘坤一、何璟、张树声、吴元炳、裕宽、谭钟麟、勒方锜、彭玉麟，并传谕谭钧培、李成谋知之』。

二十八日（丙申），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会筹海防购船事宜」一折，现在海防紧要，自应分别布置水陆各军，以期有恃无恐。筹备水师，尤以船只为要务。该衙门拟于南、北洋各备蚊船四只、碰船两只，分拨各口扼要驻守；台湾密迩东洋，另筹备蚊船四只、碰船两只，系属酌度饒需，择要办理。除南、北洋业经办有头绪外，福建购船之需，何璟已饬司道筹有蚊船两号之费。此外添购蚊船二只、碰船二只，约共需银九十万两。该省现停后山之后，每年虽可节省数十万两而凑集尚需时日；着户部于四成洋税项下拨银三十万两，交李鸿章先行定购蚊船两只、碰船两只，以备分布闽省各口。其余六十余万两，着何璟、勒方琦陆续筹解。李鸿章即与赫德商定，将各省应购船只迅行定购。其应如何分起兑价验收，由李鸿章妥速筹议。至管驾教练，如何兼用西人，并着刘坤一、吴元炳、何璟、勒方锜与李鸿章先事妥商，以期得力。将来操练调拨，均由李鸿章等随时协办；务使船只足备战守，经费不至虚糜，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

二月初二日（庚子），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台北基隆扼全台之要，起建洋式炮台一座，用资扼守；并改拨豫储专款』。下部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

二十一日（己未），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筹办海防，拟购铁甲兵船，并豫筹调拨事宜」一折，铁甲船为防海利器，前以所费过巨，未经购置。现在筹办海防，事机紧要；李鸿章已函商李凤苞定购八角台铁甲船两只（一名「柏尔来」、一名「奥利恩」）共约需银二百余万两，拟将前定驳船、碰船暂缓购置，腾出经费先购「柏尔来」，船，专归台湾调拨防守，所筹尚妥。需用款项，即以前拨部库银三十万两、并何璟等奏明筹备三十余万圆约银二十五万两、又前谕何璟等筹解银六十余万两，通共合计足敷购铁甲船之用。着穆图善、何璟、勒方锜于税厘项下竭力筹拨，不可稍有耽延；合之原有的款，先凑成一百万两，由李鸿章汇付，以便船、价两交，克期来华。如闽省一时未能如数解足，即着李鸿章先行通融筹垫，以济要需，仍由闽省陆续解还。其「奥利恩」一船，既须一年后交付，需用船价除将南洋备购碰快船之款六十五万两抵用外，所短银两亦须豫为筹备，以资应付。俟该船到华后，应如何调派之处，着李鸿章与南洋大臣随时会商办理。并着何璟等豫选管驾及轮机生徒、舵水等六十人赴英，随同所雇洋员在船历练。将来修船及驾驶一切事宜，李鸿章仍当妥筹兼顾，分别商办。至养船之费，亦应筹定的款。福建既另设轮船水师，则原

有之外海战船与各路绿营之兵、分防之勇，即可酌量裁减数成，庶经费不致竭蹶；着何璟一并妥筹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穆图善、何璟、吴元炳、勒方锜，并传谕黎兆棠知之』。

调福建布政使卢士杰为安徽布政使，以福建按察使陈士杰为福建布政使、广东惠潮嘉道鹿传霖为福建按察使。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

三月二十四日（辛卯），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二十九日（丙申），谕〔内阁〕：『都察院奏：「据举人邱敏光以台湾在籍副将林文明被杀冤抑，伊母林戴氏迭次京控，案悬未结；恳为奏请提京伸雪等词，赴该衙门呈诉」。此案迭经降旨，令该督、抚迅速办结。嗣据何璟奏明案情，复谕令勒限严缉林万得等归案讯办。现在逸犯是否弋获？未据奏报。仍着何璟等严行饬缉务获，依限讯结，毋再迟延。该举人等所恳提京审讯之处，着毋庸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一。

夏四月初七日（甲辰），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等奏「筹备铁甲船价银，请饬借拨银两」各折片，现在订购「柏尔来」铁甲船需款甚急，闽省筹备支绌，自属实在情形。穆图善、何璟等已于藩、盐两库及关税项下提凑银六十万两，数尚不敷；即着照所请，由李鸿章、刘坤一、吴元炳于出使经费项下通融提垫银二十万两，同部拨银三十万两，共一百一十万两，以为船价、保险、辛工等项之用，均交李鸿章汇寄李凤苞照数转付，俾该船早日来华。管驾船只，必须得力之人；着李鸿章饬令游击刘步蟾交卸管驾蚊船之任，克日赴闽局抽选机轮生徒、舵水人等六十人带赴伦敦，上船练习。该官弁等需用薪粮等银，即由闽省豫为筹备。此船到华虽驻闽省，而养船之费，沿海各省自不得稍分畛域；应如何合力筹备之处？着李鸿章妥筹具奏。闽局生徒，黎兆棠务须饬令教习认真讲求，以备随时选用。所有备用出使经费一款，该将军等请将江西协饷提银十五万两、浙江提银五万两归还前款；着李文敏、谭锺麟于应解闽省协饷项下，无论新拨、旧欠如数提拨，年内解交内洋大臣照收归款，毋许延宕。另片奏：「请饬拨款制造快船，并请饬开学堂专习西法」等语。仿造快船，可与铁甲船相辅而行；自应及早创办。闽省存款，既凑付铁甲船之用；即着刘坤一、吴元炳协拨银二十万两，俾资经始。凡事以人材为本，管驾铁甲等船均须结实可靠兼通西学者任之。刘坤一前曾捐银十五万两，拟在粤省开设学堂，专习西法，此款借拨办赈；刻下豫、晋等省情形日有起色，着张树声、裕宽催还前款抑或另筹别项，设立西学馆，讲究机轮驾驶及一切西学与洋务交涉事宜

，庶几教育成材，足供任使。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刘坤一、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吴元炳、裕宽、谭锺麟、李文敏、勒方锜，并传谕黎兆棠知之』。寻张树声等奏：『遵旨筹议设立西学馆，酌定房屋图式』；下所司知之。

十三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何璟等奏「遵议筹办海防及节省台湾开山经费」一折，福建为南洋门户，台湾、厦门等处与省城互为关键，防务亟宜筹划；兹据何璟等奏称：「现将台湾后川防勇抽出两营，归并台北操练。如能于江南练勇酌调数营，派得力营将管带渡台，驻扎基隆、沪尾等处，与闽省各营合力固守；即令孙开华将原带练勇之营回扎泉州，以为厦门后劲。届时，再于台南抽出练勇一营调扎澎湖，以通台、厦之气」等语。自系相机布置起见。惟南洋防务同关紧要，能否调拨练勇数营移扎台北？着李鸿章、刘坤一、吴元炳酌度情形，奏明办理。台湾开山工程各项，现经何璟等分别裁减，腾出营勇兼顾海防；惟后山中、南、北三路驻扎勇丁未能再议裁撤，即着何璟、勒方锜饬令留扎各营弹压抚绥，毋任番族再行滋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七日（甲子），福州将军穆图善等奏：筹集购铁甲船价银，发商定期汇寄。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二。

六月初五日（辛丑），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英国铁甲船罢议，另筹在洋订造」一折。前定购铁甲船两只，现据李凤苞电报，英国不肯转售，当此筹办海防之际，不能因前议无成，遽尔中止。着照李鸿章所议，查照新式，在英厂订造铁甲二只。该督迅即知照李凤苞速行定议，早日造成，不可耽延时日。应以何厂、何式为宜，尤当悉心酌度，认真经理，以期适用；毋为洋人所给，虚糜巨款。至所称订造之船应分闽省、南洋各一只，北洋处处空虚，仅恃已购之碰快、蚊船数只，不足扼守，应再定造铁甲二只，俾资分布。所请将两淮商捐银一百万两拨充造船经费，着户部议奏。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官款每年应拨还银三十五万余两，该督请酌提招商局三届还款约一百万零，抵作订造铁甲之需，分年拨兑；即着照所议，由李鸿章咨明各该督、抚商酌办理。周寿昌简放贵州安义镇总兵，久未到任；着李鸿章查明该员现在能否赴任？即行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初八日（甲辰），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福建船政诸事废弛，请饬确查参办」等语；据称「闻船政局所雇洋人艺亦平常，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邦机器，是其明征。洋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食薪饷，往往派华匠造器，宽其期限；如有先期制成者，必以不中程序弃之。华匠相率宕延，遂成锢习。管驾以至水手，俸薪本薄，竟有管驾数年，技未必精而已坐拥

厚资，难免浮冒侵吞之弊」等情。船政为海防而设，关系至为紧要，频年不惜重帑，创此规模，宜如何实力图维，以期缓急足恃。若如该衙门所闻各节，虚糜饷项，必至贻误要工，积久相沿，流弊何所底止！黎兆棠甫经到局，无所用其回护，即着确切查明；倘有前项情弊，即分别严行参办，并将船政刻意讲求，认真整顿。应如何实事求是之处？即由黎兆棠奏明办理』。

二十四日（庚申），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探访俄国情形意在起衅，摘录各处函报另单呈览」、「山海关一带，请添兵防守」各折片。……闻俄国近与日本乘机联络，现在琉球事尚未定议，台湾一带，着何璟、勒方锜先事豫防。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李鸿章、刘坤一、岐元、铭安、定安、何璟、张树声、吴元炳、谭锺麟、勒方锜、周恒祺，并传谕吴大澄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四。

秋七月二十一日（丁亥），谕〔内阁〕：『何璟等奏「剿除漏网匪徒」一折，福建台湾府匪徒刘参根以漏网余孽潜匿多年，辄又纠众滋扰；本年五月间，经台湾镇总兵吴光亮等派兵往捕，胆敢率众抗拒，各兵勇奋力合剿、拿获正法，余匪一律歼除，办理尚为妥速。所有在事出力各员，准其择尤保奖，毋许冒滥』。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六。

八月十五日（辛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遵筹张之洞奏「应防要地等事宜」。

彭玉麟拟往来吴淞、狼、福山、江阴焦山上下，实洞括全局之论。俄人并无在上海购买大宗煤斤情事，已咨商闽、浙督臣委查台湾煤矿现存煤数，分致南、北洋及各省解款购运江海各口，以备不时之需。日本商务，南洋并无可允未允之案。防海新论，已分发各营讲求；并饬上海制造局多印，呈送沿海各督、抚』。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七。

冬十月初八日（癸卯），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劝捐修拓彰化县城。下部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二十二日（丁巳），以浙江提督吴长庆为广东水师提督；未到任前，以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署理。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二。

十一月十二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勒方锜奏：前赴台湾巡查等语。现在台湾地方静谧，而番民杂处，自应前往弹压抚绥。至该处为南洋门户，防务尤为紧要；该抚务当察看情形，妥筹布置，随时与何璟会商办理，以

期有备无患。将此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三。

十六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闽洋两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据称「福建船政局，近来专徇情面，滥竽充数；提调、监工不谙洋务，船政大臣亦为所欺。一切公事，提调等任意把持。所造轮船难以适用，虚糜薪水。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设立船政局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才，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着何璟、勒方锜、黎兆棠将船政局事务力加整顿；提调、监工等如有怠玩把持，即行从严参处。并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等严加约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李鸿章、刘坤一、何璟、勒方锜、陈兰彬，并传谕黎兆棠知之』。

二十九日（癸巳），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闽省防务，请饬及时整顿」一折，据称「福建防军共十余营，惟霆、庆二营训练较精，余则未能一律。近募楚、粤各军，彼此意见相歧，难期得力。沿海门户，如长门、金牌等处，应行建筑炮台，拨营扼扎。台湾兵勇，总统无人，各军俱不相干，且多吸食洋烟；亟宜实力整顿」等语。着何璟、勒方锜斟酌情形，认真办理。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四。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辛巳）春正月初七日（庚午），闽浙总督何璟等奏：闽省海防吃紧，添募陆勇四营、水勇一营。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六。

二月初三日（乙未），福建巡抚勒方锜奏：查勘台湾各海口及营务、民番情形。得旨：『所有布置营伍、抚恤民番、清厘案牍事宜，着该抚饬令各该管官认真经理，毋得始勤终懈』。

又奏：后山番社，宜善为抚驭。得旨：『所奏系为豫防勾结内讧起见，该抚当与何璟会商派委委员，相机抚驭，以期消患未萌』。

又奏：密陈旗后港门不宜开通情形。下所司知之。

初七日（己亥），闽浙总督何璟奏：台北新设各官，酌拟俸廉，分台拨给。下部知之。

又奏：道府以下、未入流以上，请停分拨福建三年。允之。

初十日（壬寅），谕内阁：『本年轮应查阅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四省营伍之期，福建即派何璟、浙江即派谭锺麟、广东即派张树声、广西即派庆裕

、逐一查阅，认真简校。如有训练不精，军实不齐者，即将废弛之将弁据实参奏，毋得视为具文』。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七。

三月二十一日（癸未），以剿办台匪出力，赏福建补用守备曾友成等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以剿办台匪积劳病故，复记名提督湖北已革副将沈鸿宾职，并赐恤如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八。

夏四月初八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已有旨，将岑毓英调补福建巡抚、勒方锜调补贵州巡抚，并令岑毓英即赴新任矣。台湾为南洋门户，防务紧要；日本前议琉球一案，未允所请，该使臣悻悻而去，难保不藉端生衅。自应思患豫防，严行戒备。岑毓英久历戎行，谙习兵事；即着责成该抚将台湾防务悉心规画，与何璟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其开山抚番未尽事宜，亦当体察情形，次第经理，以为久远之计。该抚当随时勤往该郡履勘巡阅，实事求是，认真整顿，用副委任。遇有紧要事件，即由该抚亲往督办。至福建沿海防务，并着该督、抚妥筹办理，毋稍疏懈，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福建巡抚勒方锜为贵州巡抚。

调福建按察使鹿传霖为四川按察使，以福建台湾道张梦元为福建按察使。

二十八日（己未），予积劳病故福建前署台北府知府林达泉优恤。

二十九日（庚申），闽浙总督何璟等奏：福建台北府属淡水、新竹二县地震。得旨：『着即督饬该管道、府确查被灾轻重情形妥筹抚恤，毋令一夫失所』。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九。

五月二十三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赴闽筹办海防，酌带官兵并随带员弁」各折片，此次岑毓英前赴闽省，拟于黔省安义等营内挑带练军二千名作为亲军小队，派提督何秀林等分带赴闽，以备调遣；即着林肇元饬令何秀林等遵照办理，沿途务须申明纪律，严加约束，不得滋生事端。至于所需口粮等项，该抚拟由闽省协黔饷内拨发，固毋须另筹款项；惟闽省饷力亦属艰难，现办海防，所有兵事、饷事，不能不妥筹兼顾。岑毓英抵闽后，务当与何璟详细妥商，核实办理，不得稍涉鹵莽。所带练军，如不能得力，即着随时撤遣，以节虚糜。道员李凤书等十三员，着准其调往福建，俾资差遣。将此由四百里谕知何璟，岑毓英，并传谕林肇元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

六月初三日（癸巳），〔贵州巡抚调补福建巡抚岑毓英〕奏：『台湾旧存

开花炮，恐带去炮兵仓猝试用，炮性不熟，难期有准。现拟拣选操熟之铜炮八位，交总兵雷应山等运往台湾，藉资利用』。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一。

秋七月二十二日（壬午），以办理台湾、福州、厦门三口通商出力，予浙江补用知府李彤恩、福建盐法道翁学本、署厦防同知冯回等奖叙有差。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二。

八月初四日（癸亥），谕〔内阁〕：『前据御史邵积诚奏参福建道员叶永元等各款并革员舒之翰潜往福建出入将军衙门、倚势招摇等情，当谕令何璟、岑毓英查办。兹据该督、抚查明具奏：……台湾县知县潘庆辰染患痰疾，办事颠预，家丁因而作弊；被参藉修神庙苛罚勒捐一事，应行彻底究查，着先行革职审讯』。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四。

二十四日（癸未），以福建布政使陈士杰为浙江巡抚、以江西按察使沈葆靖为福建布政使。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五。

九月二十七日（丙辰），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台湾台北等处飓风、地震成灾。得旨：『览奏台湾等处情形，殊堪軫念。着即饬属妥筹抚恤，俾免失所』。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七。

冬十月初三日（壬戌），谕军机大臣等：本年直隶、浙江、河南、山西、陕西、广东、贵州被水、被雹、被旱、被风等处，节经各该省奏到，将新旧钱粮分别蠲免缓征，并因顺直各属灾区穷黎较多，拨给湖北漕米三万石，藉资散赈。江苏泰州、盐城各属被风、被潮，江西泰和等县被水，浙江沿海各县被风、被潮，福建台湾、台北两府属被风、被水，均经该督、抚等查勘抚恤，小民谅可不至失所。惟念来春青黄不接之时，民力未免拮据；着传谕该督、抚等体察情形，如有应行接济之处，即查明据实覆奏，务于封印以前奏到，候朕于新正降旨加恩。将此各谕令知之』。

十五日（甲戌），以神灵显应，颁台湾各属天后庙匾额曰「与天同功」。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八。

十一月十二日（庚子），闽浙总督何璟等奏：提督孙开华撤防内渡，黔军填扎台北。报闻。

予台湾阵亡病故文武员弁唐得胜等四十三员名议恤如例。

十六日（甲辰），福建巡抚岑毓英奏：『台湾府属澎湖地方前遭飓风，业经附奏；现查饥民多至八万余人，由省城增广仓义穀项下提穀二万石，运往散

给』。得旨：『即着督饬地方官妥为赈济，毋任失所』。

二十五日（癸丑），福建巡抚岑毓英奏：『查覆台、澎各营裁兵案内余剩兵谷，每石实可糴银六钱；并请将穀价银两，仍留作台防善后经费』。下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九。

十二月初八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澎湖通判鲍复康由己革武弁改名蒙捐，历署漳浦、莆田等县，著名贪酷；现在办理该处赈务，恐有浮开口数、侵蚀赈粮等情，请撤回查办」等语。着查明澎湖赈务，如鲍复康有舞弊各情，迅即撤回，从严参办，毋稍徇庇。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壬午）春正月十二日（己亥），闽浙总督何璟奏：闽省采运赈粮，请免关税。得旨：『着即咨明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查照办理』。

二十一日（戊申），福建巡抚岑毓英奏，赈济台湾饥民。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二。

二月十二日（戊辰），以前闽浙总督张之万为兵部尚书。

二十三日（己卯），福建台湾镇总兵吴光亮奏：『台湾自停补额兵以后，各营存兵过少，操演难成阵队；请仍暂缓校阅冬操』。下部知之。

二十八日（甲申），予故总督衔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祭葬如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三。

三月十八日（甲辰），谕军机大臣等：『福建盐法道翁家本、漳州府知府毓璋、漳州镇总兵署陆路提督孙开华，着何璟、岑毓英悉心查看，如竟不能胜任，即行据实参奏，毋稍迁就。将此各谕令知之』。寻奏：『遵查道员翁学本搜除积弊，怨讟遂兴；督催课厘，操之过急；声名所以不如从前。拟由卓异原案，给咨送部引见，恭候钦定。知府毓璋在任数年，尚无贻误，惟才具未甚开展；拟于简缺知府内，酌量对调。总兵孙开华性情勇敢，战将之才；俟病体痊愈，奏请陛见』。得旨：『毓璋，准其于简缺知府内酌量对调；余依议行』。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四。

夏四月十五日（庚午），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奏：出洋巡缉日期。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五。

五月初七日（壬辰），以福建巡抚岑毓英署云贵总督、前任广东巡抚张兆栋署福建巡抚；未到任前，以总督何璟兼署。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六。

六月初六日（庚申），署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岑毓英奏请陛见。得旨：『着仍遵前旨迅速交卸起程，将一切防务妥为办理，毋庸来京陛见』。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二十一日（乙亥），谕内阁：『前因福建职妇林戴氏以伊子林文明被杀冤抑，屡次京控；并该氏之侄林文鸾以伊父林奠国等均被罗织等词，赴都察院呈诉。迭经降旨，令该督、抚严讯确情，迅速奏结。兹据何璟等查讯取结，分别议拟具奏：「此案林文明以在籍副将恃势横行，其勒霸田产、强占妇女各节，均已查有确据；此外被控杀死人命之案，不一而足。被拏时，并敢率党拒捕，伤毙勇丁；种种凶恶，罪不容诛；业经正法，实属毫无冤抑。据奏现据林朝栋呈递亲供，声称林戴氏情愿遵断息讼。其林文鸾京控一案，系因痛亲情切所致；现已讯明林文鸾亦愿息讼」等语。即着照该督等所拟完结。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署福建陆路提督关镇国所部阵亡弁勇，请准在广东本籍捐建专祠』。从之。

以年近百龄深明大义，予福建命妇阵亡提督林文察母戴氏建坊旌表。

二十二日（丙子），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在逃噶玛兰番目陈辉煌投案效力，随同开路抚番；请从宽免罪』。从之。

三十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据张树声奏「筹派水陆官军保护朝鲜」一折，朝鲜乱党滋事，张树声已派提督丁汝昌等酌带兵船驰往查探，并添派提督吴长庆统带所部六营克期拔队东渡，所筹甚合机宜；即着飭令吴长庆相机因应，妥筹办理。昨已有旨，谕令李鸿章迅速北来，前往查办。近日朝鲜乱党若何情形及日本兵船到后作何举动？该督务当确探消息、审度事机，俟李鸿章抵津后，妥商办法；仍随时奏闻，以纾廑系。将此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八。

秋七月十五日（己亥），前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谨遵谕飭，于七月十二日由合肥本籍起行，航海北上』。得旨：『李鸿章闻命即行，力顾大局，览奏实深欣慰。该大臣抵津后，着将筹办情形，即行具奏』。

二十三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张树声奏「获致朝鲜乱首李是应暨添调练军东渡」各折片，吴长庆等统领官军，驱至朝鲜国都，将李是应获致，现已解送到津；此次援护朝鲜，张树声督饬吴长庆等迅赴事机、获致乱首，俾该国王得以复其政权、徐图善后之策，办理深合机宜，殊堪嘉尚。着将李是应暂行妥为安置，俟李鸿章到津后，会同张树声向李是应究出该国变乱缘由及著名乱党，详细具奏，候旨遵行。吴长庆现派队伍围攻枉寻、利泰两村，着飭令该提督稳慎进攻，将乱党渠首迅速捕除；一面妥筹防范，镇定人心，以安反侧。所有出力文武员弁，俟事竣后，准其择尤保奏。吴长庆所统各营，不敷

分布，现已添调总兵黄金志带队前往；将来应否添调重兵，着李鸿章等随时体察情形，酌量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八月十二日（乙丑），谕内阁：『朝鲜为我大清属国，世守藩邦，素称恭谨；朝廷视同内服，休戚相关，前据张树声奏，朝鲜国乱军生变，突于六月间围逼王宫，王妃与难、大臣被戕，日本使馆亦受其害；当谕令张树声调派水陆各军，前往援剿。又以李鸿章假期届满，召赴天津会同查办。旋经提督吴长庆、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等率师东渡，进抵该国都城，擒获乱党一百数十人，歼厥渠魁、赦其胁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采访该国舆论，咸称衅起兵丁索饷；而激之使变者，皆出自李是应主谋。经吴长庆等将其解送天津，降旨交李鸿章、张树声究明情由具奏。李是应当国王冲年，专权虐民，恶迹昭著，迨改政后，日深怨望。上年即有伊子李载先谋逆情事。此次乱军初起，先赴伊家申诉；既不能正言禁止，乃于事后擅揽庶务、威福自由，独置乱党于不问。及李鸿章等遵旨诘讯，犹复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其为党恶首祸，实属百喙难逃。论其积威震主、谋危宗社之罪，本应执法严惩；惟念朝鲜国王于李是应谊属尊亲，若竟置之重典，转令该国王无以自处。是用特沛恩施，姑从宽减。李是应着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着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吴长庆所部官军，仍着暂留朝鲜，藉资弹压。该国善后事宜，并着李鸿章等悉心商办，用示朝廷酌法准情、绥靖藩服至意』。

二十七日（庚辰），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何璟奏：台湾被风水各灾。得旨：『着该督飭属详细查勘，妥为抚恤。此外各属有无被灾之处，着一并查明，分别办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

九月十七日（庚子），予积劳病故福建提督赖镇海恤典如例。

二十二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侍讲学士何如璋奏「请酌定经制，力整水师」一折，据称：「中国自筹办水师以来，船械非良、兵弁多滥，章程不一，训练不精；以之应变，难操胜算。欲固沿海之防，宜定练军之制；条陈六事，恳请采择」等语。海防关系大局，自以力整水师为急务。何如璋所陈立营制、编舰队、勤训练、谋并省、精选拔，并请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统理各节，着李鸿章悉心酌度，妥议具奏，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冬十二月初八日（庚申），追予故前署福建按察使、延建邵道赵印川附祀

京师昭忠祠。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六。

●光绪九年（一八八三、癸未）春正月十二日（甲午），命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发往浙江交巡抚刘秉璋差遣委用。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二月十四日（乙丑），署福建巡抚张兆栋奏：巡视台湾南、北各路及筹办情形。

得旨：『所有应办事宜，即着该署抚督饬属员详细查明，妥为筹议，会同何璟奏明办理』。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九。

十六日（丁卯），闽浙总督何璟等奏：『福州、台湾建筑洋式炮台，购配洋炮、洋枪及制造火药，均称适用』。下所司知之。

又奏「台湾等处地震情形」。得旨：『览奏被灾情形，深堪悯恻。着即饬属查明，妥为抚恤，毋任失所』。

开去黎兆棠光禄寺卿及督办福建船政差使；赏张梦元三品卿衔，开去福建按察使缺，督办福建船政事宜。

十八日（己巳），以染瘴殒躯，予驻防台北之游击黄正等优恤。

二十一日（壬申），以湖南辰沅永靖道裴荫森为福建按察使。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

三月二十四日（甲辰），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一。

夏四月二十日（庚午），谕内阁：『何璟等奏「特参庸劣不职各员」一折，福建澎湖通判鲍复康办事乖谬，声名狼藉；彰化县南投县丞王沅任性妄为，颇滋物议；署嘉义斗六门县丞金联行止不检，操守平常：均着即行革职，以肃官方』。

二十二日（壬午），闽浙总督何璟等奏：『请将车城汛守备改驻鹅銮埔石厝口地方，更名鹅銮守备，以资控制』。下部知之。

以福建盐法道解煜署福建按察使。

二十四日（甲戌），以福建巡抚岑毓英为云贵总督、前广东巡抚张兆栋为福建巡抚。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二。

秋八月初四日（辛亥），谕军机大臣等：『御史谢谦亨奏：「风闻台湾淡水县邪匪为害，能以符咒杀人；该匪踪迹诡秘，诚恐与外匪勾结。请饬速行拏

办」等语。邪匪贻害地方，亟应从严惩治；着何璟、张兆栋督饬台湾道严密查拏，毋任漏网。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八。

九月初九日（丙戌），以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为巡抚，督办福建船政事宜；张梦元为广西布政使；翰林院侍读学士何如璋督办福建船政事宜。

十二日（己丑），闽浙总督何璟奏：请饬福建提督唐定奎迅赴本任。得旨：『江南地方紧要，唐定奎现在该省统带防军，骤难更易生手；仍着暂缓赴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

冬十月十一日（戊午），前督办福建船政事宜张梦元奏：拟筹变通船工情形。得旨：『着咨行何如璋悉心酌核，奏明办理』。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二十四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台湾镇总兵吴光亮统带各勇，虚额太多，侵吞饷项甚巨；升补勇弁，勒取规费，有贻班、贻差各项名目；招集吴姓商民，认为本家，合建宗祠，致令倚势横行，藉名抚番强占番女为妾，并有诈索工匠银两情事。请饬查办」等语。所奏是否属实？着张兆栋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片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二。

十一月十八日（乙未），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紧要，宜毖近患而豫远谋」一折，法人侵占越南，外患日亟；沿海设防，必应综览形势、统筹全局，为未雨绸缪之计。南、北洋防务经李鸿章、左宗棠专力经营，而登莱之防未严、苏太之防尚阙；山东要隘以烟台为严；江苏则崇明孤悬海外，兵力单薄；闽省台、澎等处，在在堪虞；浙之定海、乍浦，应与宁波、镇海并力严防。令在南、北洋大臣暨各该督、抚先事豫谋，实力筹办。着李鸿章遴选得力将领如曹克忠、郭宝昌等，酌带数营扼扎烟台，与塘沽、旅顺相犄角；陈士杰当就本省现有各营严密布置，崇明地方应如何豫筹备御，着左宗棠熟筹酌办。其沿海可通内地者，防不胜防。或以冬防为名，檄令沿海各州、县挑练民壮，联络声势；或召募太湖一带枪船，藉资巡缉；着卫荣光妥筹办理。台湾久为外人所覬觐，镇将是否得力？兵勇是否足恃？何璟履任多年，责无旁贷。张兆栋曾经渡台，于该处情形亦应周悉；务当同心筹划，备豫不虞。浙省防务，前据刘秉章奏明添营在镇海等处，扼要设防。着即迅速办理，严扼要口；并随时与闽、苏两省互相策应，以期巩固。总之，法、越构衅已久，沿海办理防务必先能守而后能战。各海口情形，有筹议所未及者，均应确抒所见，切实豫筹。该大臣等为朝廷所倚任，务各振刷精神，共体时艰，以维大局。

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十九日（丙申），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等奏「筹办闽省海防情形」一折，闽省为南洋门户，现经该将军、督、抚会筹布置，仍着随时斟酌情形，实力筹备，以期缓急足恃。台湾孤悬巨浸，久为外人所覬觐，防务尤为紧要；着左宗棠酌拨练勇数营，派员管带渡台，归刘璈调遣，以厚兵力。前有旨谕左宗棠饬令王德榜带所募勇营前往广西关外，归徐延旭节制；该藩司募勇若干营，已否成军？着该大臣饬催迅速赴防，并多带外洋军火以资利用；一面详细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四。

十二月初四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海防紧要，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夙娴兵事，前因丧亲回籍；际兹时事艰难，自当以国事为重，力图报称。着潘鼎新传知杨岳斌即行驰往福建，会同何璟等将海防事宜认真筹办；并将起程日期，迅速奏闻，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三日（己巳）。福州将军穆图善等奏：遵旨筹募营勇，布置情形。得旨：『闽省防务，关系紧要；该将军、督、抚等务当实力筹办，期于缓急足恃。所称由闽海关及藩、盐两库酌量拨款以济饷需，着依议行』。

二十六日（壬申），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遵旨拨营渡台，并请由闽省发给月饷」一折，前因台湾防务紧要，谕令左宗棠酌拨练勇数营，派员管带渡台，归刘璈调遣；兹据奏称「酌拨总兵杨在元所带亲军巡缉营、提督杨金龙所带亲军仁营并提督章高元所部两营，共计湘、淮各军四营，配带军火于本月十七日乘坐轮船前往台湾，归刘璈调遣；并由该督发给两个月满饷，随带赴台。至该四营到防以后月饷，苏省力难兼顾，请改由闽省责成刘璈发给」等语。着穆图善、何璟、张兆栋俟该四营到防后，即将应给月饷由闽省核明发给，以济要需。江南防务关系紧要，业经左宗棠筹画布置；其统领各员，必须实在得力，方足以资臂助。着左宗棠将提督李成谋、李朝斌才具短长、操防疏密，据实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六。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甲申）春正月初四日（庚辰），福州将军穆图善等奏：法信日紧，遵筹台湾防务。得旨：『仍着该将军、督、抚督饬所属妥筹布置，随时酌度事机，严申儆备；期于缓急足恃』。

十六日（壬辰），署湖南巡抚潘鼎新奏：杨岳斌因母病未能赴闽。得旨：『着该署抚传知杨岳斌：俟伊母病稍愈，即遵前旨驰赴闽省会办海防事宜』。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七。

二月二十二日（戊辰），闽浙总督何璟等奏：闽省防军续筹布置情形，并委杨在元署台湾镇总兵。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八。

三月初二日（丁丑），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参「福建台湾道刘璈肆意贪横、办防松懈，与总兵吴光亮意见不合；设遇有警，恐致僨事。请旨飭查」等语。前据何璟等奏刘璈、吴光亮意见不合，已将吴光亮调省，另行委用；台湾镇总兵，委杨在元署理。台湾防务紧要，现经何璟等督飭刘璈筹画布置。该员办理一切，有无因循弛懈情事？该督、抚前奏台地口岸林立，飭令地方文武妥定章程，认真举办乡团、渔团，以辅兵力；刻下已否举行？并所参各节，着何璟、张兆栋一并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片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九。

二十六日（辛丑），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昨据道员邵友濂电报「德国施翻译官云：洋行接厦门电报，法国提督带兵船八只过厦门，向北开驶」等语。法人连陷越南北宁等省，其势甚张；彼以兵船来华，恫喝要求，自在意中。沿海各处，亟应妥筹豫备；着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卫荣光、刘秉璋、张兆栋、陈士杰、倪文蔚、吴大澄飭令防军加紧训练，于沿海各要隘力筹守御，务臻严密。琼州、台湾孤悬海外，久为彼国所覬覦；有欲据以为质，藉索兵费之说。倘有疏虞，办理益形棘手。着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张兆栋、倪文蔚督飭将领实力筹防，总期有备无患。际此事机紧要，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该大臣务当振刷精神，竭诚筹办，用副委任；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惶，是为至要。该国兵船北驶，是否确实？着即探明具奏。通政使司参议延茂奏：「请飭调吴长庆一军移扎金州」等语。吴长庆统率所部，驻扎朝鲜，应否将该军调回择要扼守，着李鸿章体察情形，奏明办理。原折着钞给阅看。御史赵尔巽奏：「敬陈海防战守机宜」等语；着该大臣等斟酌妥办。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旌表节妇福建澎湖厅郭许氏等。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

夏四月乙巳朔，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道员邵友濂电报「德国翻译官云：法国提督带兵船八只，过厦门向北开驶」。昨李鸿章电报：「据沪局电请侦知有法铁甲二、快船二、兵轮一，于四月初一、二日可泊吴淞，孤拔所领各舰继至」等语。法人挟兵舰来华，无非为恫喝要求之计；屡据

扬言将夺取一口岸为质，藉索兵费。沿海各要隘，均应严防。琼州、台湾两处地属偏隅，非通商口岸，无以牵制；尤为彼国所覬觐。倘有疏虞，办理益形棘手。前已谕令彭玉麟等妥筹备御；现在事机紧迫，着再行申谕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张兆栋、倪文蔚督饬将领及地方官等整顿防军、固结民心，实力防守，务臻严密，以期有备无患；不得稍有疏懈，致干重咎。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初七日（辛亥），闽浙总督何璟等奏：『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前经派赴台北扼防，现抵台北艋舺地方驻扎』。得旨：『着即督饬孙开华等相机布置、认真防范，毋稍疏虞』。

追予福建军兴以来阵亡殉难及积劳身故官绅、妇女等分别旌恤如例。

初八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奏「请饬边海各军严防备战，以杜要盟之计」一折，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李鸿章电报：「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令税司德瑾琳面呈信函，请准从中讲解」等语；朝廷念出师护越以来，越不知感、法又为仇，兵连祸结，殊非万全之计。现据该国先来讲解，因势利导，保境息民，未始非计。当经谕知李鸿章许其讲解，并令该大臣酌定办法，即行具奏。嗣据李鸿章遵旨覆陈，已谕令廷臣会议，俟覆奏时再降谕旨。至将来该国所议，果否可行，殊难逆料，原不得稍弛战备也。兹据张佩纶奏：「请以讲解责成李鸿章，仍以备御责成各路疆臣统帅；使讲解者以有备御而辩论可施，备御者不得以有讲解而军心顿懈」等语。自来能战而后能和，所陈尚为切要。迭据李鸿章等电报，该国兵船先后来华，沿海各口岸防务吃重；着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卫荣光、刘秉璋、张兆栋、陈士杰、倪文蔚懍遵迭次谕旨，整顿防军、严申警备，务臻周密。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惶。滇、粤边境，着张树声、岑毓英、潘鼎新督饬各营实力扼守，毋稍松懈。所奏请饬李鸿章电商陈士杰将烟台各军酌归一统领铃辖，旅顺及山海关等处应如何扼要布置？着该大臣分别商酌，妥议具奏。至所称「将来法人必索刘永福，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等语；法人屡为黑旗所败，其蓄志驱除，自在意中。着李鸿章、岑毓英先事筹计，以为辩论地步。本日已谕令曾国荃、潘鼎新召募五营迅赴广西；署理广西提督唐仁廉，着李鸿章饬令迅速前往，毋稍延缓。滇、粤各营需用军火，着责成张树声悉心经理，俾资接济。琼州、台湾、定海、崇明等处非通商口岸，尤为彼国所窥伺；彭玉麟、穆图善并该督、抚等倍宜严密防守。广东为南洋首冲，由越抵琼，尤瞬息可至；彭玉麟、张树声务当私衷共济，力筹备御。广西系张树声兼辖，该省防务，不得稍存漠视；并着会商潘鼎新妥筹兼顾，毋稍疏懈，致干重咎。长江门户，关系紧要；着曾国荃会商李成谋妥为布置，期于有备

无患。所奏北洋水师能否巡行连湾庙岛，使彼转运有所顾忌，及以师船扼扎敌所必经之地，为截资粮、诘奸宄计；着南、北洋大臣酌度办理。前据陈士杰奏：法如败约，必分兵屯烟台、登州购买粮米；防之之法，当先断其接济，并编查渔户各节。着该抚斟酌事机，妥为筹办。总之，和战现无定形，其间缓急操纵机宜，全在该大臣、督、抚等精心酌核，实力办理，期无贻误。懍之！慎之！原折着分别摘钞给予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十四日（戊午），福州将军穆图善奏：『闽省海防经费浩繁，上年请由闽海关酌量移拨，奉旨议行在案。现核四成洋税项下协饷十一万两、南北洋海防经费十余万两、六成洋税项下应拨奉天经费二万两，又应拨雷正綰西征月费二十一万两；计由此四项饷银请酌量添拨』。下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二十九日（癸酉），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厦门添设杉船并募水勇，福州添募营勇，长门并添横江铁练，台湾增兵二万；福、厦、台三处，均已竭力筹办』。得旨：『即着飭令各路防军稳守，毋得稍涉疏虞』。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二。

五月乙亥朔，谕（军机大臣等）：『前因福建海疆紧要，谕令张佩纶前往会办，以资整顿。该督、抚有地方应办事务，所有该省濒海各处，张佩纶抵闽后，自当周历巡查，会商该将军、督、抚妥筹布置，期于周密。台湾孤悬海外，久为外人所垂涎；一切防守事宜，尤应切实筹划。迭据有人奏称：该处镇、道意见不合，恐滋贻误；业经何璟等将吴光亮调省委用，并委杨在元署理台湾镇篆。刘璈办理地方要务能否合宜？杨在元是否得力？现驻该处各营是否劲旅？该处矿务应如何开办俾资应用之处？均着详筹具奏。至船政为自强之一端，总期制造日精；而经费仍归核实，庶几持久利用，饷不虚糜。本日据何如璋奏「添机、扩厂、建坞、开矿及增造铁甲船」各条，并着悉心筹商，奏明办理。何如璋原奏，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三。

二十八日（壬寅），先是，福建巡抚张兆栋渡台巡阅，奏请在水沙连添设通判，并将罗汉门巡检移驻澎湖。得旨：『会同何璟办理』。至是会奏：拟设抚民通判一员，驻扎埔里社，办理抚番开垦事宜；移罗汉门巡检驻八罩，归澎湖通判管辖。下部议。

二十九日（癸卯），谕军机大臣等：『张佩纶奏「拟将闽局轮船抽调聚操」一折，福建船政局所造各轮船，调齐操练，自系海防要图；惟现在分布各省，沿海尚未解严，各有防守之责，能否一概调回，须审度时势，方能定义。据奏分防者十四艘，着张佩纶咨商各该督、抚各就该省情形熟商酌定，再行奏明

办理。张佩纶到闽后，先就留防本省之轮船切实考校，认真操练，以立始基。其余应办事宜，即着次第经理，以副委任。将此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四。

闰五月初四日（丁未），谕内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

初七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现据张树声转达潘鼎新电报：「本月初一、初三等日，法兵至北圻谅山、观音桥等处无故攻犯我营，衅自彼开，我军已与之接仗获胜」。法兵经此惩创，自可遏其军锋；第恐其不得志于北圻，势必至中原沿海各口岸及台湾、琼州等处肆扰泄忿，亟应格外防范，以备不虞。着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穆图善、何璟、张树声、张之洞、卫荣光、刘秉璋、张兆栋、陈士杰、倪文蔚、陈宝琛、吴大澄、张佩纶督率各军认真操练，并随时严密侦探；务期有备无患，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五。

十八日（辛酉），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现值海防吃紧之时，此次路经上海，拟订购枪炮。澎湖等处炮台，须次第改修。请饬拨银两」等语。着何璟、张兆栋迅即筹拨银四十万两解交刘铭传，俾资应用。至炮台应否改筑，必须详细查勘；着刘铭传于到台后查明确实情形，会同何璟等妥慎筹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一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给事中万培因奏：「厦门防军一无可恃，亟宜整顿；请饬张佩纶驻扎厦门，与刘铭传互相犄角、联络声势」等语。闽省防务紧要，厦门为滨海要区，应如何整顿防军、严密布置？着何璟、张兆栋、张佩纶会商妥办。至所称提督彭楚汉习成贪黷、营务废弛、练军半多虚额各节，并着查明具奏。另片奏「请饬劝捐募办民团，责成前温州镇总兵吴鸿源捐资训练；并洋药税厘局多归中饱，勒令该商尽数报解，酌提团防经费」等语。着何璟等察度情形，奏明办理。此次与法国虽有齟齬，并未开衅；所有口岸各国商务，仍须妥为保护，毋任团练藉端滋事。原折片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三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穆图善等电称「法有两兵轮进口，闽防饷船少，请饬南、北洋策应」等语。现在该省尚无紧信，如果法逞强开衅，李鸿章、曾国荃始能拨船尾缀法舰牵制，使彼不敢深入，即着临时设法援应』。又谕：『电寄穆图善等：总署现与法使照会，反复辩论，局势未定；法两兵轮既进闽口，穆图善等当向法领事告以中、法并未失和，彼此均各谨守条约，切勿生衅。该国兵轮勿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穆图

善等仍随时备御，毋稍疏虞。南北洋援应，已电谕矣』。

二十四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法国巴使逗遛上海，不即来京议约。并据各处电报，孤拔有「集兵他驶，占据中国地方为质，索赔兵费」之说；无理要求，万难迁就。海疆防务吃紧，着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统兵大臣等密饬各军严阵以待；一面广为侦探，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侵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如有退缩不前者，立即军前正法。本日钦奉懿旨：各营士卒奋勇有功者，除破格施恩外，并发给内帑奖赏。将士炎暑从军，已先赏给江南、福建、广东各营平安丹各十五匣；其余各省，以次给赏。着即传知各军知悉』。

二十七日（庚午），谕内阁：『顺天学政孙注经奏「遵旨保举人才」一折，内阁侍读学士邓承修、左庶子盛昱、福建台湾道刘璈、安徽庐州府知府黄云，均着交军机处存记』。

二十八日（辛未），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奏「到省日期，并会办闽防」一折，得旨：『着即会商穆图善、何璟，张兆栋力筹备御，认真操防；并激劝民团，互相联络，以壮声势』。

一一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赏录卷一百八十六。

六月癸酉朔，谕〔军机大臣等〕：『迭据何璟、张佩纶等电报：「法全力注闽，已进八艘；请饬援应牵制」等语。孤拔赴闽，有欲踞地为质之说；南、北洋覆称无船可拨，惟闽疆紧急，粤、浙相距较近，着彭玉麟、张树声、张之洞、倪文蔚、刘秉璋酌拨师船前往，设法援应牵制』。

初二日（甲戌），谕〔内阁〕：『法舰至基隆购煤，刘铭传饬封煤窑，所办甚是；着传旨嘉奖。炮台俱在低处，着即赶紧改筑；炮位是否合用，尤关紧要。法情叵测，务当布置周密，勿稍大意。断绝接济，是制敌要策；各海口均当仿照办理。着即电谕沿海各统兵大员知悉』。

初三日（乙亥）谕〔内阁〕：『据张佩纶电信：「法船先后退出三只，如北、南各饬两船，定能逼法出口」等语。江南、浙江现均无船可拨，北洋轮船稍多，着李鸿章速拨两船、备齐军火，赴闽策应。并由该署督电寄张佩纶知悉』。

署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江南防务紧急，江防轮船不敷分布，无可拨助闽省；并添派陆师策应前路各营。报闻。

初四日（丙子），谕〔内阁〕：张佩纶奏「镇将难期得力，据实纠参」一折，据称「署福建台湾镇总兵杨在元前于同治年间在台湾镇署任，曾因滥委营缺、侵冒营饷，革职勒追；嗣以银两照数赔缴奏结。此次重至台南，军民无不忿詈」。并查参「杨在田上年两次丁忧，该员系其胞弟，并未声明丁忧」等语

。台湾地方紧要，似此贪冒不肖之员，岂能得力？杨在元着即行革职，勒令回籍。台湾镇总兵，着何璟遴委妥员署理』。

初五日（丁丑），谕军机大臣等：『给事中万培因奏「福建船政紧要，宜速筹保护」并「请旨飭下江西抚臣接济粮米」各折片，据称「法兵轮船，已驶入马尾船政港内，别有铁舰停泊口外；敌船近在肘腋，船政局兵力甚单。拟请将江南调往霆、庆两营或别拔得力劲旅，拨归船政大臣调遣，中权策应。临敌之顷，沈木簰、沙船以截敌舟，布水雷以张疑阵；严查奸民带煤米接济等事，尤在先期豫筹。至闽省素少屯粮，民食不支，必致内溃；建宁接壤江西饶、广等处，请飭江西巡抚派员采办米石，运交延建邵道接收，转运省门，以通饷道」各等语。所陈极为切要。着穆图善等按照各节实力筹防，妥慎办理。江西产米素多，即着潘霨迅速设法，无论何款，先行动支；陆续购买，源源接济，毋任缺乏。原折片着分别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彭玉麟：本日据彭玉麟等电称「前接福州电，已派济南两艘往援」等语。彭玉麟等不分畛域，力顾大局，着传旨嘉奖』。

初十日（壬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穆图善等：现在美国使臣愿出调处，并劝法退船；如就范，闽急稍纾。惟中国坚持主见不允给银，法亦势成骑虎；调处成否，正未可知。法舰既占要隘，我军难操万全；与其分守力单，总以保城、保民为第一义。豫备游击之师，随地安设伏兵，出奇制胜；使彼不敢登岸深入；全在该将军等密筹办理。来电所称法人在长乐海口拟筑炮台，是否确有其事？着迅速电闻。基隆防务紧要，并着知照刘铭传严密布置』。

十一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据穆图善等电报：「法人又调七舰到闽，请设法催援」等语。闽防日紧一日，南洋轮船前准缓调，现在情形不同，着曾国荃速派两号、配齐军火，驰赴闽省；应由何处进口，与该省电商定见，再行进发，以免疏虞。并速行知照潘霨，于江西防军内酌拨得力陆兵，由陆路径赴闽省援应』。

十二日（甲申），谕（内阁）：『内阁学士文硕奏「疆臣玩忽闽寄，请旨惩处」一折，前据张佩纶奏「遵查署总兵杨在元贪谬」各款，当将该署总兵革职。台湾镇总兵员缺紧要，该督率将杨在元派署，殊属疏忽；何璟，着交部议处』。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彭玉麟：法人专注闽口，聚集多船；闽防日紧，前经彭玉麟等调拨两船往援，所办甚是。刻下该省情形危急，兵力尚单；着该尚书等速再力筹援应。或调派陆兵由海道前往；应由何处进口，与该省电商定见，再行进发，以免疏虞』。

十四日（丙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彭玉麟：现在闽防日紧，沿海防

务亦均吃重。彭玉麟素有远略，着于广东应留防军外，豫备二万人听候调遣；或就原统之营整练、或召募壮勇足数，悉由该尚书酌办』。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据张之洞电信：「请饬南、北洋各派数艘，带水雷艇合力援闽；若有十船于口门外尾缀勿战，待敌入内，则下雷于口门断之。欲犯他口亦然」等语。派船援闽，南、北洋前因兵轮缺少兼多窒碍，迄未成行。现闽防相持日久，如果多派兵轮合成一队，作势牵制，勿与遽战，兼多援应他口，亦属制敌之策。着李鸿章、曾国荃、吴大澂、陈宝琛迅速电商定义，一面覆奏、一面知照闽省』。

十五日（丁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穆图善：据李鸿章电信：「十四日接西电，福州居民震动、洋人迁徙，英兵船调队上岸」等语。法舰久泊闽口，我军与之相持，总以静镇为主；惟恐居民与各国商民疑惧生事，着穆图善、何璟、张兆栋、张佩纶谕令居民安堵无恐，督饬地方官及各营官竭力保护各国商民。并传集绅士，剴切晓谕，切勿别滋事端。英船调队登岸已由总署面商巴嘎哩阻止，并电致曾纪泽告知英外部』。

又谕：『电寄刘铭传：法舰久泊闽口，沪议迄未定局。基隆及台北各口防务，均极吃重；刘铭传前封煤窑，具见果断。惟须始终坚持，断其接济，庶彼不能久留。炮台一切，赶紧豫备，并着将布置情形，设法电报总署奏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宝录」卷一百八十七。

十六日（戊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何如璋等：据何如璋、张佩纶电报：「如长门报法船再入数舟，我塞河先发为一策」等语。塞河一事，前经总署照会各国使臣，该使臣等议论纷呶。现在闽口有英、美等国保护兵船，德国兵船亦将前往；此时堵塞，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借口。着与何璟等相机妥办。现经美国调处，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

二十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穆图善等：据彭玉麟电报：「请饬彭楚汉就近募勇助闽防，饬程文炳募勇顺流下长江助他省防；江、鄂筹饷较易，亦较速」等语。法人坚索巨款，万难允许。本月十八日，台北基隆炮台被其攻占，殊堪发指。闽防万紧，着穆图善等传知彭楚汉迅即募勇成营，豫筹战守。漳、泉两郡之人强悍可用，宜切实训练，以资得力。并着卞宝第、彭祖贤传知程文炳，或选带湖北防营、或另筹新勇，克日乘轮船由长江顺流而下；至江西会商潘蔚，与前调江西陆兵合力前进，赴闽应援。所需饷项，着卞宝第等力筹拨济，并与曾国荃会商拨给军械。刻下军情紧迫，务当妥速办理，毋误事机』。

又谕：『电寄穆图善等：据连次电报，基隆炮台被占。刘铭传夙娴兵事

，是否到台未久，布置尚疏？抑系另有出奇制胜之策？如何接仗失事？电内执觚是否基隆？着穆图善等探明详细情形电奏。一面设法传旨令刘铭传督军竭力攻复，以挫敌锋。刻下战局已成，现由总署照会各国详论；着该将军等将战守事宜悉行整备，俟奉到谕旨遵办。船厂即由张佩纶等随机因应，不为遥制』。

会商福建海疆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奏：到防布置情形。得旨：『览奏具见勇敢，布置亦合机宜。仍着张佩纶加意谨慎，严密防守；并随时确探消息，力遏狡谋』。

二十一日（癸巳），谕军机大臣等：『寄曾国荃等：据电称基隆炮台陷后，法人上岸攻营；刘铭传饬军旁抄，生擒一名，死伤法人百余，稍挫敌焰。惟兵单器缺，台、厦文报梗滞，应如何设法接济军火之处？着李鸿章妥为筹划。闻台南兵数尚足，可否调赴前敌？着刘铭传酌度办理』。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等奏：法船八日窥伺，现筹省防布置情形。得旨：『已有旨令该将军等传知彭楚汉募勇助防，并调江西等省陆军赴援。该将军等当实力备御，妥筹布置，毋稍疏虞』。

二十二日（甲午），谕军机大臣等：『法人在天津议立简明条约后，于本年闰五月间突攻谅山防营，当经官军击退。该军借口寻衅，挟兵舰来华，施其恫喝之计，坚索巨款；迭经严旨驳斥，并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屡次照会该国使臣反复开导，彼乃悍然不顾，竟以兵船多只驶进闽洋。本月十五日，攻占台北基隆口岸，意在据以为质；敌谋叵测，曷胜愤懑。虽旋经刘铭传接仗获胜，伤毙法兵百余，不足以示惩戒；理宜整军抵御，力挫敌锋。前迭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大臣严申戒备，倘法兵竟来扑犯，即与决战；复谕彭玉麟等拨兵应援闽省，并令潘蔚调派陆兵，卞宝第、彭祖贤传知程文炳募带队伍，均由江西赴闽，以厚兵力。昨并谕刘铭传督率防军，迅将基隆攻克，勿任久占。历次办理情形，朝廷原以彼国恃强，得步进步，断不可稍示以弱也。昨据陈宝琛电报：「基隆既陷，彼不遽攻闽厂，盖稍冀我转圜。然事至今日，和亦悔、不和亦悔。既为势屈，巨款坐输，示弱四邻，效尤踵起；和之悔也。筹备未密、主持难坚，商局已售、船厂再毁，富强之基尽失，补牢之策安施；不和之悔也。二者非深明时势，权度难详。乞下枢臣、总署等通筹全局，速决至计」等语。所虑颇为周密。和战大计，于全局安危关系极重。议战必须征兵，征兵必先筹饷。沿海口岸甚多，防军各有专责，势难抽调；饷项本极支绌，兴兵大举，需款尤巨。近年漕粮多由海运，一有阻滞，必致贻误仓储。应如何思深虑远，务策万全？着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日讲起居注官会同妥议具奏。和战两端，均未可轻易从事。尔诸臣务当殚诚区画，熟权利害轻重；并将兵饷各事宜，彻始彻终，通盘筹议。总须

为核实持久之计，期于国事实有裨益。倘徒托空言，一奏塞责，必将原折发还。懍之！电报、照会等件，着钞给阅看』。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法须先撤闽、台水陆各兵，始准来津议细约；着李鸿章即转电李凤苞告法外部。总署前寄照会各国公评文尚未发现，改为布告；并着电知曾国荃』。

又谕：『电寄何璟等：有人奏：「何璟、张兆栋拘牵文义，不知缓急」等语。目下福建最关紧要，该督、抚责无旁贷；着何璟、张兆栋督率防营严密守御，不得以器械未备、饷需短绌，为卸责地步。倘稍疏虞，惟该督、抚是问』。

。

督办船政大臣何如璋奏：请调南、北洋兵轮牵制法兵。得旨：『览奏因应机宜，颇中肯綮，南、北迭称船不能拨，着就现有兵力妥筹备御，以遏敌锋。所有电报密本，已谕令该衙门颁发矣』。

予巡洋遭风淹毙闽浙尽先副将潘叶飞等优恤。

二十三日（乙未），谕（军机大臣等）：『电谕张佩纶等：张佩纶、何如璋力顾闽厂，苦守一月；忠勇坚忍，深堪嘉尚。迭饷南洋拨船，曾国荃节次电报：实难分拨；陈宝琛亦称：拨船适足速变，并与曾国荃会电，有「船少适以饵敌」等语，系属实清。是以难强必行。着就现有水陆兵勇，实力图守。闽俗剽悍可用，如召营缓不济事，先募健卒，参用智谋，出奇制胜；张佩纶等胸有权略，迅即筹办。顷知鸡笼已复，深慰廑怀。所请「开济」轮船赴闽，已饷南洋速拨。至所称「再宕二十日，法船续来」等语；现已另筹办法。二十日内，必有调度；并先行添派陆路兵勇，赴闽应援。粤营现扎厦门，应否赴台？着酌办』。

又谕：『募兵图越，牵制法人内犯，亦制敌之策。刘永福可用，另有调遣；彭玉麟请封为越王，断不可行。朝廷百计助越，原为图存阮祀；今忽册封他姓，殊非「字小」之义。且万一传播，刘永福所望必奢；尾大不掉，后难调度。方友升、王德榜两军瘡歿甚多，殊堪悯恻；即行查明请恤。并着该尚书电知潘鼎新等将各该军原有之饷募补足额，勤加操练；一候秋高气爽，候旨进兵。刘铭传各营急需军火，着张之洞等赶筹大批，设法由台南运往备用；并着源源接济』。

又谕：『电寄曾国荃：闽省需船甚亟，着曾国荃速饷「开济」轮船克日前往，不准延宕』。

二十四日（丙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等：昨日有旨，饷曾国荃拨「开济」船援闽。兹据该署督电报陈宝琛、张佩纶因调此船争论情形，拨船既于闽无济，吴淞、长江防务亦殊吃紧，着不必拨往。管驾归总督管辖

，行止不能自由；张佩纶屡有「将管驾正法」之言，殊属过当。且言之轻易，恐以后号令不行。刻下事机万紧，总当遇事和衷，妥商筹办；不得各存意见，慎之』。

二十五日（丁酉），谕军机大臣：『刘铭传奏：「请调河南候补道何维楷办理煤矿」等语。福建台北基隆煤矿需员经理，何维楷现在天津，着李鸿章飭令该员迅赴台湾，交刘铭传差遣委用。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刘铭传奏：调员差遣等语。河南候补知府方策勋，着鹿传霖飭令该员迅赴台湾，交刘铭传差遣委用。将此谕令知之』。

督办台湾军务直隶提督刘铭传奏：到台日期，并筹办台北防务情形。得旨：『所陈筹办各节，均属妥协。刘铭传收复基隆，办理甚为迅速；仍着实力备御，毋稍疏虞』。

又奏：请飭曾国荃迅将澄、庆等四船遣回台湾。得旨：『迭据曾国荃、陈宝琛电报：「此时拨船赴闽，适以饵敌」。且江南防务，亦殊吃紧；已准其暂缓调拨矣』。

又奏：『台湾折件，请准由厦门、福州文报局转交天津县代递』。允之。

二十七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等：此次法人肆行不顾、恣意要求，业将其无理各节，照会各国。旋因美国出为评论，而该国又复不允。现已婉谢美国，并令曾国荃等回省筹办防务。法使似此逞强，势不能不以兵威相见。着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臣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目前法人如有举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并如何悬赏激励，俾军士奋勇之处？均着便宜行事，不为遥制』。

又谕：『电寄穆图善等：据张佩纶电称：「闽不足非陆军，请止客军以省帑力」等语。体察兵力、饷力，具见斟酌；已谕江西、湖北、湖南各军停拨。张佩纶就现有陆军，实力布置，以专责成。现在战事已定，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穆图善等，并着会商妥办。至该督等所报省外英、美船只一节，务当认真弹压，勿滋事端；并先将法人失和缘由，遍告各国』。

又谕：『电寄刘铭传：据李鸿章电称：「法人函请刘铭传到船，答以未奉旨，令法人上岸」等语。刘铭传不登法船，具有识力；嗣后如有此等诡计，切勿为其所给』。

二十八日（庚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彭玉麟：法人注意台湾，传闻有复踞基隆并扰澎湖之说，台南、北均形吃重。着彭玉麟等速拨吴宏洛五营或北军，携精械航海至旗后上岸。该尚书等力顾大局，必能妥筹援应，迅赴戎机

；以后并当设法接济军火。前拨方恭煦五营次扎厦门，应否赴台？着穆图善等遵旨妥速酌办。台湾情形，该将军等探确，速电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八。

秋七月癸卯朔，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闽省需用洋炮甚亟，着李鸿章速购德国大炮十尊、次炮二十尊解闽应用；并多购得力枪炮，留备分拨。前经该署督拨解台防军火，力顾大局；惟据称洋商不敢制造枪械等语。现在如能设法向德人商量，由彼包送，即多费水脚，亦所不惜；总以妥速为要』。

初二日（甲辰），谕内阁：『刘铭传奏「台北基隆炮台为敌攻陷，我军复踏毁敌营获胜情形」一折，法国兵船驶至台北基隆口岸，于六月十五日迭开巨炮，将该处炮台击毁；十六日法兵上岸直扑营垒，经刘铭传及总兵曹志忠等督军迎击获胜，敌兵溃败。刘铭传调度有方，深堪嘉尚；着交部从优议叙。尤为出力之记名提督福建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着赏穿黄马褂。提督章高元、苏得胜，均着遇有海疆总兵缺出，即行简叙；章高元并赏换年昌阿巴图鲁名号，苏得胜并赏换西林巴图鲁名号。副将王三星，着以总兵记名简叙；并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已革游击邓长安，着开复原官。其余立功将士及出力文武员弁，准其择尤汇请奖励。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着于内帑节省项下发去银三千两，赏给此次出力兵勇」。着刘铭传查明尤为奋勇者，传旨赏给。至基隆炮台，前据刘铭传奏：「修筑未能合法，本不足恃」；此次失事员弁，着免其置议。嗣后倘有守御不力以致挫失情事，定当按照军律从严惩办，决不宽贷。所有伤亡弁勇，即着查明请恤。另片奏：「解运军械、办粮转饷各员，恳请奖励」等语。基隆通判梁纯夫，着赏换花翎；县丞游学诗，着以知县补用；盐大使钱寿益，着免补本班以知县留原省归候补班前补用；游击孙安邦，着以参将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已革道员裕庚，着准其留营效力。又片奏：「道员朱守谟等，恳请留营」等语。记名道朱守谟、郎中罗廷玉，均着准其留营效力』。

初三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何如璋等：『迭据何如璋、张佩纶电：「请饬拨四、五船速到闽，方可阻法战；如仍延宕，误闽即误大局」等语。法舰集闽口，彼挫于台，难保不求逞于闽；增船诚为要着。南、北洋现无急警，且法尚愿商议，拨船谅不至被抢；着李鸿章、曾国荃各拨兵船二只克日抵闽，大局所关甚重，勿分畛域、勿存成见。法如蠢动，何如璋、张佩纶当竭力战守，不准以待船藉词诿卸。军火最要，彭玉麟等请饬南、北洋速向洋行定买，饵以重利，商令设法通融送交；着该大臣等妥速办理。据张之洞等电称：「粤军难再抽拨；章高元旧部八营现扎江阴，可拨数营援台」等语。着曾国荃传知程文炳赶募数营，即日东下填扎江阴。程文炳到后，再饬章高元旧部

赴台』。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据彭玉麟等电称：「吴宏洛五营万难调拨；前拨潮防五营，今再移五营。法正谋设法转粤，敌乘虚，粤可危」等语。所虑亦是。吴宏洛军，着毋调往。李鸿章、张之洞等均拨军械济台，粤并拨饷。刘铭传当力筹守御，毋稍疏虞』。

初四日（丙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穆图善等：据李鸿章电报：「法人先开炮击坏「杨武」船，水师七船沉没、船署亦报轰毁」等语。法人专行诡计，数日来我军未经先发，适堕术中。现惟在陆路合力轰击，以挫敌锋。着穆图善等会同张佩纶等飭陆军力遏敌氛，并将城守事宜严密布置；仍保护通商各洋行，免生枝节。一切情形，迅速电闻』。

初五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穆图善等：迭据李鸿章电称：「闽军与法接仗，击船轰厂」；尚未据该省电报，殊深廑系。此次法人诡计取胜，何璟等株守省城，不能援应；张佩纶等临事迟疑，未经先发，实属失算。顷又据李鸿章转电沪信，有「孤拔已死」之语。如果属实，我军似已获胜；正可鼓励将士，诱彼陆战。穆图善现扎长门，可以遏其出路。该将军、督、抚及张佩纶等务当同力协心，督率各军在陆路竭力截击；切勿坐待援师，致失事机。船厂如何情形？并着迅速电闻』。

初六日（戊申），谕〔内阁〕：『越南为我大清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肆其鲸吞；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等处，戕其民人、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君臣，闇懦苟安；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法固无理，越亦与有罪焉。是以姑予包涵，不加诘问。光绪八年冬间，法使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已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又撤使翻议；我存宽大，彼益骄贪。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军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属藩，与法国绝不相涉。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攻犯防营。当经降旨宣示，正拟派兵进取，力为镇抚，忽据该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该国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国明知其势处迫蹙，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于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飭各该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生衅。带兵各官，奉令维谨。乃该国不遵定约，忽于闰五月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在谅山地方直攻防营，先行开炮轰击；我军始与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兵，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定约和好二十余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实已仁至义尽。如果法人稍顾邦交，自当翻然改悔；乃竟始终固执，致启兵端

，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辄于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炮台，经刘铭传迎战获胜，立即击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而陆兵已在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轰毁船厂；虽经官军焚毁法船二只、击坏雷船一只并阵毙法国官兵，尚未大加惩创。该国专行不顾，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各路统兵大臣暨各该督、抚整军经武，讲求有素；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着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毋任蔓延。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刘永福虽抱忠怀，而越南昧于知人，未加拔擢；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收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拔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并特颁内帑奖赏；退缩贻误者，立即军前正法。朝廷于此事审慎权衡，总因动众兴师，难免涂炭生灵，故不轻于一发，此次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平，不得已而用兵；各省团练众志成城，定能同仇敌忾。并着各该督、抚督率战守，共建殊勋，同膺懋赏。此事系法人渝盟肇衅，至此外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着沿海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及各营统领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即法国官商教民有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亦当一律保护。倘有干预军事等情，一经查出，即照公例惩治。各该督、抚即晓谕军民人等知悉；倘有藉端滋扰情事，则是故违诏旨，妄生事端。我忠义兵民必不出此，此等匪徒即着严拿正法；毋稍宽贷，用示朝廷保全大局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又谕：『电寄何璟等：法人毁坏船厂，张佩纶等当专督陆军奋勇攻击，毋令久淹；穆图善赶紧堵塞海口，截其来往之路。南洋船不及敌船，且又不能进口，去亦无益。江西援兵两营，前经张佩纶电奏停止；今何璟等请援，已电飭江西兵速进。何璟、张兆栋当赶办团练，严备城防。建宁镇总兵张得胜素称勇往，即飭调带该镇兵队并另行募勇，星驰援省。张佩纶闻退扎鼓山，距马尾三十里；统带惶怯，将领无以禀承，何能制敌？法兵如登岸，总须乘其喘息未定，立予攻击；倘稍迟延，彼将筑台久占矣。务当奋勇决战；并将详细情形，迅即具折驰奏』。

又谕：『电寄杨昌浚：法人滋扰闽口、船厂被焚，亟须知兵大员统率劲军前往援助；着派杨昌浚督师克日赴闽。应调何路兵勇或迅速召募成军以厚兵力？需饷若干？军火由何处筹拨？即着妥速筹划，由电奏闻；再行降旨宣示』。

初七日（己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卞宝第：战局已开，军情万紧；杨岳斌深谙兵略，当移孝作忠，力图报称。着卞宝第传知克日募勇成军，出膺重任。该督由电覆奏，再降谕旨』。

又谕：『电寄曾国荃：据电称「刘铭传不愿调江阴旧部到南」等语。现在法扰闽口，台湾益警，亟须援兵，刘铭传断无不愿旧部赴台之理。着曾国荃慎遵前旨，即饬章高元旧部迅速赴台；一面传知程文炳赶募数营，即日东下填扎江阴。程文炳启行后，着卞宝第等迅募劲勇，克日成营，听候调拨。闽省需饷孔亟，着曾国荃转咨潘蔚：无论何款，先拨二十万赶解；并设法连米，源源接济。振武五营，速催赴援；该军行后，仍添募勇营候拨』。

又谕：『电寄张树声等：法扰闽口，军情万紧；着张树声督师往闽援助，迅率所部带足粮饷、军火，乘轮由福清县平潭登岸；港口水浅，令兵轮由广东拖带小轮船，换船入港。事较赴越尤急，该督素怀忠义，定能闻命即行；倘稍迟徊误事，严惩不贷。何璟等当固守待援，并飞饬海坛镇总兵派船引港，并派兵于濂浦一带驻守。敌如入犯，伺其换船截击；一面督同绅士，协团防守。穆图善、张佩纶均当督军力战，晓谕兵民：有能擒斩法兵、焚毁法船者，破格优奖；并将敌船辎重，全行充赏。总期同心敌忾，力挫敌锋。本日已谕催江西兵速进，并令拨饷运米接济矣』。

初十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曾国荃电报「法谋攻吴淞、长江」，该署督当严行戒备，所称彼国诡谋，万不可听。见法船即轰击、见法兵即开枪，均极是；实力为之。程文炳一军，着迅速催调，以厚兵力。法并拟攻台，着李鸿章传知刘铭传妥筹备御。李鸿章前拨军火已否到台？务须迅速运济。闻孤拔率船出闽口，志在北洋；李鸿章筹防周密，当益申戒备，期无罅隙。密筹订购枪炮，谅能办到；多多益善，以速为要。军火最难筹，各省旧有劈山炮、台炮、排鎗等件，应行修整配用；并着转电各该督、抚一体遵照』。

十一日（癸丑），谕内阁：『御史刘恩溥奏：「请于刘铭传、张佩纶二员中简任一人，暂权闽督」等语。封疆大吏，出自朝廷特简，岂臣下所能擅请；该御史所奏，实属冒昧。刘恩溥，着交部议处』。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何璟等：据电报长门金牌炮台被法攻毁，军事蔓延，省防危急；现在催调援师」。何璟等务当严密布置，坚定防守；穆图善、张佩纶仍择要驻扎，为省外游击之师。闽省安危，关系全局；该将军等均当竭力，勉之。闻孤拔有军船出口之说，确否？倘该船果他往，当严扼海口，勿任再行入犯；至要。有人奏：沪尾大基隆宜塞等语；着转电刘铭传察看酌办』。

又谕：『电寄杨昌浚：昨据电称：「拟抽调江、浙各营」；着曾国荃于北来恪靖七营中拨与四营，杨昌浚迅带援闽。前有旨命湖北、湖南、江西督、抚募劲旅一、二万人，着杨昌浚遴派将领前往；即于此项新募勇内，挑选成军。

闽省情形万紧，务当克日整备一切，迅赴戎机』。

十三日（乙卯），谕军机大臣：『电寄曾国荃：铭武军本系唐定奎所部，闻该提督现已病痊，即着曾国荃催令赴防统率旧部，以专责成』。

十五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据奏「遵筹督师援闽」各折片，所筹均是。法舰现出闽口，难保不增兵再犯；且攻台、攻厦，均在意中。着杨昌浚迅募勇营，克日赴闽。恪靖四营，曾国荃遵前旨拨往；应由何路前进？该漕督酌定电奏。所调浙江一营，即与刘秉璋会商调拨。漕运总督，已有旨令孙凤翔驰往署理；未到以前，令淮扬海道王加敏暂行护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九。

十六日（戊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佩纶等：据电报「闽省督、抚、将军三人，会檄长门九营、黄超群两营回顾省防，方勋五营进守长门，未与会商」等语。法船已报出口，即尚有船停留口内，亦应坚守长门，使彼船内外阻隔；岂可专顾省防，舍门户而守堂奥！穆图善等实属调度乖方！着张佩纶督率方勋五营扼守船厂。黄超群两营守厂本极得力，现扎何处？迅即奏闻。穆图善着仍督率张得胜统营驻守长门，不准稍有退缩；如省防有警，穆图善与张佩纶均应互商调派策应。现在移调各营，何以未见穆图善等电报？该将军、督、抚及张佩纶如意见参差、致有贻误，自问当得何罪？张佩纶如兵力不敷，即速募本地壮勇操练成军；所需炮械，已谕李鸿章设法运送矣』。

署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江防吃紧，铭武八营扼守江阴，势难抽调赴台』。得旨：『铭武各营既难更动，即着毋庸抽调赴台；仍着督饬各军严行扼守，并严催程文炳迅速带营东下，听候调拨』。

十八日（庚申），谕〔军机大臣等〕：『江南防务，现经曾国荃布置，尚为周密；福建兵力尚单，情形吃紧。本日已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浚现在召募勇营，克日启程，会同该省官军力筹备御，期于制敌决胜。左宗棠着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毋庸亲赴前敌。福建办防疏懈，该大臣当会同穆图善、杨昌浚等实力整顿，务使战守确有可恃。除前调北来恪靖七营及拨给杨昌浚恪靖四营归左宗棠节制调遣外，其余江南防军不得再行请调，以免顾此失彼』。

又谕：『电寄刘铭传等：闻法船于初十、十一日攻基隆，无大胜负。着刘铭传乘其兵未续到，如登岸极力攻击，挫彼兵锋。官军尚单，不敷布置；台多漳、泉、潮州客民勇敢可用，着即就台募练。需用军火，着李鸿章、曾国荃设法筹济；如一时运送不及，即先用抬炮、排枪等件，以应急需』。

又谕：『电寄曾国荃：据电称「杨昌浚指调李光久等四营援闽；又接陈士杰来函，烟台警亟，拟调李光久一营并添募二营赴东，请旨」等语。着曾国荃

即飭李光久率营迅赴烟台，交陈士杰调遣。杨昌浚赴闽，应否派何绍彩等营随往，着曾国荃会商杨昌浚酌度办理；一面由电奏闻。所称「杨昌浚行粮需银三、四万两，李光久各营川资募费需银一万两，均拟由淮运库拨发」，着依议行。提督陈由立，现据曾国荃称其谋勇兼优，即着飭令随同杨昌浚赴闽；俟鲍超到后，仍归鲍超调遣】。

命大学士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帮办军务，三品卿衔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以会商大臣兼署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来京。

赏己革山西布政使林寿图四品顶戴，为福建团练大臣。

十九日（辛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前调周盛波募勇赴津，兹据刘铭传奏：「台南防务紧要，请飭该提督赴台」；着曾国荃即传知周盛波，迅带所募勇营克日前往，统办台南防务。李鸿章如尚须添勇，着另行调募。周盛波驭军严整、操防认真，该大臣当加奖勉，令其奋力图报，不得因人言退阻。江苏候补道龚照瑗，着飭赴台湾，交刘铭传差遣委用。周盛波、龚照瑗到台后，刘铭传迅即奏闻。嗣后各省电信，凡有事关紧要者，除电奏外，仍另具折驿递；着李鸿章转电各大臣、将军、督抚一体遵照】。

又谕：『电寄彭玉麟：闻彭玉麟拟暂守沙角炮台，固属勇往。惟重臣宜顾全局，不可株守一台，况敌长水战、华长陆战，如基隆、马尾台毁，而陆兵仍胜，是其明证。该尚书务当加意慎重，以副朝廷倚畀】。

又谕：『电寄李鸿章：闽口外尚有法船七艘，当严防再战，自以扼守门户为要着；长门金牌炮台应赶紧修筑，附省要路节节严防。穆图善懍遵迭谕，和衷熟筹，妥为布置；一面详悉电奏。南台法领事，即令回国，不准逗遛。穆图善电称「粤新解水雷，请飭北洋派熟习艺徒数人，乘轮来闽」；着李鸿章迅速派往】。

二十日（壬戌），署湖广总督卞宝第奏：请飭闽省激励民团，协助战守。得旨：『所募勇丁，必须挑选精庄；不得仓猝召募，致营官等以老弱充数。闽省团练，已迭谕该将军等筹办，并派林寿图为团练大臣】。

二十一日（癸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据电称「转据卞宝第电称：程文炳援闽，湖北并无六营可调；湘、鄂亦难筹饷」等语。闽事紧急，卞宝第何得以营缺饷绌，不令援军速往；实属不知缓急。着卞宝第速拨鄂军四营并由程文炳另召二营，凑足六营之数；统率赴闽，不准稍延。器械由鄂拨给；洋械不敷，即用抬炮、排枪。启程饷需，鄂省酌拨；以后即由部拨。前飭湘、鄂募勇，仍应豫筹召募，庶几精壮足恃；免致仓猝成军，不暇选择。江阴拨出援闽之军，着曾国荃督飭刘连捷移营填扎，毋稍松懈】。

又谕：『电寄李鸿章：程文炳现由湖北率师赴闽，需用后膛枪炮，该省与南洋均少此项军械；北洋如能拨给，着李鸿章迅速酌解』。

二十二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陈士杰等：闻法国不得基隆煤，将谋威海卫。山东防务，着陈士杰懍遵迭谕，严密布置，务期战守足恃；该抚责无旁贷，不得稍有疏虞，致干重咎。并着李鸿章会同实力筹备，以杜敌谋。该省海防情形，吴元炳即行确查具奏』。

又谕：『电寄曾国荃：据电称「英轮装刘朝佑营渡台，稍慰廛系。该督拟买极大炮八尊分置吴淞、江阴，又欲购前后膛枪；所筹甚是，即着迅办。所需价银，如议办理』。

二十三日（己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等：据曾国荃电称：「洋轮难雇等语。闽防紧要，着杨昌浚督军迅由陆路进发，克日抵闽；不得藉词雇船，推诿延宕，致误事机。运台军火，着曾国荃设法妥速运解』。

二十四日（丙寅），江西巡抚潘蔚奏：遵飭何文元暂缓赴闽。得旨：『已续有旨，仍令各该营迅速援闽矣』。

二十六日（戊辰），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援闽渡台各营，分水陆取道前进，宽给饷需；并拨派营兵填扎江防要隘。得旨：『该督筹办各节，均属妥协』。

二十七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等：万培因奏「请仿照成法，抽收坐贾厘金专供团练经费，并令省城殷富捐输。台湾绅士林维源，春间捐银二十万两；台湾办团，未必需此巨款。请飭查明」等语。闽省办团需费，着杨昌浚、张兆栋会同林寿图酌议抽收坐贾厘金济用，遴委公正员绅办理。殷富之家能否捐输？并着酌量劝办。林维源捐款作何着落？有无中饱？即着确查具奏。若有余款，解充全省经费』。

命闽浙总督何璟来京，以漕运总督杨昌浚为闽浙总督；未到任前，以福建巡抚张兆栋署理。

二十九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刘铭传电报：「法调兵四千攻沪尾，台北万紧」等语。援台之军，虽已拨刘朝佑四营，尚恐无济；着李鸿章竭力设法援救，总以保全台湾为要』。

又谕：『电寄曾国荃：刘铭传电报：「闻法调兵四千攻台沪尾，法船已到，口门闭塞；台北万紧」等语。刘铭传孤军待援，刘朝佑四营现往一千，尚未全数前往；着曾国荃迅速雇船续装赴台，并竭力另筹援应。一面设法，一面电闻。吴淞堵塞留一活口，愈窄愈好，不必二十五丈之宽。该督所称「法船有三、五只到口外，立即堵塞」；万一临时赶办不及，必致误事，务必豫为筹定，确有把握。英商订购大炮，十个月方到，未免太迟；着再筹商提早，方可应

急』。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

八月壬申朔，谕内阁：『穆图善等暨张佩纶、何如璋先后具奏「法兵攻击船厂炮台，官军接仗情形，自请议处治罪」各折片，法人乘上海议和之际，潜使兵船入泊福建马尾等处，中国素重诚信，并未即行驱逐；乃该国包藏祸心，不顾信义，七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马尾法船乘我猝不及防，先行开炮攻击。我军合力抵敌，兵、商各船多被击毁。各军于濒危之际，犹复奋勇接战，击坏该国兵船、雷船三只。初四等日，法兵猛攻登岸；经提督黄超群、道员方勋、都司陆桂山督队击退。法兵旋攻馆头、田罗湾、闽安等处，希图上岸据扰；经张正兴、蔡康叶、刘光明督队击却。穆图善驻守长门等处，督饬总兵张得胜、副将洪永安、守备康长庆等率队截剿，毙敌甚多、击翻敌船二只；以炮台门皆外向，敌由内击，致为所毁。此次因议和之际，未便阻击，致法人得遂狡谋；各营将士仓猝抵御，犹能歼毙敌人多名并伤其统帅，其同心效命之忱，实堪嘉悯。所有击退上岸法人出奇制胜之提督黄超群，着以提督遇缺题奏，并赏穿黄马褂；道员方勋，着以道员遇缺题奏，并赏给达春巴图鲁名号；都司陆桂山，着以游击尽先升用，并赏给捷勇巴图鲁名号；击翻敌船、夺获军器之副将洪永安，着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给绷僧额巴图鲁名号。其余出力之水陆将弁，着穆图善、张佩纶先行传旨嘉奖；并从优保奏，候旨施恩。力战受伤之都司孙思敬，着以游击补用；阵亡之高腾云及受伤之宋锦元、沈懿林及其余阵亡受伤各将弁，均着查明分别奏请奖恤。并着穆图善、张佩纶于前颁内帑备赏项下，择其打仗尤为出力兵勇及阵亡之官弁兵勇家属，分别核实赏给，毋稍疏漏。闽浙总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无布置，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着即行革职。福建巡抚张兆栋株守省城，一筹莫展；着交部严加议处。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于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开缺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陆路援兵，张佩纶辄以陆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从事张惶，毫无定见，实属措置乖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浚、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毋稍疏虞。至沿海战守事宜，各该督、抚当懍遵迭次谕旨，督饬各营认真戒备；不得稍涉大意，致干重咎』。寻部议：『张兆栋、何如璋革职，张佩纶降二级留任』。从之。

帮办福建军务漕运总督杨昌浚奏：请提漕库、淮关银两，作为援闽协饷。允之。

初七日（戊寅），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水师提督彭楚汉近于营务极为废弛，并有虚报兵额、克扣军粮情事。任用游击窦壮龄，声名狼藉；厦门守口轮船，彭楚汉率行调往他处，不知何意！距厦八十里之金门地方，兵力颇单；请飭该提督据险扼守。厦门军火、粮食俱乏，请该督转飭兴泉永道酌提奖金，派员迅赴广东购办军火。其漳州府属产米之区，应令该道移咨汀漳龙道开禁，以济军食。总兵吴鸿源办理民团，颇资得力；近闻募勇前赴台湾，深恐接办无人，团防废堕』等语。福建防务现尚吃紧，若统兵大员不能得力，其何以资战守！着左宗棠、杨昌浚查明彭楚汉如有前项情弊，即行严加训饬；务令将在防各营认真整顿，不得信任劣员，致滋贻误。金门兵力，是否单薄？

应否飭令该提督妥为兼顾，俾成犄角之势？军火、粮食，能否按照所奏购买？吴鸿源现在已否前往台湾？该省民团是否必须吴鸿源一手经理？均着该大臣等酌度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初九日（庚辰），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台湾府风灾情形。得旨：『览奏被灾情形，殊堪悯恻。即着飭属赶紧妥筹抚恤，毋任失所』。

十二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现据英国及日本使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称：法有五船在山东庙岛地方游弋。本日该衙门复接李鸿章函称：「法有四船前往庙岛」等语。法人情形叵测，亟应议筹防范，着陈士杰严飭各营勤加侦探，遇有法国兵轮驶进，即行实力轰击，勿为所乘；并着李鸿章随时策应，以壮声援。现在台湾防务极为紧要，刘铭传所调江南各营，据曾国荃电称已有三起携带军火前往；援军渐集，兵力较厚，着李鸿章电知刘铭传严密守御，不得稍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有人奏：「福州山多田少，每年粮食全恃台湾，浙江接济；请于江西河口陆路至福建崇安凿修栈道，又于河口、崇安各建仓座，以便转输。梅花港、连江县道添设水雷，五虎门以内添设木簰，守以重兵」等语。所奏是否可行？着穆图善、杨昌浚、张兆栋、张佩纶悉心体察，妥筹办理。原折均着钞与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有人奏：「台湾孤悬海外，援守悉难。拟请开小河、钉梅花椿，诱与接战；于要隘处筑炮台、塞木簰以攻敌，开矿、烧山取木利以济饷，联渔团保甲以顺輿情，购洋枪、造火药、募泅人以备急需。并抚番开荒各事宜，次第行之」等语。台湾地势险要，物产富饶；刻下防务戒严，如能就地取材，加意筹备以保严疆，自系上策。所奏各节，着刘铭传详度情形，妥筹办理。原折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穆图善等：陈宝琛电称：「林寿图以病辞团练之命」等语。闽事紧急，特命林寿图办团以辅兵力，该前司自当竭诚图报，辅助官军即以保卫桑梓；何至托词诿卸，固辞朝命！着穆图善、张兆栋传知该前司将团防迅筹办理，毋稍迟延』。

十四日（乙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何璟：据张兆栋电称：「督、抚两署公事綦多，深虑兼顾难周」等语。何璟着缓离任，俟杨昌浚到后再行交卸』。

又谕：『电寄卞宝第：杨岳斌拟即遵旨募勇教练，忠勇可嘉。湖南募就六营，着即交该前督统率，认真训练，迅往江南帮办军务；与曾国荃随时会商，妥筹战守。此旨，卞宝第速咨杨岳斌遵照』。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赴闽渡台各援军次第亟行。报闻。

又奏：唐定奎力疾到防，统带铭武各营。报闻。

十五日（丙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等：据李鸿章电称：「闽口法船大队南行」等语；其为复犯台湾，自无疑义。台防万紧，刘铭传务当勤加侦探，极力备御。曾国荃、穆图善等无论如何为难，仍当设法与台互通消息，妥筹接应。如台北不能登岸，其台南一带但有可通之路，务即相度绕越，渡台应援；不准稍涉藐视。广东距台较近，并着彭玉麟、张之洞等急筹接济。李鸿章如有可设法之处，亦着一体详筹；务使台湾兵械，一切无缺乏之虞；俾得保卫岩疆，以慰廑念。闽口亦宜加意严防，着曾国荃咨催杨昌浚迅速赴闽；到后即与穆图善妥商调度、互相策应，立固该省门户，毋得专顾省城。未到以前，着穆图善等就现有兵力，严行戒备，勿为所乘』。

又谕：『电寄曾国荃：据李鸿章、曾国荃均电称：「「华安」船在淡水被法拖往马祖澳」等语。前据曾国荃电：渡台之勇雇英轮装送，费极重船价（原文）；李鸿章何以又称此船系邵友濂等购备？着曾国荃确查覆奏：第二批系初四开行，勇丁已否登岸？第三批业经折回，曾国荃何以称二、三批人财两没？着一并详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十六日（丁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岑毓英等：昨据李鸿章电称「闽口法船大队南行」，今复有基隆失守之信。法人无厌，惟有攻其必救，直逼西贡等处，应使分兵西援，台湾乃可稍松。前谕令岑毓英、潘鼎新合力进兵，着即迅速前进，并激励刘永福率军进战，先攻克大原、北宁各城；越南义民如有可为内应，务当设法联络、内外夹攻，俾法人无可驻足，自可直达南圻，以期牵制』。

又谕：『电寄左宗棠：迭据电报，闽口法船大队南行，自必注意台湾；本

日有基隆已失之信。闽防紧急，左宗棠现时行抵何处？着即迅速前进，妥筹调度。该大臣固勿庸身临前敌，刻下必须驻扎闽境，乃可就进调遣；目前以保全台湾为最要。左宗棠熟谙方略，务当竭力图之。此旨，着曾国荃转行知照】。

十八日（己丑），督办台湾军务直隶提督刘铭传奏：「台湾危急，接仗情形」。得旨：『前有旨，令南洋、闽、粤速筹援应；着刘铭传就现有防兵严密布置、力筹战守，并将军情随时迅速电奏】。

十九日（庚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据电报「接上海两电，似台北无恙」等语。刘铭传力支危局，稍慰廑念。台防紧急万分，必须赶紧接济。前调未赴各营，仍应设法往援。如兵勇未能立时启程，即先多连军火、器械前往。刘铭传就地募勇，亦可应用。着李鸿章、曾国荃竭力筹划，不惜重费，愈速愈好；总以保全台湾为主。广东距台较近，着彭玉麟、张之洞不遗余力，赶紧援济。台南防务，并着转电刘铭传督饬刘璈严密守御，毋稍疏虞。法船既驶至川茆山外，又据电报祇存五号。法人叵测，长门总应严防，着穆图善等赶办堵塞海口，以固门户】。

二十日（辛卯），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刘铭传奏：「长江太湖水师，急宜改制」；又据道员徐承祖条陈「长江水师，宜参用小轮船」各等语。长江太湖水师，前经曾国荃会同彭玉麟创立奏办，行已多年；现若改用小轮船，较之长龙、舢板等船果能得力，自当因时制宜，以收实效。即着彭玉麟、曾国荃、李成谋将刘铭传等所陈各节，悉心会商，妥议具奏。原折呈均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谕知彭玉麟、曾国荃，并传谕李成谋知之】。寻彭玉麟等覆奏：『长江水师，未便改用轮船】。报闻。

二十一日（壬辰），署湖南巡抚庞际云奏：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在籍募勇，听候谕旨出师。得旨：『着传知杨岳彭，即将湖南现有八营归其统带，毋庸另行招募】。

二十二日（癸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潘鼎新：据李鸿章电称：「苏元春攻克陆岸县，游击陈桂林重伤；请优奖」等语。该军奋勇可嘉，着潘鼎新将详细情形速奏；陈桂林应行奖励之处，奏到时降旨。伤亡勇丁，并查明请恤。台北军情紧急，非滇、黔兵一意进取，不足牵制法兵；着该抚督饬王德榜等军设法前进，不得以攻坚不易为辞，稍涉松劲】。

又谕：『电寄刘铭传：据李鸿章电称「法兵登岸接仗，刘铭传弃台基、保后路；法兵带械器掘煤，募土勇为兵」等语。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据！着刘铭传乘其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立功者予上赏，退缩者即正法。台湾孤悬海外，他处接济缓不济急；刘铭传当联络绅董因地劝捐，如军械缺乏，即中国军器亦可应急。台地

巨族多养私丁，可急召头人，重赏募用。法人甫至，即能雇募土勇；刘铭传驻台多时，何以不克收为我用？日来军情，迅速奏闻』。

又谕：『电寄左宗棠等：法兵现占基隆，台北府城万紧；着派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即带湖南现有八营迅赴福建，驻扎漳、泉一带，联络该处士绅土勇设计渡基，暗结台民，速图逐法之策。此旨，着分寄左宗棠、穆图善、杨昌浚等知悉』。

二十四日（乙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基隆要地，断不容法国久据。迭饬李鸿章等援济，恐海道梗阻，势难速达，惟有就地设法。台湾银米尚不缺，且多富户豪民，亟应收为我用。洋兵最患夜战，若以团勇助战，分作十余起，日夜扰敌；乘其困乏，并力击之，当可取胜。台北林姓曾集团助战，尤应切实激励。如绅民中有能纠义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赏。刘铭传向有谋略，着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饷者从优给奖，成功后奏请蠲粮；均即遍行晓谕；总期兵民合一，力复要区，以纾廛系。此旨，着李鸿章转电刘铭传遵照』。

予兵轮师船阵亡福建游击吕翰等四十六员优恤。

二十五日（丙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据曾国荃等电报：「官军十七日复基隆，五路围攻，毙法兵甚多、夺获枪炮多件」。刘铭传运筹决胜，谋勇兼优，深堪嘉尚！俟详细情形奏到，再降谕旨颁赏内帑，优奖出力人员。现在台地军械足用，兵力尚单；着遵前旨就地召募并激励民团，严密筹防、尽力攻击，以挫敌锋。闻法人雇土人驱赴前敌，多被歼戮；着刘铭传晓谕居民，引以为戒，勿为敌诱。台北各地方官，着随时督饬妥筹战守，合力办理』。

又谕：『电寄各省将军、督、抚：据曾国荃等电称：「官军十七日复基隆，毙法兵五百余、溺毙无算，降者数百」等语。闻法藉雇工为名，诱土人以利，到船则逼之剪发易衣，驱赴前敌；此次基隆杀者、降者多此辈。着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剴切晓谕居民，引以为戒，勿为敌诱。潮州、温州均有毁虏教堂之事，波及他国；现在筹办军事，不可别生事端，尤当联络与国以孤敌势。着各将军、督、抚饬属妥筹保护，随时弹压，是为至要』。

二十六日（丁酉），谕〔军机大臣等〕：『沿海办防，兴筑炮台糜费甚巨。此次福建用兵，长门炮台全不足恃，皆由兴建之时并未切实讲求，以致临时误事。闽省如此，他省炮台亦未必尽能合法；亟应及早计议，各就现有炮台认真试验。务期守御足恃，并先博采众议，悉心参考。前据刘铭传详陈炮台图式并编修锺德祥、朱一新、刘宗标、州同刘峻德各陈兴筑守护之法，是否有可采择？着该将军、督、抚等详加酌核，妥筹办理；并咨取刘铭传所拟图式采用。

又据侍读志锐条陈战守事宜、教职陈麟图条陈避炮之法、主事余恩谥请饬广设水师学堂，并着查照所陈各节，随宜酌办。原折本，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盛京将军、福州将军、直隶、两江、两广、闽浙各总督，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各巡抚，并传谕长江水师提督知之』。

又谕：『前据刘铭传奏：请设局译刻泰西各书；徐承祖奏：使臣宜购书排印；余思谥奏：请购外国舆地图说各件等语。西学各书精粗不一，当择其至精者译刻采用；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知照出使各国大臣，将西洋各书及舆地图说分别选择，咨送该衙门酌量汇刻，颁发各省。并将中国所有论海防各书，一并采择』。

又谕：『前据刘铭传奏：「洋面水师兵船，宜次第筹办」等语。外洋设立水师，系属制胜要策；前经张佩纶奏请设立七省水师，当令南、北洋大臣会同妥议。着李鸿章、曾国荃将该提督所陈办法，与张佩纶前折一并参酌议奏。又据教职陈麟图奏：筹办商务，莫急于织办洋布、呢布；编修朱一新奏：开采煤铁兴织洋布绒呢，宜择廉干之士各等情。开采煤铁，易滋弊端；苟非得人而理，其何以裕度支而济饷需！至洋布呢布，曾经试办；如果行之有效，自当饬商开拓，以收利权。并着该大臣等悉心酌核，妥筹办理。原折单均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提督刘铭传奏：船政局、机器局宜加整顿；主事余思谥、教职陈麟图奏：请整饬机器局；编修朱一新奏：请于湖北、江西近水之处，添置机器局各等语。福建船政局自被轰后，机器尚未损坏；自应一面修理，逐渐整顿。其天津、上海等处机器局开设有年，不惜多费帑金，原期制造精良，乃可适用；现在海疆有事，军火枪炮尤应宽筹备用，以应急需。着李鸿章、曾国荃、杨昌浚、卫荣光、张佩纶按照该提督等所陈各节，实力整顿厘剔弊端；并将军火等项，多为储备。其湖北、江西应否添设机器局并军火公司是否可行？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国荃、卞宝第、彭祖贤、潘蔚妥筹具奏。此外设有机器局各省，并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各该督、抚一律整顿。原折单均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谕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由四百里谕令李鸿章、曾国荃、杨昌浚、卞宝第、卫荣光、彭祖贤、潘蔚、张佩纶知之』。

又谕：『前湖南提督罗大春，着刘秉璋传令前赴左宗棠军营听候差遣委用。将此谕令知之』。

二十七日（戊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据曾国荃电：「法船泊攻沪尾，经孙开华击败；南路土匪蠢动，运道梗塞」等语，法在基隆受此大创，自必分扰他口；着刘铭传督饬孙开华各军极力堵击，勿任驻足。南路土匪蠢动，刘铭传势难兼顾；严饬刘璈或剿、或抚，务须赶紧肃清内患，兼备

各口；仍随时接济台北粮饷、军火。如款项短少，先向绅商暂借，解到即还」。

二十九日（庚子），谕〔内阁〕：『电寄穆图善等：据陈宝琛电奏：「吴鸿源新召漳、泉勇千人，请饬赴台助剿。淡水林绅急公，曾充日本领事之刘寿铿，现馆其家」等语。台防兵单，军情万紧，较厦尤重；应先其所急。着穆图善等饬吴鸿源带勇迅速设法赴台援助。林绅急公可嘉，着刘铭传传旨奖励，饬令集团助战。刘寿铿素悉洋情，才智可用；即助其调度，与官军合力御侮，同膺懋赏』。

又谕：『电寄穆图善等：台湾军情紧急，饷项支绌；昨饬向绅商借用。着穆图善、杨昌浚、何璟等设法接济，并筹还借款，以应急需；毋任缺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二。

九月初二日（癸卯），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厦门兵力甚单，请饬该督、抚会同团练大臣择公正绅士与该处提、道筹办团防。吴鸿源所造龙艘数只，即交该镇旧部千总陈汉管带巡缉洋面」等语。吴鸿源现令赴援台湾，该镇所办厦门团练，接替必须得人；着穆图善、杨昌浚、张兆栋遴选绅耆会同地方文武妥为办理，并派弁认真巡缉洋面，毋任松懈。至所称寄居厦门之捐职洪廷琛及捐职林远芳等家皆殷实，请饬劝捐巨款以为团练经费一节，并着查照所奏，酌量筹办。原片均着钞给阅看。再，台湾至福建内地，现饬刘铭传于鹿港设立海线，以通消息；着穆图善等妥商速办。台地产磺、不产硝，并着设法运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有人奏：「台防孔亟，请饬绅商捐输并举办电线」等语。据称台绅林维源等家资殷实，着刘铭传遴委妥员驰赴各县设法借用劝捐，毋得藉端勒索。其府城至基隆设立电线，并鹿港安放海线以达蚶江再接陆线之处，即着刘铭传查照所奏，咨商杨昌浚等妥速筹办。原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曾国荃：前有旨，令曾国荃传知周盛波赴台办防；已否募勇起程？台防万紧，务令迅速前往；应如何设法渡台？一面赶办，并速电闻』。

初四日（乙巳），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行抵江宁，会商两江总督曾国荃拨调勇营，随带入闽。得旨：『着该大臣即将各营调齐，赶紧部署启程，接续进发』。

初五日（丙午），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刘铭传奏「条陈海防事宜，开单呈览」一折，据称「各省新募勇队，或未经训练、或拘执旧法，乌合之众难以御敌；亟宜制定军制，勤加操演，务使器械、口令等项一律精熟。俟越事定后，酌量裁并。至绿营练军章程，拟令各省推广办理；度饷项之盈虚，定

兵数之多寡。五年全数练齐，更番调练，周而复始；酌加口粮，汰弱留强，多一可用之兵，即少一外募之勇」等语。所奏各节，不为无见。着各直省督、抚酌度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原单均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刘铭传：有人奏：「台湾产磺不产硝」；初二日，已谕福建将军、督抚设法运济，尚恐缓不济急。闻台地素产盐斤，亦可自行采炼；着刘铭传派员赶办应用』。

初六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前谕曾国荃传知程文炳毋庸赴闽，即率营改驻崇明。现据该督电称：崇明无须屯扎重兵等语。程文炳一军，如已入闽境，即着迅赴台湾援剿；周盛波新募各营，改赴天津北塘一带助防。如程文炳所带各营离闽尚远、折回较易，着即统带北来，归李鸿章节制调遣；周盛波仍赴台湾。该督即电知曾国荃遵照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据曾国荃转递刘铭传电称：「军士苦守，望救甚急」等语。法攻沪尾等处，复有封海之说，凶狡已极！台防关系东南大局，必须从速拯援。南、北洋兵轮尚多，即着李鸿章、曾国荃选拔得力快、碰、胁等船各六、七艘，多带兵勇器械，会齐连檣并进；或由新竹、或另由他口登岸，务期兵械足敷台防之用。船多势盛，如中途闻警，尚可相机策应；倘兵力相敌，仍当一意前进，勿稍退缩。此次专主运送兵械，与闽口助战不同；该大臣不得狃于成见，坐视不救。刘铭传一面督军固守并就地取材，出奇制胜，建不世之功，受不次之赏；勿徒焦灼，转损锐气。泉州之蚶江对渡即系鹿港，穆图善亦可由此路设法运济；并着赶紧筹办』。

初七日（戊申），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台北等处遭风，请筹款抚恤。得旨：着该督、抚确查被灾情形，妥筹抚恤，毋任失所』。

初八日（己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刘铭传：据李鸿章电称刘铭传电报台防紧急情形；法人专注台湾，刘铭传谋勇素优，务当力筹胜算、迅图恢复，渥膺懋赏。虽事机棘手，惟当慎重图维，不可徒事焦灼，轻于一掷。据李鸿章称难以拨船往援，现在另筹办法；该提督一面竭力设法，不得观望待援，致长敌焰。台湾孤悬海外，富绅产业在彼，欲去何之！仍当剴切晓谕，俾知大义，联络民团共图御法之策。左宗棠请募生熟番万人，以资守御；是否可行？着刘铭传与刘璈酌办』。

初九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添募勇营并宽筹行营经费，请饬部先拨的饷」一折，法人注意台湾，左宗棠拟添募勇营，自系为军务紧要起见；惟闽省原有兵勇本不为少，近杨昌浚及该大臣带往者又有十余营，并令杨岳斌带八营继进，程文炳、周盛波两军中亦必有一军赴闽。目前台防

紧急，兵械一切苦于无船装运，并不患陆兵之少；该大臣历遵前旨在闽境驻扎，毋庸身临前敌，自不必亲统多营。所请添募勇营之处，俟到闽后与杨昌浚将兵数、饷数统筹全局，通盘画计，究竟闽省能筹若干？尚须若干？再行奏明请旨。该大臣月饷银十万两，着户部筹款拨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曾国荃等：有人奏：「『华安』船尚可运济台防军火」；着曾国荃设法运送，以应急需。粤省离闽较近，如兵勇一时难往，张之洞务须接济军械；刘铭传所募台勇，庶不致徒手从事』。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拨营赴闽接守要隘。报闻。

初十日（辛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台防紧急，迭飭南、北洋拨船援救，李鸿章等均因船少未能拨往；现在事机更迫，岂能坐视不救？南、北洋所有轮船，除保护炮台至要之船准其酌留外，着李鸿章、曾国荃商定统带得力之员，督率多船前往闽省洋面；如有可乘之机，并力进攻，以解台湾之危。此次拨船赴闽，与马尾各船群聚一处不同；以散击整，临敌决胜，全在统带官出奇应变，迅赴戎机。本日据张之洞电称：「法封全台口，禁华人及书信登岸；请飭力商各国商船谋探信之策」等语。台湾近日确情，务即设法侦探电闻』。

江西巡抚潘蔚奏：遵募四营赴闽应援。报闻。

又奏：拨振武两营启程赴闽日期。得旨：『其未启程之振武一营，着即毋庸赴闽』。

十一日（壬子），谕〔内阁〕：『吏部奏「遵旨严议处分」一折，福建巡抚张兆栋、前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均着照部议即行革职』。

谕军机大臣等：『徐承祖奏「谨陈全台要务」一折，所奏不为未见。法人攻占基隆，必须迅速驱除，勿任久占为患。本日已有旨，将刘铭传补授福建巡抚，仍驻台湾督办防务，更属责无旁贷；着即极力筹办，以副委任。台北富绅林姓，迭谕刘铭传晓以大义，令其集团助剿；着即查明该绅职名具奏。徐承祖所请飭令该绅总办借饷团练事宜，如事属可行，即着奏明办理。台湾军火缺乏，着李鸿章、曾国荃、杨昌浚、张之洞、倪文蔚设法接济；法人有封海之说，全台口岸甚多，必有可以运送之处。前据刘铭传电称「可由新竹登岸」，着该大臣遴派精细员弁妥为运解；或由外国商船受雇包运，给予重价；并着妥为筹办，毋稍膜视。台郡土匪蠢动，着刘铭传督饬地方官弹压解散，速靖内患。原折均着钞给闽看。据杨昌浚电称：「台湾饷绌，已飭司设法接济」；具见力顾大局，即着迅筹解往。吴鸿源所募两营，着该督饬令设法渡台助剿，毋稍迟延。彭楚汉现拟雇鱼船渡新竹、鹿港，藉通文报，并着传知该提督妥为办理。闻马江之战，「杨武」轮船击中法船，炮子并未炸开，经洋人剖视，有炭无药

；此必有人从中作奸，致有此事。嗣后统兵大臣等于所用军火，务当遴派委员经管，随时详加检点，以资利用；勿稍疏忽。此旨着李鸿章先行分别摘要电知各处，以期迅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仍驻扎台湾督办防务。

十二日（癸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澎湖居台、厦之间，孤悬海中；该处筹防，是否周密？着杨昌浚、刘铭传、彭楚汉妥为筹备，毋稍疏虞。法人注意台湾，各处口岸防兵如能敌至即击，庶可挫敌焰而折阴谋』。

十三日（甲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刘铭传八月十五日奏报「接仗情形」已悉。所请治罪之处，加恩宽免。前已迭谕南、北洋拨船援应，该抚当督军固守并设法抵御法人，毋任久占基隆。援军一时难到，总须就地取材。闻居住大稻埕之知府陈霞林豪侠可用，举人连日春、潘成清、陈树蓝均有乡望；富绅林维源现在避匿，闻厦门举人陈宗超为该绅所信，可令赴台寻觅。着刘铭传婉词劝勉，借饷办团；以大义感动，勿得勒派。据李鸿章电称：已拨银十万两，并嘱杨昌浚潜运银二十万赴台；如已运到，军心可振。盛昱等奏：「南澳、厦门可绕至后山苏澳等处登岸运送军火」等语。李鸿章、曾国荃务当迅速筹办，并与张之洞、杨昌浚电商；凡有可以援台之处，竭力筹划，切勿畏难坐视』。

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奏陈「基隆、沪尾接仗情形」。得旨：『台防万紧，朝廷殊深焦虑；昨又谕南、北洋大臣派拨兵轮援应。刘铭传素有谋略，务当勉力筹防，联络绅民；并出奇制胜，挫彼军锋，以保台湾全局。所请治罪之处，着加恩宽免』。

十四日（乙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左宗棠奏「筹议援台」一折，着照所议，南洋派兵轮五艘，北洋派兵轮四、五艘，在上海会齐；杨岳斌统带八营由溪口搭轮赴沪，即统领各兵轮赴闽，先至厦门，探明法船情形，绕至鹿港等处登岸，相机援剿。李鸿章、曾国荃即将兵轮派定，并电知左宗棠、杨岳斌遵照。程文炳、周盛波两军调度，着李鸿章等遵照九月初六日谕旨办理』。

十五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昨谕李鸿章派兵轮四、五艘赴沪，与南洋所派各船并交杨岳斌统领赴台援剿。封河在途，着李鸿章迅即派往，勿稍迟延』。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三。

十六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纪泽：据电称「倘不索兵费，津约可照否？迄速谕，以便酌覆法之密探者」等语。法人肇衅，现踞基隆

，惟有力筹攻取，期操胜算。如彼果悔祸，照会曾纪泽转圜；即由该大臣电奏。惟中国亦有应向彼拟约之条，届时谕知该大臣与津约一并酌度办理』。

又谕：『电寄杨昌浚等：闻台湾之可通大舟者，有南路之打鼓、东港；其蛸港、笨港胥通小舟，笨港并有小港可达鹿耳。我师由厦门而澎湖、而鹿耳，则台南、北均可策应。昨谕杨岳斌统领兵轮援闽，着杨昌浚将进兵之路与该前督妥商。惟该军到尚需时，着杨昌浚先拨兵勇探明路径，赶紧设法渡台援剿。台郡之人素习水性，并着酌量募勇。有人奏：「应令道员林维源、知府陈霞村督办台北团练；该二员平日龃龉，请谕飭尽释前嫌，齐心保卫。台南、嘉义团务，令知府陈兴年募办。凤山等处，由林维源等保举绅士办理」等语。台人勇敢，亟宜办团以辅防军，共图逐法；着杨昌浚知照刘铭传妥速筹办。闻法船泊连江县属南竿塘二、三艘，损伤待修；着转电杨岳斌于赴闽时先将该处船袭剿。孙开华力战挫敌，着先行传旨嘉奖，俟奏到加恩』。

十八日（己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据电称「援闽兵轮，北洋祇有二船，南洋亦实祇三船」等语。前据左宗棠奏：已与曾国荃商派南洋五船赴援；何以又称祇有三船？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犹敢意存膜视，不遵谕旨，可恨已极！曾国荃着交部严加议处；即多派兵轮与李鸿章派出之船在上海会齐，驶往福建交杨昌浚调遣，速解台湾之危。该大臣等倘再迁延观望、致误戎机，自问当得何罪？左宗棠在江宁发折，尚未奏报启程；着即迅速赴闽调度。杨岳斌现已行抵何处？并着曾国荃电知该前督速由汉口乘轮赴沪，带营援闽，毋稍迟延』。

又谕：『电寄彭玉麟：台湾情形万紧，前迭谕广东接济军火，何以迄未覆奏？本日已严谕南、北洋拨船赴援，尚恐船少无济；广东离闽较近，着彭玉麟、张之洞商派兵轮、挑选得力兵将，速往助援，目前总以救台为最要，彭玉麟如能部署一切，亲自乘轮赴闽与杨昌浚会商援救，必更得力；着迅速电闻，以慰廑系』。

十九日（庚申），谕内阁：『刘铭传奏「法军攻扑沪尾，官军接仗获胜情形」一折，法船分泊台北沪尾等处，八月二十日法兵猛扑上岸，提督孙开华督军分路迎击，提督章高元等亦带队进剿，法兵挫而复进者数次；我军短兵相接，孙开华率队直前，阵斩执旗法将一名并夺其旗，毙敌约三百名，敌势不支，纷纷溃败，其退至海边争渡覆溺者无算。在事尤为出力各员，自应优予奖励。署福建陆路提督记名提督漳山镇总兵孙开华，身先士卒，忠勇善战，深堪嘉尚；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并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以示优奖。提督章高元，据奏前于基隆案内已邀恩奖；总兵刘朝佑，系该抚侄孙；均未奏请奖励。该提督等均

着战绩，自应一体加恩。章高元、刘朝佑，着各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把、大荷包一付、小荷包二个；章高元并交部从优议叙，刘朝佑并赏加提督衔。提督龚占鳌冲锋陷阵，卓著战功；着赏穿黄马褂。总兵李定明、提督朱焕明均着交军机处存记，遇有各省总兵缺出，先行请旨简放；李定明并以提督记名，赏换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游击范惠意、孔光治均着免补游击参将，以副将留于闽、浙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范惠意并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副将毕长和、陈永隆，以总兵记名简放，总兵梁秉成着赏给克勇巴图鲁名号，并赏加提督衔。沪尾营守备萧定邦，着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军功张李成，着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赏加都司衔。陈振泰、黄国添、蔡国梁均着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给五品蓝翎。从九品刘恕着免补从九品县丞，以知县留于福建补用。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发去内帑银一万两，赏给此次出力兵勇」。着刘铭传查明尤为奋勇者，传旨赏给。该抚务当激励将士同心御侮，共奏肤功，渥膺懋赏」。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请将署津海关道盛宣怀罢斥」一折，盛宣怀屡被参劾，物望未孚；着开去津海关道署缺。惟其才尚堪任使，可留于直隶另行差委。又据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奏：「道员黄瑞兰曾办水师营务，若令赴援台湾，足资臂助」。直隶候补道黄瑞兰已谕令前赴天津，着李鸿章将所拨轮船二只，即令黄瑞兰会同该船统领带往福建，交杨昌浚差遣，饬令速援台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曾纪泽：总署据赫德云：「茹斐礼对议院说：着仍照津约即了事。英国因法封禁台湾海口，商船不便，已问法，尚无回信。英大臣可与法商议中法事件，中国若有一定了事办法，愿从中调处」等语。现在力筹战守，决不因基隆未复，草率允和。倘英外部来议转圜之事，该大臣当持论正大，不伤国体；如何措词，即行电奏，勿先擅许。前电称密探一节若何？即速电闻』。

又谕：『电寄杨昌浚：台事万紧，亟须设法援济。闻由蚶江至鹿港海口不通兵输，可进小舟。着杨昌浚迅拨兵勇饷械、多雇船只，分起陆续运往，勿稍迟延；并将办理情形，由电速奏』。

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刘铭传奏：历陈台南、北危困情形，请以中原全力援救。得旨：『现谕令南、北洋大臣调拨兵输，克日前往援剿；并令杨昌浚将兵饷军火，妥筹接济。该抚务当激励将士、联络绅民，妥筹战守，迅复基隆，毋稍松劲』。

又奏：派总兵曹志忠所部六营进扎水返脚山岭。得旨：『着该抚督饬曹志忠妥筹布置，毋稍疏虞』。

二十日（辛酉），谕军机大臣等：『潘霨奏「台疆事亟，密缮条陈以备采择」一折，法人现占基隆，亟应督军攻复，勿任久踞；其沪尾等处，并当力筹守御，以杜窥伺。潘霨所陈召募土勇、抚恤生番，扼守天险，先清内匪，联络团练，购觅水鬼各条，不无可采。着杨昌浚、刘铭传酌度情形，妥速筹办。原折均着钞给阅看。现在台湾文报阻滞，此旨着杨昌浚设法咨行刘铭传遵照。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一日（壬戌），谕〔军机大臣等〕：『昨据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奏：「道员黄瑞兰曾办水师营务，若令赴援台湾，足资臂助」；当谕李鸿章将所拨轮船令该员会同该船统领带往福建，交杨昌浚差遣。黄瑞兰前在直隶是否得力？有无劣迹？着李鸿章据实覆奏。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据张之洞电称「南、北洋拨船援台，如于闽海一带结队游弋，截法人运兵、运煤粮船，较易得力」等语。援台兵轮，先在洋面截其接济，亦是一策；着李鸿章、曾国荃电商杨昌浚酌度办理。北洋及闽省所筹解台银两并张之洞等所拟汇银通信之法，均着迅速筹划为要。彭玉麟病体如何？殊深廑系；并着随时电闻』。

二十三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穆图善等：闽省军事，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浚会商，妥为调度。张佩纶毋庸会办，专管船厂事宜；各军军械，着妥筹济用，毋任缺乏。李鸿章、曾国荃近日电奏已悉，南、北洋所拨船只到闽时，着该将军等择地停泊，听候谕旨』。

又谕：『电寄曾纪泽：三十日电报已悉。现豫拟与法议约八条，着发交曾纪泽。如法悔祸，或由英外部、或由法国照会该大臣商议，即本此意力与辩论；察其情形若何，随时电奏』。

福州将军穆图善奏：沥陈闽防情形。得旨：『长门地方紧要，着穆图善酌派得力队伍妥筹布置，期于缓急足恃。所有该省防务及援济台湾事宜，着该将军会同杨昌浚实力筹办，以副委任』。

二十四日（乙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前有旨，程文炳一军如已入闽，即赴台援剿。兹据杨昌浚电称：该军将抵闽境等语。程文炳一军，即遵前旨留于闽省防剿』。

二十五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据李鸿章转电张之洞电称：「法在基隆修拉炮车路，待工毕进兵」等语。刘铭传久无电报；如果法人在台修理车路，该抚必应督饬兵勇日夜分击，并激励本地壮勇设法掘断，使彼惊扰。南、北洋兵轮克日启程，到闽后，杨昌浚与刘铭传互通消息，总期克复基隆，渥膺懋赏；并将近日情形，先行电闻』。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奏「筹办船政事宜」

。得旨：『所有购置枪炮等项银两，照所请行。其养船经费，即着咨行杨昌浚源源接济。张佩纶务将船厂事宜认真整顿，以期日有起色』。

二十八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据张之洞电称：「缓台惟有急越；云、桂两军现皆缺饷，恐难进取，亟须筹借的款」等语。前因滇、粤军饷紧要，湖南北、四川相距较近，谕令丁宝桢等于各该省应解协饷外，再行筹垫分解济用。现在关外各军需饷尤殷，各该省筹拨款项，诚恐缓不济急；着丁宝桢先行措借大批解赴云南，卞宝第、彭祖贤、庞际云先行措借大批解赴广西，均由票商借垫，准其酌给息银三、四厘。该督、抚等即派委妥员赶速解往，俾济急需；毋任稍有缺乏，致滋贻误。鲍超一军，迭经谕令迅速赴滇。刻下越南军事吃紧，已谕岑毓英、潘鼎新督军速进，亟应厚集兵力，迅奏肤功；即着该提督先统所部十余营克期进发，毋稍延缓，并多备饷械以资应用。将此由六百里谕知丁宝桢、卞宝第、彭祖贤、鲍超并传谕庞际云知之』。

又谕：『电寄曾国荃等：李鸿章现派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带快船赴闽，着飭令速往，到沪后，南洋所有各船会合前进；并着曾国荃、杨昌浚飭水师统领等与式百龄妥为联络商办，或有训练未精、见识未到之处，即属式百龄随军带同教练指示。该总兵系密将，杨昌浚等务当加意拊循，使之踊跃尽力；李鸿章所奏，将来加倍优给赏项，均依议行。程又炳一军，着遵二十四日电旨，迅即赴闽。福建巡抚，着杨昌浚暂行兼署；俟海道一通，即移交刘铭传接任』。

三十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募勇启程，并恳酌添营数」一折，据称「湖南现有八营并现募十一营，兵不满万；恳再添募十一营，并为三十营，驰赴闽疆」等语。所奏与迭次谕旨不符；现在福建兵力已厚，若再添募多营，徒耗饷需、且滋纷扰。杨岳斌着即于湖南现有八营及募就十一营内挑选精锐，并成十营，刻日统带启行；不得再行添募。该前督老于军事，岂尚不知兵贵精、不贵多之义耶？所有湖南应给饷需，着庞际云迅筹拨给，毋稍贻误。另片奏「由湘达闽，道远天寒；勇夫行粮，请飭湖北、江西两省各筹拨银六万两，迅解给放」等语。着卞宝第、彭祖贤、刘瑞芬筹给应用。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卞宝第、彭祖贤，并传谕庞际云、刘瑞芬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四。

清德宗实录选辑二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甲申）冬十月初二日（癸酉），谕军机大臣等：『卞宝第奏「访求地营筑法，绘具图说呈览」一折，据称「岑毓英在云南挖筑地营，曾歼巨寇；本年春间，在越境筑成连营，极为得力。该署督访求其法，曾经试验，于陆地防守最为合宜」等语。福建台湾防务紧要，尤应力筹守御之策；着该督、抚查照所奏，酌度机宜，妥为办理。原折及图说，均着钞给阅

看。现在台湾文报阻滞，此旨着杨昌浚设法咨行刘铭传遵照。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张之洞等：据两电均悉。筹济台、越军事，具见公忠，深堪嘉尚；即着分别妥速办理。在台法兵多病，煤粮、军火亦缺；刘铭传正可相机进兵，克复基隆。民勇可用，宜加意联络调度。并着杨昌浚设法通信，力筹援济，随时电奏。张之洞奏称「全局在争越南，争越南在此数月」等语；甚合机宜。即着电咨滇、桂疆臣，共知此意。所称再借银百万两分济滇、桂各军，依议行。该衙门即知照巴夏礼，电告汇丰洋行；此款借到，张之洞速行解运，以资饱腾』。

初三日（甲戌），谕军机大臣等：『本年……福建台北、泉州两府属被风、被水，均经该将军、督、抚等查勘抚恤，小民谅可不致失所。惟念来春青黄不接之时，民力未免拮据；着传谕该将军、督、抚等体察情形，如有应行接济之处，即查明据实覆奏。务于封印以前奏到，候朕于新正降旨加恩。……福建台湾府属被风，经该督、抚等委员查勘，即着迅速办理；并将来春应否接济之处？一并查明，于封印前奏到，候旨施恩。将此各谕令知之』。

初四日（乙亥），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杨岳斌奏：「请酌添营勇并为三十营，统带赴闽」；当因福建兵力已厚，谕令该前督于湖南现有八营及募就十一营内挑选精锐，并成十营，不得再请添募。兹据该前督奏：「行抵辰州，点验召募正勇十二营，定期赴省」；即着〔该〕前督将所募十二营迅速带赴福建，妥筹援剿；不得再有增添。所请凑足三十营之处，着不准行。此项勇营月饷，着户部议奏。杨岳斌前请于湖南、江西各发行饷银六万两，已谕卞宝第等照拨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并传谕庞际云知之』。

又谕：『电寄穆图善等：据吴大澄条陈「援台之策」，拟以重价雇英、美、德各商船黑夜装兵偷渡，由他口绕道赴淡水；并令南、北洋所拨兵轮在厦门一带游弋，专截香港装运煤米之法船」等语。绕道赴台、断敌接济，前已迭饬筹办；着穆图善、杨昌浚竭力办理。台南兵勇尚多，可由陆路拨赴台北，并须严禁游兵勿扰台民；刘铭传务当筹划妥办，并将台防近日情形设法电闻。巡抚事繁，杨昌浚难于兼顾；张兆栋暂缓交卸』。

初七日（戊寅），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请饬江西司库按月解饷。得旨：『即着该大臣咨行江西巡抚饬令藩司宽筹月饷，源源接济』。

初八日（己卯），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在江西省城奏报折内有「抵闽后或添勇营」等语。福建陆兵本已不少，该大臣统率十一营前往，并令程文炳带六营、杨岳斌率十二营先后继进，兵力已厚；若再添募新营，徒费饷需，难资得力。着左宗棠即就现有之营择要驻扎，认真训练；并随时与杨昌浚会商调

度，不必再行添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初十日（辛巳），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台北沪尾获胜，现筹规复基隆。得旨：『前据刘铭传奏「八月二十日沪尾获胜」，业经降旨宣示，并迭谕该抚将被胁越人设法招来，联络绅团，攻复基隆矣。折内「曹克忠」，自系「曹志忠」之误。着该大臣飭令刘璈随事禀承刘铭传妥为经理，共奏肤功；不得稍存畛域之见』。

十一日（壬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纪泽：据电陈节略八条，所拟与前次电旨八条尚不相背；如彼来辩论，着坚持定见，勿稍游移。倘有商议之处，务当速电请旨，不得轻率迁就。近日关外各军迭胜，并谕该侍郎知悉。瓦使如固执己见，曾纪泽可宣播其非』。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五。

十六日（丁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台饷紧急，前据沈保靖电报，拟筹汇银二十万；着杨昌浚严催赶办，用厦门海关印文向英商汇兑，令彭楚汉设法速达，源源接济。台南兵饷等项尚可接济台北，如刘璈意存膜视，即严参治罪；朝廷于援台兵饷不遗余力，刘铭传不得以饷绌兵单为词，推诿干咎』。

十八日（己丑），谕军机大臣等：『据刘铭传电奏：「台湾劝捐军饷官绅，皆请奏开实官捐输」等语。着户部速议具奏』。

又谕：『电寄曾国荃：张之洞电称「鲍超缺械，上海牲厚洋行有云者士十二响马枪千枝、弹百万，实价二万六千一百两，一月全到沪，已订嘱该行留下；请飭购运」等语。据李鸿章、丁宝楨先后拨解鲍超军营洋枪已有六千余杆，此项军火着曾国荃飭邵友濂查明购买，听候拨用。张之洞运银三万两济台，所办甚是；着俟运到电奏』。

又谕：『电寄杨昌浚：刘铭传电报已悉。闽解银二十五万存厦，着杨昌浚遵前旨用厦门海关印文迅速兑运，仍续筹解厦济应；并派员于福、泉、厦三路专办文报通信。刘铭传请开实官捐输，已交部速议；该抚当力筹战守，迅复基隆，毋得藉词延诿』。

十九日（庚寅），谕军机大臣等：『曾国荃奏「北洋快船抵沪修理，会同赴闽」一折，所奏各节，尚合机宜；着即飭催将快船赶紧修竣，令七船联为一气，即日赴闽听候调度。左宗棠等务须妥为驾驭，相机进取。刘铭传尤当鼓励将士，踊跃用命；以期水陆夹击，共奏肤功。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又谕：『卞宝第奏：「台湾富商巨族实繁有徒，请飭劝令将所存家资米穀借与军营充饷；就近召募土人或笼络番人，使为能用，亦解散奸民一法。沿海渔船便利，若募福建熟于海道之民雇坐渔船于沙涨水浅之处觅便前进，往为台

援，似较便利。越南海口，法人防守当不甚力；请饬广东选劲卒一千或数百人，用渔船装载，由钦州、琼州等处攻其不备」等语。除台湾绅商劝令捐借军饷，迭经谕令刘铭传等筹办外，其余所陈各节，果能实有裨益，自应相机办理。着杨昌浚、张之洞、刘铭传、倪文蔚查照所奏酌度情形，随时筹办。原片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日（辛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等：南、北洋援台兵轮克日进发，法人必图抵御，不能专顾封口；正可乘此机会，另雇商轮运载兵械，伺隙抵台。着曾国荃、彭玉麟、张之洞速即电商，各拨得力数营，雇定洋轮于七船赴闽之时，相机潜渡登岸。此次兵轮前进，首在牵制敌船，以松台围；沪、粤两处及时设法雇船运助，实为救台第一要策。该督等务当速办，与左宗棠等互通消息，以应事机。长沙现有备调八营，南洋如能酌拨刘铭传旧部援台，即速调湘中八营填补扼扎。马祖澳法船二艘，倘能设法扫荡，可挫敌焰；并着酌量办理。刘铭传亦当激励兵勇迅复基隆，不得懦怯株守，致敌滋蔓』。

又谕：『电寄曾纪泽：据电陈葛述瓦言，答以「津约可择允、不可全允，台北兵宜早退」等语；尚为得体。着曾纪泽即照前电八条相机讲论，请旨办理。总之，界务、朝贡两层不能迁就。昨据岑毓英奏：进攻宣光，现已合围。并电知之』。

二十二日（癸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电奏已悉，所办均妥。台湾兵单械缺，现在海道稍通，着该督酌派劲旅并筹运军械，分赴渡台；务当尽心筹办，妥速援济』。

〔署湖南巡抚庞际云〕奏：『适查杨岳斌行抵长沙，交收八营，未能成行。得旨：『前因福建兵力已厚，谕令杨岳斌将所募十二营带往，妥筹援剿。该署抚所召八营，即毋庸再行添募』。

二十三日（甲午），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行抵长沙筹划军需」一折，福建兵力已厚，毋庸统带多营前往，业于十月初四日「谕令杨岳斌即率所募十二营赴闽援剿，不得再有增添；该前督接奉后，当已拔队启程，着即迅速进发。前所请湖北、江西各拨行粮六万两，已谕该督、抚照拨；该前督经过湖北等省，即催提应用。嗣后每月饷项，已由户部筹拨。至湖南募成之八营，现在另有调派，毋庸再归杨岳斌统带；昨已谕令庞际云知悉，仍着暂留湖南训练，听候调度。杨岳斌行营目前如有急需，着庞际云无论何款，设法接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并传谕庞际云知之』。

二十四日（乙未），谕军机大臣等：『据李鸿章电陈：「朝鲜又有内乱，似有日人播弄主持；拟请派员查办」等语。朝鲜乱党自八年秋间戡定后，萌

芽尚未尽绝。日人意存叵测，现又突起衅端，难保不因中、法有事，伺隙寻衅；事关重大，亟应严密筹办，着派李鸿章、吴大澄会同规画一切事宜。吴大澄接奉此旨，即着酌带数营驰赴朝鲜边界察看情形，或径至该国都城查办、或会商庆裕筹划边防，由该京卿迅速定议。前有旨令续昌随同庆裕办理海防，本日已谕知速即起程，与吴大澄同赴朝鲜，会商一切。一面先由李鸿章飞檄吴兆有等传知该国，静候大员往查；并饬该提督等当与日使从容商办，勿为所欺，亦勿遽与日人开衅。援台七船，未便全数掣动；着李鸿章将北洋快船二号调回，添配船只、备齐军火，令丁汝昌统率前往朝鲜，督同吴兆有等相机定乱，统归吴大澄等调度，会商李鸿章办理。吴大澄、丁汝昌移营后，乐亭及旅顺防务应如何责成填补之处？着李鸿章悉心筹划。南洋援闽五船，李鸿章即电知曾国荃仍令式百龄统带赴闽，牵制法人，庶不至顾此失彼。盛京防务紧要，庆裕当确探朝鲜近日情事，妥筹备御。如兵力不敷，即会商雷正绾统率所部，扼要驻扎。此次朝鲜致乱之由，是否仍系李是应余党？李鸿章即探明详细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二十六日（丁酉），谕〔军机大臣〕：『电寄曾国荃：李鸿章电奏：请饬式百龄北回等语。所称式百龄论南洋水师不谙西法，自系前次在津之言；李鸿章谓其不愿统带，亦系揣测逆料之语。朝鲜海口并无战事，台防紧要极须援济；闻式百龄情殷效力，自应令其仍率南洋五船赴闽。着曾国荃饬令邵友濂就近与该洋将商议援台之策，由电覆奏』。

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遵旨挑选归并十营迅率赴沪。得旨：『即着该前督统率所选十营迅速赴闽。其卫队亲兵三百名，免其裁减』。

又奏：请饬拨月饷。得旨：『该军月饷经户部议奏，由闽省将军、督、抚筹拨供支，已依议行矣』。

二十七日（戊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三电均悉。朝鲜事变现不至大有波澜，北洋快船二号自可毋庸调回；仍饬式百龄统带，同南洋「开济」、「南瑞」、「南琛」三船赴闽。其「澄庆」、「驭远」两兵船，着曾国荃改派赴津，归李鸿章调遣，备赴朝鲜』。

又谕：杨岳斌奏「统率辰州召募各营，俟饷到即行就道；并将滋事弁勇正法」、庞际云奏「杨岳斌营勇滋事，立即拏办；现续「筹给饷银」各折片，军行首重纪律，杨岳斌从前带营约束严明，朝廷特加倚任；此次募勇甫抵长沙，据奏勇丁索饷、丛殴营官并有惊扰居民情事，殊于该前督声召有损。虽已将滋事弁勇就地正法，仍着严申军令，竭力整顿，不得稍涉宽纵。昨据该前督奏：挑选十营并请免裁卫队亲兵三百名；业已准如所请。现在湖南八营既未挑带，着懍遵十月二十三日谕旨，统带所募十二营迅速进发。该军饷项，据庞际云

奏：先解五万三千两，现又续解三万两；自己足敷支放。前谕湖北、江西各拨行粮六万两，该前督经过各该省，亦可酌提应用；不得守候逗遛。沿途务须督饬营哨各官严禁骚扰，以肃军律。本年各路回湘募勇络绎于道，恐民情不免浮动；着庞际云随时防范。所有辰州名募各营，如有逃散勇丁，即着妥为查办，毋任别滋事端。湖南募就之八营，杨岳斌业经交回；并着认真训练，听候调度。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并传谕庞际云知之』。

二十八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迭次电报朝鲜情形并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递道员陈树棠等禀函，均经览悉。此次朝鲜致乱之由，尚未得有确信；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友邦生衅。李鸿章电陈「日本领事谒见，据称日政府实无与华开衅之意。日本使臣榎本武扬在京亦有此事或由乱党煽惑，使我两国之官不和」等语，尤应迎机利导，不可轻与挑衅。昨因朝鲜不至大有波澜，谕令北洋快船两号仍即赴闽。今既有土人焚日馆、竹使回国请兵之信，李鸿章仍将两船调回；着照所请，俟船到，即饬丁汝昌酌带队伍驶行。此事关系甚重，必须大员亲往查办，方能洞悉机宜。即着吴大澄乘坐快船督队迅赴朝鲜，确切查明，酌度办理；庶各将领得所禀承，不致临事歧误。日本于朝鲜本系有约之国，彼如按照条约讲论，中国但将朝鲜肇乱罪魁查明惩办，即可平乱党而息争端。至华兵与日兵接仗之语，均系得自传闻；榎使亦有「打架尚是小事」之说。吴大澄查办时，藉此措词，或易了结。南洋援闽五船，着李鸿章电知曾国荃，仍遵二十四日谕旨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六。

十一月辛丑朔，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式百龄既经北来，所有南洋五船，着曾国荃即饬吴安康等统带赴闽，归杨岳斌调度；该前督未到以前，交杨昌浚调遣，妥筹援台之策。朝鲜之事，必须审慎筹办，不宜轻开兵衅。式百龄前往，或意在见功、或偏任己见，不服调度，事均可虑；该将行止，着李鸿章妥议具奏』。

初三日（癸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穆图善等：据彭玉麟等电陈调兵援台，分筹饷银等语；所筹甚是。援台是第一急务，着穆图善等密饬方恭以回粤为名，统带潮勇五营速赴南粤汕头一带设法渡台。其饷银闽发两月、粤发三月，备足五月之用；兵饷不继，张之洞等即向沪商筹借，仍与前次借款一并奏明由部核办。此旨并由闽密咨刘铭传知悉』。

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报「由长沙启程，迅赴福建」；并陈管见：「一、精练制兵，分扼险要。一、团练沿海民兵。一、豫筹屯粮。一、重防陆地。一、量移机器局」。得旨：『览奏尚为切要。除业经办理各节外，其

余留备采择』。

初五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据电称「云者士枪弹，应交何处备用」等语。着该督酌量运赴台湾，交刘铭传应用』。

又谕：『电寄刘铭传：前据杨昌浚电奏「将存厦饷项，悉数汇兑台湾」；已到若干？迅即电闻。台北需饷至急，仍应随时续筹济应。台湾文报公栈，业经委员经理；现在信息是否常通？法人久踞基隆，着刘铭传懍遵迭谕迅图攻复，不得迁延株守』。

初六日（丙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本月初一日，谕令曾国荃将南洋五船饷吴安康等统带赴闽，归杨岳斌调度；该前督已据奏报启程，现在行抵何处？着即赶紧赴闽，妥筹调度，设法渡台援应』。

又谕：『电寄刘铭传：据曾国荃转陈刘铭传电称：「曹军前扎，兵病无饷」等语。法人逼民修营，为久占基隆之计；刘铭传务当鼓励将士，迅图克复。前据李鸿章汇台银十五万、闽省又筹备银二十万汇台，昨复令广东拨勇、曾国荃解云者士枪弹；朝廷筹济台防，不遗余力。该抚一面进攻，一面将收到饷、械电闻。并饬刘璈速筹协济；如再膜视，即行严参治罪。滇、粤官军进规北圻迭胜，宣光已经合围；安南官军败退之说不足信』。

初七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杨岳斌奏：「行抵湖北，请由江西陆路入闽并驶赴金陵」等语。台事万紧，迭谕杨岳斌调度南洋五船援台；着即由江西迅速赴闽，查照吴鸿源于惠安县属之崇武、獭窟等澳渡台之路，相机赴台援剿；毋庸再赴金陵，致稽时日。此旨，着曾国荃迅即电知杨岳斌知悉。闻闽口外已无法船，而刘铭传电奏有「法人台南巡船绕至马祖澳图截师船」之语；曾国荃当饬吴安康等格外慎重，勿稍大意』。

又谕：『电寄杨昌浚等：台事紧要，着派孙开华帮办台湾军务。该提督沪尾一战，声威颇着；刘铭传务当同心协办，共济艰难。吴鸿源一营已由厦渡台，台北兵力尚单。程文炳一军由江入闽，着杨昌浚催令速进；到闽后，即令照吴鸿源渡台之路迅往台北助剿，速复基隆』。

初十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前令龚照瑗赴台交刘铭传差委，现在渡台之路渐通，着曾国荃饬令迅即前往，毋稍迟延。上海应办援台各事，着责成邵友濂经理』。

十二月（壬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电称「邵友濂请暂留龚照瑗，尚系实情。龚照瑗着准其暂留上海，办理援台各事』。

又谕：『电寄杨昌浚：程文炳一军，着杨昌浚催令速渡台北助防。闻基隆初三接战，胜负情形，迅速电闻。该督筹济台饷，力顾大局；现道路可通，仍将饷、械源源解济』。

十三日（癸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等：吴鸿源援台需械，着曾国荃将所购云者士枪弹改解运厦，交彭楚汉督饬该镇之子千总吴文彬妥运赴台。该军专饷，着左宗棠等力筹无缺，交叶文澜及吴文彬运兑。张之洞屡济台军可嘉，仍妥筹援济』。

四川总督丁宝楨奏：台事紧急，筹备十营赴援。得旨：『览奏具见该督公忠任事，深堪嘉尚。迭经谕令杨岳斌、程文炳等带勇赴台助剿，现在海道可通，援军抵台后兵力较前已厚，川省各营毋庸调往；着丁宝楨认真训练，听候调拨。该省生熟各番时出滋扰，着督饬防军扼要分扎，以资控制；一面饬令地方官弹压抚绥，恩威并用，务俾相安无事。前谕鲍超祇准带往二十一营，饷项关击紧要，着妥筹解济』。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十七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卞宝第奏「访求地营筑法，绘具图说呈览」一折，当谕令杨昌浚、刘铭传酌办，沿海防务紧要，均应妥筹备豫；并着各该将军、督、抚酌度情形，一体筹办。原折及图说，均着钞给阅看。昨据都察院代奏，教职陈麟图条陈防务；「请暗修炮台，多备小轮船应敌。渔船有二弊，不可用」等语。前迭据臣工奏陈修筑炮台等事，先后谕令各该将军、督、抚筹议；朝廷博采众论，期无遗策。陈麟图所奏，是否可行？着一并酌核办理。原折均着摘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十八日（戊午），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一折，据称「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战，官军已获胜仗，因刘铭传营务处知府李彤恩驻兵沪尾，以孙开华诸军为不能战，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沪尾兵单将弱，万不可靠；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基隆遂不可复问。李彤恩不审敌情，虚词摇惑，拟请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遛台湾」等语。前敌军情关系极重，必应确切查办，不得含糊了事；李彤恩所禀刘铭传各情，人言藉藉，果系因此贻误，厥咎甚重，非递籍所能蔽辜。前谕杨岳斌迅速赴闽援台，即着该前督于到台后详确查明，据实参奏。李彤恩着即行革职，听候查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左宗棠：据左宗棠等电称「拟抽调恪靖数营设法渡台，并盼南洋兵船迅来，藉分法势」等语；所筹甚合机宜。着左宗棠、杨昌浚迅为设法，俾各营于密地渡台助剿。曾国荃务当速饬吴安康等统带兵船即日赴闽，听候左宗棠等调度，以作声援』。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已革总兵杨在元，请留营差遣。得旨：『杨在元前在台湾侵冒营饷、恋缺忘亲，获咎甚重。着仍遵前旨，勒令回籍，不准留营』。

十九日（己未），两江总督曾国荃奏：吴安康五船赴闽交杨岳斌调度。得旨：『即飭令吴安康将五船炮位等件配齐，即日前进。马祖澳法船来去无定，务令格外稳慎；确探前路，乘隙赴闽。但能遥作声势，自可牵制法船，以松台围』。

二十日（庚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法添舰装多兵赴基隆，敌谋叵测；着左宗棠、杨昌浚饬恪靖各营及程文炳军克日渡台。吴鸿源计已抵台，飭速会合土勇进战。南洋五船，曾国荃务即赴闽，作声援以分法势。杨岳斌现抵何处？左宗棠等转电速进赴台，不得逗遛闽省。云者士枪弹，曾国荃令速运厦，转解吴鸿源营；并着左宗棠等将台军饷械，源源接济。基隆久被法占，着刘铭传迅即进兵，乘彼添兵甫到，力图攻拔；毋再迁延株守，致敌根深蒂固，自干咎戾』。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据李鸿章转奏刘铭传电报已悉，据称「刘璈意在掣坏台北」等语。刘铭传身任巡抚，属员用舍，是其专责。台南地方辽阔，刘璈统率各营办防，职任极重；如果可用，该抚当屏除畛域成见，督率妥办。如竟不得力，另易生手，不至贻误防务；即将刘璈撤参，派员接办，毋稍姑容。着责成刘铭传切实筹划，分别办理；倘措置失宜，致误地方，惟该抚是问。前据李鸿章电称邵友濂请留龚照瑗，已准行；着仍飭该道赴台，由李鸿章、曾国荃酌保妥员办理援台各事，并飭邵友濂会同经理』。

二十四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电称选将带勇赴台，拨银五万两；另募勇归队等语。所筹甚是，依议速行』。

二十五日（乙丑），谕〔内阁〕：『内阁学士徐致祥奏「保荐人才」等语。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着交军机处存记』。

二十六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据电称「台事可虑，半在法人，半在堂属不和。刘璈布置不错，刘铭传恶之；若易生手，恐台南不保」等语。全台均形吃紧，而台北尤急；前据刘铭传电：「台道六月报库存八十万，仅借台北七万」，显系膜视台北防军。着杨昌浚确查具奏，不得稍涉袒护。总之，现在情形，不拘台南、北宜联一气，即杨昌浚等亦必须与刘铭传通力合筹；师克在和，万不准各存意见。该督帮办军务调和将帅，措置一切，责任綦重；倘因彼此齟齬致有贻误，惟该督是问』。寻杨昌浚奏：『遵查台湾道库自六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解过台北备用银三十四万一千余两；该道刘璈尚无膜视台北情形』。报闻。

二十七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据刘铭传电陈「法船聚泊基、沪，日内添兵将到，急盼援兵」等语。台防关系大局，迭飭杨岳斌、程文炳带营驰援，尚恐缓不济急；恪靖三营、方恭五营赴台较近，着左宗棠

、张之洞加紧饬催觅船潜度。吴鸿源募勇，杨昌浚催令速到。李鸿章所挑壮勇，并着克日遄行。安平、旗后、卑南等处均可登岸，着探明酌办。南洋五船，曾国荃务饬启旋前进，以助声势。朝廷于援台一事，宵旰焦劳，该督、抚固当同心仰体；刘铭传亦应奋勉图功，以纾廛系。闽省汇台之银、南洋所解云者士枪弹，何日到齐？杨岳斌、程文炳两军迅速趲程，现在行抵何处？并即电闻』。

三十日（庚午），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行抵江西，飞催陆军前进。得旨：『该前督即催军迅至漳、泉，仍设法即行渡台，毋稍延缓』。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八。

十二月初六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李鸿章转奏刘铭传六月十九、二十一两日电报已悉。台北急需援师，左宗棠等前派恪靖军千人赴台，两营继发；着催令前进，并再拨劲旅千人。台南现无法船，新竹等处皆可登岸；克日前往，归刘铭传、孙开华节制。援台各事，左宗棠、杨昌浚力筹，随时电奏；并电知刘铭传，以安其心。前据杨昌浚电称「鹿港、泉州设道济公栈，通台湾文报」；着督饬妥办，勿任阻滞。刘铭传称「方恭军广勇不得力，请调旧部吴宏洛军」；两军更调，尚属相宜，着张之洞酌筹电奏』。

又谕：『电寄曾国荃：张之洞电称「冯子材军出关无炮，不能攻坚及远；金陵局制各炮利行队，请饬借拨三十尊，他洋炮亦可。粤已向外洋订购，四个月方到；如数缴还」等语。着曾国荃移缓就急，速照数运粤。刘铭传电称「炮弹缺乏，请饬龚照瑗速解」；着曾国荃谕饬该道遵办』。

又谕：『电寄刘铭传：基隆久未攻复，朝廷宵旰焦劳，时殷廛系；迭谕刘铭传进兵。兹据该抚电称：「左宗棠据刘璈禀奏，先催进攻基隆，欲挤台北速失。奉旨饬催，系属臆度之词」。该抚夙着战功，朝廷深资倚任，断不为浮言所惑。迭次降旨筹饷拨兵，不遗余力；该抚惟当振奋图功，以副委任而服群情，毋庸以造言掣肘为虑。刻下台北陆续添勇，饷亦解到；迅图进取，勿再迁延干咎。泉州已设公栈经理台湾文报，请调杨宗濂，毋庸议』。

初八日（戊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据电称「各军到齐，统计百五十余营；拟购轮假英、德旗号，转运济台。借洋款四百万两，指海关分十年归还」等语。着照所议办理。惟现借洋款计息或九厘、或七厘半，闽省议息应以此数为准；不得再如前用胡光墉等劣员经手，致多侵蚀肥己。闽有百五十余营，此后不可再增；并当分援台湾，勿置之无用之地。轮船借用英、德旗号，必须与该国人议明有据，不至反复，方可办理。该大臣等现筹各条尚妥；此后应办事宜，必当先行请旨定夺』。

十三日（癸未），谕内阁：『刘铭传奏：「台湾绅士捐输巨款，恳请恩施

」等语。福建台湾绅士三品衔候选道林维源，前有旨令其总办台北团练事宜；该员深明大义，于军情紧要之时接济饷需，为数甚巨，深堪嘉尚。林维源着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以示优奖』。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奏「派员往援台湾，并会筹一切情形」。得旨：『杨在元着仍遵前旨，不准留营。台湾转运事宜，即着另派妥员接办。王诗正既经檄派统营渡台，着归刘铭传节制调遣；左宗棠即咨明该抚随时察看，如不得力，即行撤回，毋稍瞻徇』。

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刘铭传奏「台北绅民捐资募勇，屡次御敌获胜，并各军现在分筹防守情形」。得旨：『台北绅民捐资助防，御敌获胜，实属急公好义；着刘铭传查明奏请优奖，仍激励团勇会合官军迅克基隆，同膺懋赏』。

以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署船政大臣。

十四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潘鼎新：据电称「孤拔调兵由船头进」，是该酋抵越已确；着刘铭传乘此力图攻剿，迅复基隆，使敌应接不暇。上月二十五日，林朝栋率队接仗获胜，奋勇可嘉；着查明出力员弁，从优保奖。左宗棠派王诗正统营援剿，抵台后，归刘铭传节制调遣。该员前经获咎，着该抚察看；如不得力，即行奏参』。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九。

二十一日（辛卯），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刘铭传奏「台湾急切待援情形」。得旨：『林维源业经降旨优奖，自当感激图报。此外台绅，并着该抚善为激励，辅助兵力，共奏肤功。至南北洋、闽、粤筹济兵械，均已电催速办矣』。

二十二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李鸿章电奏已悉。铭、盛两军弁勇饷械已由卑南登岸，览奏欣慰。委员戴嗣源着赏三品花翎，英人戴叶生着赏二等第一宝星，以示优奖。台湾兵饷益增，刘铭传务当乘势督兵迅攻基隆，毋再迁延干咎』。

又谕：『电寄曾国荃：南洋援台五船现抵何处？着曾国荃、杨昌浚探明电奏。闻「驭远」船比他船较逊，应否调回另拨？并着曾国荃酌度妥办』。

二十三日（癸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等：前据张之洞电称：「方恭五营到汕，饬汰疲拣锐，候雇船渡台」。嗣据刘铭传电称：「方恭军广勇不得力，请调旧部吴宏洛军」；当谕令张之洞筹奏。刻下已派何营前往？台北亟需增兵，务令迅速到防；并即电闻』。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前有旨饬龚照瑗赴台，由李鸿章、曾国荃另保妥员办理援台各事；时已月余，何以尚未覆奏？着即电闻』。

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刘铭传奏：台北军情紧急，请饬速调劲旅以救危迫

。得旨：『法人久占基隆，亟应迅图进取。若云攻坚为难，何以竟被敌人攻据？该抚务当竭力设法，联络土勇出奇制胜，克期攻复；毋得稍存退阻，贻误事机。所请饬吴宏洛五营赴台，已谕令张之洞筹拨矣』。

又奏：招致投诚人等备作内应。得旨：『所有投诚人等，该抚务当妥为驾驭。所称留敌中以通消息，尤当加意慎重；毋为所给，致堕狡谋』。

二十四日（甲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据电称「杨岳斌、程文炳到闽，杨部取齐渡台」等语。台北虽经添兵，而攻复基隆必须援军四集，方易奏功。杨岳斌、程文炳两军，即着左宗棠等饬已到者先行渡台，其余陆续继进，不准逗遛。本日据张之洞电：「济台军火三批已到二批；台北法新添兵内变」等语。粤济军火第一批是否已到？法兵内变，正可乘机攻击；着刘铭传懍遵前旨迅复基隆，毋再延误干咎』。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奏：请将已革游击吕文经留于台湾军中效力，免其发往军台。得旨：『吕文经获咎较重，所请留营差遣之处，着不准行』。

二十五日（乙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基隆日久被占，前以刘铭传统兵不多，未加切责；现在兵力已厚，若再迁延观望，必致坐失事机。闻法又以七船泊南干塘并布告搜船，其计甚着；着刘铭传趁此劲兵新集、饷械亦足，设计进攻，力图克复；如稍存畏葸，该抚自问当得何罪？杨岳斌、程文炳两军，务即陆续渡台，不准逗遛。南干塘逼近闽口，左宗棠、穆图善、杨昌浚等严防勿懈』。

二十七日（丁酉），谕内阁：『前据都察院代递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等奏「张佩纶等僨事情形」、给事中万培因奏「张佩纶等讳败捏奏，滥保徇私」各一折，迭谕左宗棠、杨昌浚查办。兹据左宗棠等查明具奏：张佩纶尚无弃师潜逃情事；惟调度乖方，以致师船被毁。且该革员于七月初一日接奉电寄谕旨，令其备战；初二日何璟告以所闻，谓明日法人将乘大潮，力攻马尾，该革员并不严行戒备。迨初三日败退，往来彭田、马尾之间；十五日，始回驻船厂。其奏报失事情形折内，辄谓豫饬各船管驾，有「初三日法必妄动」之语；掩饰取巧，厥咎尤重。张佩纶前因滥保徐延旭等降旨降职，左宗棠等所请交部议处，殊觉情重罚轻；着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何如璋被参乘危盗帑，查无其事；惟以押运银两为词，竟行逃避赴省。所请革职之处，不足蔽辜；着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何璟、张兆栋办理防务，未能切实布置，业经革职；免其再行置议。提督黄超群、道员方勋，前据张佩纶奏「扼险坚持，出奇设伏，截杀法兵多名」，是以降旨奖叙。兹据左宗棠等查明该提督等所部兵勇，有在船厂驻守未退者、有退至距厂数里地方者，并有抢掠情事。该提督等纪律不严，亦可概见

。朝廷赏功罚罪，必期允当；黄超群着撤去黄马褂、方勋着撤销勇号，以昭核实。已革游击张成，身充轮船营务处，并不竭力抵御，竟敢弃船潜逃。虽此次马尾失利，不能咎该革员一人；惟该革员有统率各船之责，攻敌怯战，亟应从严惩办。张成，着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解交刑部监禁。左宗棠、杨昌浚于奉旨交查要件，自应切实详查覆奏；乃所奏各情，语多含糊，于张佩纶等处分意存袒护开脱。军事是非功罪，关系极重；若失事之员惩办轻纵，何以慰死事者之心！左宗棠久资倚畀，夙负人望，何以蹈此恶习？着与杨昌浚均传旨申饬。嗣后大员查办事件，务当确切查明，据实陈奏，用副朝廷实事求是至意；不得以或「查无确证」、或「事出有因」等语依违两可，含混覆奏，自干咎戾。懍之！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据张之洞电称「南洋五船到闽，福州、厦门各口无收泊处，战无把握、不战遥泊何益！不如令驶来香港口外，泊汲水门以北，法兵船、煤粮船过，则出截之；大帮船来，则收入虎门与战，永为法梗」等语。南洋各船，自以援台为要；张之洞所陈，将该船赴广东，是否相宜？着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与张之洞妥为商酌，迅速电奏。北洋二船调赴朝鲜，未经赴闽，张之洞尚未知悉；嗣后遇有此等紧要军情，着南、北洋大臣等随时互相知照，以通消息』。

二十八日（戊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据称「法七船泊马祖澳，二十三开往北行」等语。法船飘忽无常，或截援船、或入闽港，均未可知。左宗棠等督饬各军，严防闽口；仍催援兵渡台，使彼多以顾忌。南洋五船，据电驶至南田；现泊何处？曾国荃与左宗棠电商，务饬稳慎进取，牵制敌势』。

又谕：『电寄曾国荃：李鸿章、曾国荃先后电称「法六舰驶入余山口大七山」等语。该处与吴淞、上海均属切近，着曾国荃严督各军实力巡防；见有法船，即行轰击。巴特纳是否回国？如法人扰及吴淞等口，而该员尚在上海，必应严拏关禁，庶免潜通消息，勾结为患；并着密饬邵友濂等设法妥办，勿稍泄漏』。

三十日（庚子），福建团练大臣林寿图奏：请派陈宝琛充团练大臣。得旨：『所有福建团练事宜，着林寿图实心经理，以副委任，不得意存倖卸。所请派陈宝琛充办之处，着毋庸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乙酉）春正月初二日（壬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杨昌浚转电刘铭传所电近日战状各情均悉。法人添兵日众，我军亟应迅渡助剿。着左宗棠等催令杨岳斌、程文炳两军设法潜渡，以厚兵

力；并竭力拨济军械，毋令缺乏；饷项，亦应豫筹接济。台北土勇可用，刘铭传、孙开华务当匀给利器，激励用命，帮助官军，设计取胜；切勿坐待援兵，致失事机』。

初三日（癸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曾国荃电称「刘秉璋拟令南洋三船回驶」等语。南洋各船本为援台调拨，仍应相机东渡；由浙、由闽，酌度水道所宜，妥慎前进。北洋二快船，前因朝事未能与各船同行，已失机会。现在台事尚紧，自当力筹援救；仍着李鸿章选派得力将弁统带南行，以壮声势。「澄庆」、「驭远」二船实在下落，速探电闻』。

又谕：『电寄曾国荃等：据刘铭传电称「现在毛瑟枪子、两磅弹子俱乏，请飭南洋设法运送澎湖。广东运枪，上月未到；如有毛瑟枪解台，最为救急」等语。台湾战事万紧，枪械断不可缺；着曾国荃、张之洞赶紧运解，源源接济。龚照瑗着准其暂缓赴台，仍留上海办理援台转运事宜』。

又谕：『电寄左宗棠等：刘铭传电称「商借北洋旗昌银款」等语。前据左宗棠请借洋款四百万，业经允准；现如议妥，即先分济台防。着左宗棠速即电奏，刘铭传暂候谕旨遵办。闽省陆兵已多，杨岳斌一军着全行赴台，不准分留六营在省。该前督已到泉州，所统各营随到随渡，不得以察看营基为词，转涉濡缓。程文炳一军何日拔队？务须分口潜渡，不准逗遛』。

又谕：『电寄杨昌浚：据刘铭传电称「台南海口法已弛封两月，刘璈忽照会英领事，责其废弛。英据文转法，复行封禁，巡查更严」等语；殊堪诧异。刘璈此举，是何意见？何以杨昌浚转达刘铭传电仅叙该道照会英领事一语，殊属含糊。着杨昌浚将照会原文详细查覆，不准一字徇隐。孤拔现在带船寻觅南洋五艘，刘铭传务当乘此进攻，迅复基隆；倘再藉词延宕，坐失事机，国法具在，断难宽假。懍之！南洋枪子、广东毛瑟枪，已分飭速运矣』。

初五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昨据刘铭传电称「商借旗昌银百万镑」等语，已谕左宗棠于所借洋款内分济台防。惟恐该大臣所借尚未订妥，难应急需。着李鸿章督饬盛宣怀与旗昌洋行议借，期于敷用；必须现款应付，不得支延时日，缓不济急。所借银两，即径解刘铭传应用』。

又谕：『电寄左宗棠等：南洋五船被法船在浙洋围困，必须基隆告捷、法国回救，我船方可乘隙前驶。刻下台北兵力较厚，孤拔又带船他往，正可乘势进攻。刘铭传何以一味株守，毫无布置？着懍遵迭次严谕，克日进兵。土勇既属可用，当飭与官军会同进战，以资得力；务期战胜攻取，用副委任。倘再迁延贻误，惟有执法严惩，决不宽贷。杨岳斌、程文炳两军，催速渡台，不准逗遛。左宗棠、杨昌浚将援台各事实力筹办，并接济饷械毋缺。前拨援台诸军究竟已渡若干？日久未据奏报。当此事机紧迫，倘存湘、淮畛域之见，不能和衷

协力、妥筹防御，致台北孤危、贻误大局，定惟左宗棠等是问。该大臣等电报稀简，着随时详悉电奏，以慰廑系。初三日谕左宗棠于所借洋款内分济台军，如何议拨？即行电闻】。

又谕：『电寄刘秉璋：据曾国荃等电称「五船在镇海、石浦两处被困」等语。该船所需煤粮关系紧要，着刘秉璋设法接济；并添调勇营前往，协力守御。敌如登岸，痛加攻击。至五船进止，俟法船退后，候旨遵行】。

初六日（丙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等：据电「称「琛」、「瑞」、「济」三船回沪为妥」；李鸿章电称「上海法馆均换俄旗，谣称即有战事」各等语。「澄」、「驭」两船甫经失事，「琛」、「瑞」、「济」三船势孤；应如何相机进止，着曾国荃、刘秉璋会商妥办。上海既有谣传，着曾国荃确探严防，勿稍疏懈】。

初七日（丁未），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驰赴泉州，并沿途收领饷械数目」。得旨：『着即前催各营赶紧赴泉援台；一面设法觅船，随到随渡，务期迅速，勿事稍迟】。

初八日（戊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据李鸿章电称「接新嘉坡电，法到大战船一、运兵船三，装黑兵四千并粮、铕分往东京、台湾」等语。基隆久被法占，迭经降旨严催进兵；刘铭传如何布置？日久未据电奏。法人添兵思逞，情节昭著。刻下孤拔带船他往，兵力未集，若不乘此迅复基隆、力挫敌焰，更待何时？法军鸷悍，添兵到后，必将悉力猛攻，防堵益形棘手；着刘铭传速筹方略，将基隆限日攻克。孙开华帮办军务，并着并力合谋，共奏肤功。朝廷宵旰焦劳，立盼捷音；该抚等当殚竭血诚，妥速筹办。果能奏绩，优加恩赏；倘敢延玩，执法严惩；惟该抚等自取。懍之。闻土勇打仗奋勇，所用土枪亦能命中；沪尾之胜，土勇亦颇得力。刘铭传等当联络士绅加以激励，申明赏罚，俾踊跃用命，期于战胜攻取。基隆三面皆山、一面临海，闻营垒大道法人皆埋伏地雷，不宜由此直攻，宜用土勇由丛壑深林乘隙潜攻。尽则多布旗鼓、虚张声势，夜则四山大举烽火、声东击西，使敌防不胜防；然后四面兜击，自可战事稍松。苏澳口门平坦，倘法人若越基隆岭后梗我中路，分舰北袭，则宜兰一带处处堪虞，台北不堪设想。刘铭传等当由山路添设防兵，力扼苏澳要隘，与淡水遥为声援；均着该抚等相机妥办。前谕左宗棠于所借洋款分济台防，现闻订借已妥；并已谕李鸿章饬盛宣怀向旗昌洋行借款解台。该抚等一意进取，毋庸顾虑饷事】。

初九日（己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等：据曾国荃、刘秉璋电称「「开济」等三船宜回南洋」等语；着照所请行。曾国荃等即饬各管驾相机妥慎驶回，毋稍大意】。

初十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据电称孤拔知照各国商轮禁运漕米北来等语。法人虚声恫喝，是其惯技；惟既有此说，自应豫为筹备。前经曾国荃等会奏怡和等行运送漕米，立有保兵险之据。现在应否再与申明，必得确有把握；抑另筹办法，勿致临时周章？着李鸿章、曾国荃、卫荣光、刘秉璋迅即会议电闻』。

又谕：『电寄左宗棠等：李鸿章电称「孤拔欲令法兵克日往攻淡水」等语。法人添兵思逞，必应厚集兵力，以遏敌锋。着左宗棠严催已渡各营，迅赴台北；杨岳斌等未渡各营赶紧分渡，同赴台北，合力作战。刘铭传、孙开华设计进兵，基隆一克，敌焰目消。吴鸿源所募土勇军械缺乏，刘铭传匀给应用；土人熟悉地势，尤当加意激励，俾资得力』。

十二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闻吴鸿源已抵台南，募勇三营并随带一营皆可成军；刘铭传谕令缓赴台北、欲留台南，复谕留中路替防，行止未定。前迭据刘铭传电称台北兵单，受困日久，求迅速济兵；降旨催调援师，前往助剿。吴鸿源军已到，所募均系土勇，正资得力；该抚不令驰赴前敌，是何意见？着迅即电闻』。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奏：请将提督刘维楨捐款解闽接济。得旨：『昨据卞宝第等奏称，刘维楨捐助海防军饷及湖北创设机器局经费共银二十万两，分年解缴；当谕令俟呈缴过半；由该督、抚奏请恩施。至闽省军饷，业经左宗棠等订借洋款济用；该大臣等所请将此项捐款解闽之处，着毋庸议』。

又奏：台防近日情形。得旨：『台湾防务，关系紧要；着该大臣等督饬刘璈等严密守御，并随时会商刘铭传将防堵机宜妥为筹办。杨岳斌、程文炳两军，着懍遵迭次谕旨，催令迅速渡台。此后军情，着左宗棠等会商具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一。

十八日（戊午），以捐资募勇督战有功，予台湾在籍兵部候补郎中林朝栋等奖叙。

十九日（己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秉璋：曾国荃电称「江南防军实无可拨，拟请饬调程文炳六营赴浙」等语。江南各营未能调动，自系实情；程文炳赴泉援台，更关紧要，亦难更调。浙江防营尚多，着刘秉璋移缓就急，调赴前敌，实力防堵。欧阳利见现驻何处？所部各营是否已赴镇海？并着即行电闻』。

二十日（庚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据李鸿章、曾国荃等电奏「法船扑犯镇口，两次击退，尚未远去。江南无营可拨，请仍饬调程文炳六营赴援」等语。程文炳业经赴泉候渡，回军尚远；福州兵力甚厚，着左宗棠、杨昌浚于省防各军酌拨五、六营，取道福、宁、温、台迅速赴宁助剿。杨昌

浚有兼辖之责，何以尚未电奏？着迅筹调拨，不准推诿迟延。刘秉璋前奏图说，宁、镇防营亦不为少。当懍遵迭次谕旨，就现有兵力联络炮船，认真堵剿；不得专恃外援，贻误干咎』。

办理广东防务兵部尚书彭玉麟等奏：『分遣广军四枝大举规越，以缓台湾而顾全局』。报闻。

以转运台湾饷械出力，赏江海关道邵友濂一品封典、江苏候补道龚照瑗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二十二日（壬戌），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请将丁忧道员刘麒祥留办营务。允之。

二十三日（癸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刘秉璋电「请饬程文炳一军赴浙」等语。程文炳已赴泉州，着即赶催队伍渡台援剿，不得再有游移。浙省援兵，着左宗棠、杨昌浚仍遵前旨，酌拨五、六营迅速前往；应由何路行走？并着酌度办理。刘秉璋先就现有兵力联络师船，实力堵剿，毋稍疏懈』。

二十四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电奏已悉。据报法人弃台北驶，沿海及长江各口防务均关紧要；北洋两快船，自可毋庸南驶。李鸿章、曾国荃当督饬防营严密布置，妥筹备御。曾国荃请将上海购办闽省后膛枪截留应急，着准留一千五百杆；余仍备解闽、浙。……』。

又谕：『电寄左宗棠等：李鸿章、曾国荃电奏均悉。法犯镇口被创，据探水陆弃台，船只分泊浙、苏洋面意图报复。浙防吃重，左宗棠、杨昌浚即饬前拨五营克日前往，并再酌拨数营赴浙助援，不准稍涉迟误。刘秉璋、欧阳利见遵迭谕督军实力堵御，勿稍疏虞。法人去来无定，台防万不可松；趁此海道畅行，正可运兵、运饷。程文炳一军，着仍遵前旨迅速渡台。至法人是否全数退出台北？左宗棠确查电奏』。

二十七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等：据左宗棠等电称「杨岳斌二十一日由卑南登岸」等语。杨岳斌着即迅赴台北，会同各军克复基隆，并催所部起速渡。法窥基、沪、苏澳、安平、旗后，着刘铭传、孙开华会同杨岳斌派兵分段防守，勿稍疏虞。程文炳仍着速行渡台，以厚兵力』。

二十八日（戊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曾国荃等：据曾国荃奏「沪行余枪，拟以一千解闽、一千解浙」；刘秉璋电奏「请将余枪拨浙」等语。法舰屡犯镇口，浙防需械尤急；着曾国荃将此项洋枪二千杆全数解浙，由刘秉璋分拨刘倬云军及各营应用』。

二十九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李鸿章电奏「迭接电报，法兵在基隆前进，行程四日，与华兵接仗；营垒被夺，官兵伤亡甚多」

等语。此次究在何处接仗？何军失利？着左宗棠、杨昌浚确查速奏。刘铭传株守多日，既不能及时进攻、又不能设法抵御；恇怯情形，殊堪痛恨！着即与孙开华妥筹布置，督军会合土勇实力堵击，勿任敌踪他出滋扰，自干重咎。杨岳斌已抵卑南登岸，深慰廛系；着率所部迅赴台北，或分路扼守、或合力进兵，会商妥办。现在台事更急，程文炳一军，左宗棠等飭属速为雇船渡台，勿再延缓】。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

二月初六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李鸿章电奏「厦门叶文澜初三来电：暖暖村接仗，我营被法占踞，退扎六、七里；两军伤歿甚多」等语。着左宗棠等将详细情形查奏。杨岳斌着迅赴台北会剿。刻下法舰游弋江、浙洋面，闽省自应趁此运械。杨岳斌所部及程文炳一军，着左宗棠、杨昌浚遵迭谕严催迅即渡台，飭属将雇船等事妥速办理，毋再迟延干咎】。

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总兵吴安康统带五船赴闽，突遇法船；适风雾大作，「澄庆」、「馭远」驶至石浦沉没，「开济」、「南琛」、「南瑞」被困镇口。嗣随同浙江防营，迭次击退法船』。得旨：「澄庆」、「馭远」两船退入石浦被沈，管驾弁员既未并力抵御、又不小心保护，以致失事；殊堪痛恨！着曾国荃确切查明，严参究办，不准稍涉回护】。

初七日（丁丑），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左宗棠奏参知府李彤恩不审敌情、虚词摇惑，以致基隆不守；当降旨将该员革职，交杨岳斌查办。兹据刘铭传奏「道员朱守谟规避钻营，造言倾陷」各情；与左宗棠前奏，大相径庭。必须澈行查明，以昭是非之公。道员朱守谟于军务吃紧之时，辄敢擅请公款、乞假规避，殊属荒谬！着即行革职。至所参该员招摇播弄及倾陷李彤恩各节，如果属实，厥咎尤重，非永不叙用所能蔽辜。着杨岳斌即将朱守谟飭提赴台，归入前案秉公研究；孰是孰非？务得确情，奏明严行惩办，不准稍涉徇徇。原折片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左宗棠等：刘铭传奏「请飭督臣筹济大批饷银」等语。台北存饷，二月底即将用竣；前据左宗棠等电奏已飭筹解，俟洋款借到再拨大批汇济。着该大臣等于洋款未到之先，妥筹别款随时接济，毋任缺乏】。

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刘铭传奏：『法兵攻犯暖暖村月眉山一带，迭经曹志忠等鏖战获胜，营官张仁贵阵亡。现抽调各营兵赴暖暖、六堵协同战守，并飭杨金龙驻兵关渡、修筑炮台，吴鸿源抽调两营来北助剿』。得旨：『着该抚懍遵迭次电寄谕旨办理。张仁贵等均着照所请，分别从优议恤。尤为出力之廖得胜、桂占彪等，准其汇案请奖】。

又奏：『已革贵州布政使沈应奎，奉委渡台，不避险艰；可否赏还布政使

衔』？得旨：『沈应奎获咎较重，着俟着有实在劳绩，再行奏请恩施』。

十三日（癸未），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请以丁忧总兵胡珍品、知府陈乃瀚等发往福建军营差遣。从之。

十五日（乙酉），帮办福建军务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台北府新设学额，请准添设选拔贡额府学二名，淡水、新竹、宜兰县学各一名。下礼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

十七日（丁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等：据左宗棠等转电正月十九等日台军战败情形，「月眉一带营垒均为法占」等语。刘铭传督师御敌，未能力遏敌锋，实属怯懦；着即督饬各军力图防战，迅复旧垒、进取基隆，立功赎罪。倘再不能愧奋，定即严惩不贷。所需枪械棚帐，着曾国荃饬令邵友濂、龚照瑗迅速购备，运往卑南；杨岳斌当速赴台北合力作战，程文炳仍赶紧觅船东渡。吴安康参案，照部议革职，仍留营效力；曾国荃即饬妥带师船，勉图自赎。其「澄」、「馭」两船失事实在情形，着曾国荃懍遵前旨确查参办』。

十九日（己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刘铭传电奏「军火器械搜发一空，毛瑟枪子、饷项二事最急。若无接济，兵必溃散」等语。台防饷、械万分紧要，左宗棠督办全闽军事，援台为目前至急之务；杨昌浚职任兼圻，尤属责无旁贷。着即迅拨大批饷项设法汇解，并将毛瑟枪子赶紧运济；李鸿章、曾国荃饬邵友濂、龚照瑗速购枪械等件运往。刘铭传务当尽心布置，实力防御，不得藉词诿卸。杨岳斌现抵何处？着遵前旨迅赴台北，合力作战。该前督所部及程文炳一军赶紧渡台，并着左宗棠等筹拨饷、械带往，勿任徒手到防，无裨军事。闻澎湖失守，确否？着左宗棠等查奏』。寻左宗棠等奏：『澎湖荒瘠海岛，难资守御；此次援船被阻，以致为敌所乘。现在和议有成，情形又别；已会商杨岳斌、刘铭传相妥要办』。报闻。

又谕：『电寄刘铭传：前据左宗棠奏王诗正统营渡台，当谕刘铭传察看。兹据奏：恪靖各营一败气馁；是王诗正之不能得力，已可概见。着即将失事情形，据实参奏，毋得稍存瞻顾』。

二十一日（辛卯），谕军机大臣等：『中、法现议修好，允准津约；各路军营，着即定期停战。滇、粤各军，并着照约定期撤回边境』。

二十二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统兵大臣：法人现来请和，于津约外别无要求，业经允其所请。约定越南宣光以东，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二十一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战，二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定于三月初一日停战，法国即开各处封口；已由李鸿章分电沿海、滇、桂督抚如

约遵行矣。惟条款未定之前，仍恐法人挟诈背盟、伺隙猝发，不可不严加防范。着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并云南、广西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督饬防军随时加意探察、严密整备，毋稍疏懈，是为至要』。

二十五日（乙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撤兵载在津约，现已允照津约，两国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且该督前于我军失利时，奏称祇可保境坚守；此时得胜，何又不图收束耶？着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电信不到之处，即发急递飞达，如期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

二十七日（丁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电奏均悉。中国素以信义为重，法已电孤拔于三月初一日停战，开台湾、北海封口，并令在越统领定期停战；我若失信，致生他变，不特兵连祸结，且为他国以不直。嗣后交涉事件，益形棘手。电线中断，二十五日已由总署告知赫德，以滇、桂电线恐难速达，展期二、三日；令其电法，断难再与议展。若此时复饬进兵，此等举动，岂中国所可为！幸而获胜，尚觉得不偿失；一有蹉跌，更伤国体。该督近接岑毓英电报，是电线已通，正宜迅速传达；务当懍遵严谕，饬令防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并饬整军严备，以防不测，方为正办。此事关系重大，倘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而贻误全局，该督返而自思，当亦不敢出此。懍之！慎之！该督于奉旨遵行后，即行电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

三月初八日（丁未），福建巡抚刘铭传等奏：法兵分攻月眉山、大水窟一带接战退守情形。得旨：『现在法已议和停战，着刘铭传等督饬各军稳扎严守，以备不虞。所需饷项，即与左宗棠、杨昌浚筹商济用。副将龙惠南、叶友胜均着革职，留营效力。阵亡之记名提督梁善明等，均着照所请分别从优议恤』。

初十日（己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电奏均悉。中、法约定：条款未定之前，彼此将调兵、运军火前往台湾等事，停止不办。巴德诺已于初九日到津，约之成否，月内当可定局。此时既议修好，即应示信；所有接济兵械，自应暂行停运。程文炳一军，亦着暂缓前进；仍传知台军整兵严防，以备不虞。台饷紧要，务当汇解大批应用，毋稍迟缓』。

十五日（甲寅），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请将已革福建巡抚张兆栋改为署理。得旨：『张兆栋以获咎人员令其暂缓交卸，以重篆务；何得借口呼应不灵，辄请署理？所奏着不准行。左宗棠着传旨申饬』。

又奏：『台湾道刘璈将余存统领费银捐充防费。得旨：『该道以地方官兼办营务，所称每月领银四百两，是否咨部有案？如系滥支之款，所有已领银两均应追缴；岂能以呈缴余银为取巧尝试地步？着户部查明具奏』。

十六日（乙卯），谕内阁：『杨岳斌奏：「请将已革游击吕文经留于台湾效力」等语。前因吕文经于轮船中炮、辄即先退，降旨革职，发往军台；嗣据左宗棠等奏留差遣，当以该员获咎较重，未经允行。该前督岂无闻知，乃复奏请留营；殊属冒昧！杨岳斌着交部议处；并着将吕文经即行起解，不准逗遛。嗣后获罪人员，各该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不准率请留营、擅行差委，以肃纲纪而杜夤缘』。寻吏部奏：『杨岳斌应得降二级留任公罪』。得旨：『准其抵销』。

二十二日（辛酉），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法人占踞澎湖，革员吕文经往探被拏，谎言得释。其胆略尚有可取，请准其留营』。得旨：『前据杨岳斌奏，已降旨不准行，并将该前督交部议处。吕文经着仍遵前旨，即行起解』。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

夏四月二十四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岑毓英等：据电奏「林椿来言，法约定一月内退澎湖；但刘永福不退保胜，澎湖亦须迟退」等语。现在详约将定，中外交涉惟重信义；刘永福一军，亟应如期撤回。着岑毓英、张之洞懍遵十八日电旨，严催该提督即率所部迅回滇界，再赴思钦；不准稍有迟延，令人借口。其超程、抵滇日期，仍速电闻』。

二十八日（丙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电称「中、法详约业经画押，法使巴德纳允将前虏「平安」轮船弁勇七百余人全数交还，请将桂军擒获法国弁兵释回」等语。着李鸿章迅派妥员前赴澎湖，曹商法兵官，约定日期，将虏去弁勇王仁和等七百余人妥为收回。其中如有被敌伤害者，必须与之理论。至由西贡载回者，酌给船费：均由该督妥办。并着将约定之期，电知李秉衡；将前获法弁兵九人，届期派员送交越境法兵官收回。至降将何麦里，仍遵前旨飭令随营效力；如何妥为安置，着李秉衡酌度奏明办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

五月初三日（辛丑），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奉旨交查知府李彤恩并饬讯道员朱守谟一案，请另派大员查办』。得旨：『现在和约已定，防务解严；该前督何得避嫌取巧，托词推诿！仍着杨岳斌秉公查办，据实参奏，不准稍涉偏徇』。

初九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岳斌等：据李鸿章电称「法兵于初九日准退出基隆」等语。上年刘铭传仓猝赴台，尚称勇往；自基隆失

事，未能迅复，咎实难解。现在法人已退，着责成杨岳斌、刘铭传、孙开华将全台应办事宜，实力布置；如有疏懈，惟该前督等是问』。

蠲免福建省光绪五年以前积欠钱粮。

十一日（己酉），谕军机大臣等：『近闻刘璈有稟请洋款办理台南善后之事；本日已有旨，电飭左宗棠等不准擅发。左宗棠到闽后，每于调人差委，未经奏明辄行派往；殊属非是。嗣后遇有用人拨款等事，务当先行奏报，候旨遵行；不得再涉轻率，致干专擅之咎。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李鸿章电奏：「林椿云：巴德纳接外部电，华兵在越者尚未全退，仍踞几处地方；似指云军及刘永福。倘日久远约不退，恐澎湖未能早还」等语。四月十八、二十四日迭谕岑毓英将全军按期速撤，并严催刘永福一军撤回滇界；均电知张之洞转行遵照。据张之洞电称：越民游勇为梗，道路不通。该督究竟已否接奉前旨，云南官军及刘永福所部刻下已否撤竣？着该督即行遵旨迅速办理，一面将启程及抵界各日期由电奏闻；不得稍涉迟延，致令法人有所借口，贻误大局，自干咎戾。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左宗棠等：闻刘璈请左宗棠由洋款内拨一百万办台湾善后，委员坐提。如果属实，所请断不准行。着左宗棠、杨昌浚懍遵前旨，查明所借洋款现存若干？迅奏候旨，不得轻率拨用』。

十二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覆陈边外情形并行抵文盘州布置要隘」一折，据奏拟将宣、兴以西归我及馆司设码头两相保护各节，该督于日前办法殊属误会。前于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初八、十八等日迭次电谕该督撤兵入关，并无一字令在关外布置。迨四月二十二日该督奏到撤师日期折内详陈关内外分扎各营，当经电谕令将关外各营一律撤回边界，勿逾定期。谕旨极为明晰，该督接奉后，自应懍遵办理。乃昨据李鸿章电称：「法使接外部电，华兵在越者尚未全退」；核计四月二十二日电谕已及两旬，何以尚未据该督电奏全数撤回？现在详约已定、基隆法兵已退，彼既如约办理，我若迁延撤兵之期，使彼有所借口，不特澎湖法兵未肯遽退，且恐别生枝节，贻误大局；该督岂能当此重咎耶！究竟关外各军及刘永福一军于何日一律撤退关内？即着迅速电奏。所有历次电谕七道，着再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岑毓英：据奏「行抵文盘州布置要隘」一折，所陈办法，殊属误会；本日已明晰寄谕该督矣。详约之定、基隆法兵已退，岑毓英务将关内外各营及刘永福一军一律撤回关内，不准托词迁延；究于何日撤竣？速即电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

十七日（乙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左宗棠等：程文炳一军着即

撤回湖北；应需饷项，着左宗棠、杨昌浚于洋款内发给，将来由鄂清算。所有余存洋款仍着存库，听候拨用』。

又谕：『电寄杨岳斌：所部暂缓遣撤；着将派查事件，赶紧查覆，再行听候谕旨』。

十八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苏元春等：据李鸿章电奏「巴德纳照会称：谅山一带复到中国官兵三队，请飭撤回；澎湖本拟照约克期撤尽，迭闻此信，不无疑虑」等语。粤军早撤，必无复到谅山一带之事。惟张之洞前奏，越民有与法仇杀情事，难保非游勇勾结冒充华兵；着苏元春、李秉衡确查电覆。现在滇军及刘永福营已否一律撤回关内？日久未据岑毓英覆奏。此时滇、桂电信中途有无阻滞，着苏元春等速咨该督迅即遵旨办理，仍将滇军现在情形迅速电闻』。

二十二日（庚申），谕〔军机大臣等〕：『前迭谕岑毓英将关外滇军及刘永福营一律撤回边界，迄今日久，尚未据该督覆奏。法已退出基隆，并将虏去弁勇悉数交回；我军亟应如约迅撤，以昭大信。着岑毓英懍遵迭谕，赶紧办理；毋再迟延，致干咎戾。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张之洞：前迭谕岑毓英将滇军、刘永福营一律撤回边界，迄今未据覆奏。法已退出基隆，并将虏去弁勇悉数交回；我军亟应如约迅撤，以昭大信。着张之洞速咨岑毓英懍遵迭谕，赶紧办理。现闻电线中断，应如何设法急递？并苏元春派赴谅山弹压之兵，何时撤回？均着迅速电闻』。

二十三日（辛酉），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奏：『闽省官轮被毁，解运饷械并渡勇援台，类皆转雇商轮，诸多不便。现购买「富有」、「美富」两轮，以资遣用』。下部知之。

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行抵基隆大营，与抚臣刘铭传筹商防务，勤加操练，增高墙垒、深浚沟濠，以期有备无患』。报闻。

二十五日（癸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法将孤拔，已于四月十九日在澎湖病毙。所有「平安」轮船被虏之干军弁勇，应另与法官商办，俾得早日收回』。报闻。

又奏：『衰病增剧，现在中、法和约已定，请开缺回籍调理』。得旨：『览奏殊深廑系。着赏假一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

二十六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等奏「筹办台湾防务」：「澎湖、基隆、沪尾三海口，均须长泊快兵船一只；修造炮台运办各料，须装货船二只。请飭南、北洋分拨快船三只、福建船政速拨货船二只，到台备用」等语。台湾所需各船，能否照数拨往？着李鸿章、曾国荃、裴荫森奏明办理。至各船到台之后，饷项如何发给？并着妥议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李鸿章

、曾国荃，并传谕裴荫森知之』。

又谕：『据岑毓英电奏：「云军三万余人已撤回二万三千余人，均抵开化、临安边界；留粤勇七千余在后弹压，陆续撤回」等语。法人现已退出基隆，专俟滇军及刘永福营一律撤回，即将澎湖退出。着岑毓英懍遵迭次谕旨，迅将关外滇军全数撤回边界，不得稍涉迁延；并饬催刘永福赶紧督率所部入关，毋任逗遛。仍将抵关日期，飞速驰奏。前据李鸿章电奏：「据教士报称云南拏获法兵四、五名，在营囚系，请饬交还」等语。并着岑毓英查明所获法兵，妥为交还。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福建巡抚刘铭传奏：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已将台澎道刘璈撤任查办。得旨：『刘璈着即撤任，听候查办』。

又奏：『基隆一隅自遭兵祸，民房焚毁无余，田地荒芜，流离可悯！拟请抚恤，由淡水捐输项下拨款动用』。如所请行。

以任情勒捐，革台湾宜兰县知县王家驹职。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

六月初三日（庚午），谕内阁：『杨岳斌、刘铭传、孙开华奏「台北解严，请将历次战守尤为出力将弁官绅及筹运出力人员奖励」各折片，刘铭传驻守台北，未能相机决策攻复基隆，本属无功足录；而各营将弁官绅，固守要隘历时甚久，迭次接仗亦能竭力抵御，自不能因督师之不力，并没行间效命之劳。惟所请奖叙，未免过优；量行核减，酌予恩施。王诗正、沈应奎均系已革司、道大员，左宗棠并未先行奏明辄令赴营，本不应给予奖叙；姑念该革员等业经渡台，不无微劳足录。王诗正着赏给五品顶戴，沈应奎着赏给四品顶戴；阵亡之总兵曾照礼、副将刘义高等均着交部照阵亡例，从优议恤』。

谕军机大臣等：『已革游击吕文经，前经降旨发往军台。嗣据杨岳斌奏请留营，复经谕令即行起解，不准逗遛；迄今已逾两月，未据奏报起程，殊属延玩！着杨昌浚、刘铭传、张兆栋迅即派员将吕文经赶紧起解，不准藉词迁延；并着将起解日期，先行奏闻。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台北战守出力，予提督苏得胜、郎中林朝栋等升赏衔翎有差。

初四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行抵云南边界并檄令关外各营一律撤回」一折，张之洞迭次电信多系传闻之误。该督现已檄令关外各营一律撤回，越地不留一兵，以昭信义；所办甚是。现在基隆法兵已退，所有被虏弁兵悉数收回；法兵之留澎湖者，其意专候滇军及刘永福一军全数撤回后，方能照约全退。着岑毓英督催各军迅撤，刘永福所部进关后，仍速饬前赴思钦一带驻索，毋再迁延；一面将各军进关日期先行驰奏。越民之情殷内附者，编列民籍；如果相安，即着遵照前次电旨，妥筹安抚。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

之』。

初十日（丁丑），谕内阁：『鸿胪寺卿邓承修奏：「福建布政使沈葆靖被参闻警移眷出署一款，疆臣、部臣未能据实定议」等语。左宗棠等查办此案，语涉疑似；吏部议覆沈葆靖处分，亦属从轻：均有不合。左宗棠、杨昌浚着交部议处；吏部承办此案堂司各官，着查取职名，交该衙门议处。并着吏部将该藩司应得处分，另行复议具奏。沈葆靖着即开缺来京，听候部议』。寻吏部奏：遵旨改议处分。得旨：『前福建布政使沈葆靖着照部议降三级调用，大学士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浚着照部议降一级留任，均不准抵销』。

十一日（戊寅），调广西布政使张梦元为福建布政使。

十二日（己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据电奏「法教入粤，流弊太多，示弱太甚」等语。传教载在条约，上年七月降旨用兵，尚谕令保护法国教民。现在基隆已退，被虏弁兵均已收回；法使业已到京，教士照约入口，有何示弱？澎湖尚未退出，正以滇省撤兵稍迟为借口；若再因阻教入粤别添枝节，以致澎湖久居不退，其为示弱不更甚耶？此等紧要关键，岂能轻听僚属、将弁之言，有意阻格。如地方莠民藉端滋闹，全在该督严饬弹压；果能实力奉行，何至生事？贺璧理致法领事信，有「法教入粤、粤督不愿」等语；何以向该督言，又谓缓来为宜？恐不足据。着张之洞速即出示晓谕，准令教士入口，以昭大信；毋得再存意见，转启群疑。设有僨事，惟该督是问』。

又谕：『电寄岑毓英：据电奏「刘永福已抵文山县，料理赴粤」等语。法人在澎，专候滇省撤兵消息。现在刘永福已将赴粤、滇军亦概入云界，法人自不能以此借口；办理亦尚合机宜。据张之洞电奏，有「已许刘永福带二千人可以安置」之语。目下该军旧部不满五百，即着于遣散粤勇内添募合成二千人，饬令迅赴思钦一带，由张之洞妥为布置；毋任在滇逗遛，以免别生枝节』。

十三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据刘铭传奏「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一折，刘璈着革职拿问，光刘铭传派员妥为看守，听候钦差大臣到闽查办。所有该革员任所资财，着该抚遴派廉干委员严密查抄，毋任寄顿隐匿。另片奏「台湾道缺，暂留陈鸣志署理，期挽积习」等语。着依议行。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刘铭传奏「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声名狼藉」一折，本日已有旨将刘璈革职拿问，着卞宝第遴派廉干委员将该革员原籍资财严密查抄，毋任寄顿隐匿；并将抄出财产开列清单，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电寄杨岳斌：电奏已悉。该前督所部各军，着确探澎湖法兵全数退出后再行遣撤；所请赏假回籍终养，着俟派查事件覆奏到日，再降谕旨』。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

十六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查明澎湖失事员弁，请旨分别惩处」一折，此次澎湖失事，该处文武员弁未能竭力固守，致被法兵攻陷，实属咎无可辞。据奏该处向无城郭，与失守城池者有间，虽系实情；惟所拟分别惩处，尚觉过轻。副将周善初、通判郑膺杰均着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通判梁岳英、都司郑渔、守备冯楚燊均着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同知关镇岳、副将陈得胜、守备梁璟夫，均着交部议处。杨昌浚、刘铭传均有地方之责，惟刘铭传困守台北，鞭长莫及，自应稍予区别；杨昌浚着交部严加议处，刘铭传着交部议处。左宗棠、穆图善办理该省军务未能援应，均着交部察议。杨岳斌于澎湖失事之时，先经催令渡台，自难兼顾；所请议处，着加恩宽免。现在法兵业已退出澎湖，防务亟应实力整顿；着左宗棠、穆图善、杨昌浚、刘铭传迅即飭选将弁前往驻扎，并慎选地方官将善后事宜悉心布置。所需轮船策应，着即资商曾国荃将「南琛」等三船调赴该处，认真训练，听候调遣。闽口捞获之船械等件应如何修整拨用？并着左宗棠等查明迅速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十八日（乙酉），两江总督曾国荃奏：南洋快船未能拨驻台湾。得旨：『着将三船赶紧修理，仍遵前旨拨赴澎湖，勤加操练，以资防守』。

二十二日（己丑），署船政大臣福建按察使裴荫森奏：购修夹板，复设练船。下部知之。

又奏：南洋购造快船等费，请飭闽督等拨解款项。得旨：『着照所请，即由裴荫森知照杨昌浚、穆图善将应还、应解款项迅速拨解，以济急需』。

二十三日（庚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岳斌：据奏请撤营归养等语。杨岳斌着准其回籍养亲；即将所部各营妥为遣撤，俟撤竣后再行起程』。

又谕：『闽省现已解严，王诗正所部营勇，着左宗棠督飭妥为遣撤；并飭王诗正即行回籍』。

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遵查李彤恩等参款。得旨：『李彤恩着即驱逐回籍，不准逗遛台湾。朱守谟着即革职，永不叙用』。

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刘铭传奏：目疾沉重，请开巡抚本缺，专办台湾事务。得旨：『本日已有旨，令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矣。刘铭传督师无功，正当力图自赎；着将台湾善后事宜，认真整顿，以观后效。所请开缺之处，不准行』。

以闽、浙总督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

二十四日（辛卯），谕（内阁）：『上年四月间，特准李鸿章与法国总兵福禄诺议定越南通商事宜，无非戢兵安民之意；迨后谅山一役，不得已而用兵

。越南地极炎荒，士卒每多瘴故，且相持半载，各损师徒，藩属人民亦罪锋镝；朕甚悯焉！洎十二月间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以两国本无嫌隙，力请仍照津约；往返通词，弃怨修好。朕仰维上天好生之德，并敬念列祖命将出师于天时地利、缓急进止，拨度因时，不存成见。恭铎乾隆五十四年安南撤兵迭次谕旨，权宜所值，先后同符。特照所请，命李鸿章等与法使巴特纳重订新约十条，于越南北圻边界定地通商，言归于好。现在法国尽退基隆、澎湖之兵，我亦将滇、粤各军撤归关内；彼此擒获人众，均已按数交还。从此荒服免遭兵燹，海宇共庆义安。朝廷于此事权衡终始、审察机宜，本无穷兵黩武之心，允协修好睦邻之意。今当和局既定，特通谕中外，俾咸知朕意焉』。

谕军机大臣等：『前有旨派锡珍前往江苏，会同卫荣光查办事件。锡珍已于本日请训，拟由海道赴沪；卫荣光着俟该尚书到后，即行同赴台湾，秉公查办。所有应查各件，已交锡珍带往，与该抚公同阅看。江苏巡抚，着谭钧培暂行护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覆陈刘铭传退弃基隆实在情形。得旨：『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饷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罪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于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儼不于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

秋七月初四日（庚子），谕内阁：『前据左宗棠奏：因病吁请开缺回籍，当经赏假一月，俾资调理。兹据奏称「病难速痊，恳请交卸差使，展假回籍」等语。览奏病情，殊深廑念；自应俯如所请。左宗棠着准其交卸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回籍安心调理。该大学士夙着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仍着随时奏闻，用备采择。一俟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请交御差使展假回籍」一折，本日已有旨准其交卸差使，回籍调理矣。所有「钦差大臣关防」，即着交杨昌浚派委委员赍京呈缴。至该大臣所统恪靖各营，现在应留应撤？着左宗棠、杨昌浚体察情形、悉心会商，奏明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初五日（辛丑），两江总督曾国荃奏：统带援闽兵轮已革提督衔总兵吴安康请开复原官原衔，并赏头品顶戴。得旨：『「澄」、「馭」两船失事，吴安康统带不力，厥咎甚重；后虽镇海御敌，着有微劳，其功过不足相抵。业经另案革职留营，免予议罪，已属从宽；前于刘秉璋奏到，已谕令咨行该督毋庸列保。此奏自系尚未接奉前旨，所请着毋庸议』。

初六日（壬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秉衡：张梦元已调补福建布政使，着李秉衡传知即由广东乘轮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

初八日（甲辰），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据署台澎道陈鸣志等会禀刘璈滥支虚冒各款及提督高登玉、都司李德福朋比为奸，同知胡培滋、知县周志侃通同作弊；请旨讯办」等语。高登玉、李德福、胡培滋、周志侃着一并革职，交锡珍、卫荣光按照所奏各节，归案讯办；务须撤底根究，毋稍含混。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十一日（丁未），闽浙总督杨昌浚奏：闽省盐务困敝，请免加厘并免捐输以恤商艰。允之。

又奏：闽省制钱缺乏，变通鼓铸以资民用。下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一。

十八日（甲寅），福州将军穆图善奏：军务已定，恳销去帮办军务差。得旨：『穆图善着准其开去帮办军务差使；所部各营战后防守出力，奉懿旨：着于前发内帑银内赏给五千两，以示奖励』。

二十六日（壬戌），命福州将军穆图善来京陛见，以杭州将军古尼音布署福州将军。

二十七日（癸亥），湖南巡抚卞宝第奏：遵旨查抄已革台湾道刘璈家产。得旨：『着将所抄该革员家产严密封存，派员妥为看守；俟定案时，再降谕旨』。

二十八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电称左宗棠因病出缺，览奏殊深悼惜！所有该大学士身后一切事宜，着杨昌浚妥为照料；并着赶紧驰奏，候旨施恩』。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二。

八月丁卯朔，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渡台员弁，恳准保奖。得旨：『此次该军未能迅速渡台，又无战功足录；所请保奖之处，着毋庸议』。

命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学棻提督福建学政。

初三日（己巳），帮办福建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收回澎湖弁勇，补发口粮，并死难员勇请恤。得旨：『此项已故弁勇，并非临阵捐躯可比；所请发给恤赏银两及赏给世职之处，着毋庸议』。

初四日（庚午），署船政大臣福建按察使裴荫森奏：台防需船，请续派「伏波」东渡，以供差遣。下所司知之。

初五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据电称「杨岳斌干军十二营应找饷项引粮十余万两」等语。即着核明确数，准其于洋款内拨给』。

十四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台湾南路率芒、董底两番社与七家山番械斗，副将潘高升不为伸理，并纵勇袒助七家山番，致该两番

社聚众滋事；刘璈不待查覆，率行调兵进剿，致该两番社良莠不分，同遭焚掠。请旨将潘高升惩办」等语。率芒、董底番社前已受抚，此次与七家山番仇杀，自应设法解散；何得率行攻剿，惨及无辜！现据该两番社悔罪投诚，即着刘铭传饬属妥为弹压，毋任再滋事端；其被难番众，酌量加以抚恤。至交出凶番六名，是否的系正凶？讯明分别究办。除刘璈已另案革职查办外，潘高升办理乖方，实属罪有应得。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以示惩戒。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三。

十九日（乙酉），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等奏「遵保基、沪获胜立功将士暨历次战守尤为出力之援军、练董、转运员弁官绅，并案开单请奖」一折，军营保奖人员，必须打仗获胜或扼守要隘等项实在着有劳绩，方足膺懋赏而昭激励；此次单开，除沪尾接战出力各员弁应量予奖励外，其王诗正一军前经临敌失利、吴鸿源一军留守中路，并无战功，该抚等一并汇保，其余各营何项出力亦未详细说明，是开报既属笼统、保奖复多冒滥，殊非核实之道。着刘铭传会商孙开华将单开各员及所请奖叙，严行裁汰、大加删减，查明实在异常出力员弁，再行悉心核定，分晰开单，据实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寻刘铭传等会奏：遵减基、沪立功将士保案，请照前单给奖。得旨：『王诗正、吴鸿源部下拟保各员弁，着刘铭传详加核减。至王诗正、陈鸿志两军前单笼统开保，此次单内开列厘出四十余员名，以前单核计，尚有一百余名；是否全归删汰？并未声明，殊欠明晰；仍着分营逐一开单具奏。其余所请奖叙各员，着该部议奏』。寻刘铭传奏：『查王诗正、吴鸿源所部将士，不无微劳；若全行删减，未免向隅。兹就前单开列在前请保从优者，量为核减；分别开单，酌保五十人。其余一百三十余员名，概归删汰』。如所请行。

以托病离营，革台湾军营都司范治钧职，永不叙用。

予基、沪阵亡、病故各员弁彭沛霖等优恤，并于台北建立淮楚昭忠祠；从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刘铭传请也。

二十三日（己丑），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杨昌浚奏：「福建沿海防营及后路各台局出力文武员弁，恳准保奖」等语。此次用兵省分，凡接仗获胜者，均经给予奖叙；其余防营及后路台局员弁并无战功，均未给奖。闽省事同一律，所请着毋庸议。左宗棠折片，均着留中。其道员刘麟祥一员，着俟服阙后，仍遵前旨交吏部带往引见。将此谕令穆图善、杨昌浚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四。

九月初五日（庚子），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环，言代王）等遵筹海防善后事宜折内奏称：「台湾要区，宜有大

员驻扎」等语。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五。

冬十月初二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左宗棠等奏「中、法议约已成，恳由船政试造钢甲兵船」一折，据称「法国现在创造双机钢甲兵船虽较铁甲稍逊，而驾驶较易、费用较减，每船估需工料银四十六万两。闽省拟请试造三数号」等语。现当创办海军之际，洋面兵船自应次第筹备，以资操练。着裴荫森即将新式双机钢甲兵船先行试造一号；如果试验合用，将来再行奏明陆续添造。目前所需造船经费，即由闽省前存洋款内拨用；余剩洋款，着杨昌浚解交神机营存储。裴荫森务当督饬员役工匠核实经理，不得虚糜帑项，以重要需；杨昌浚亦当随时会商，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杨昌浚，并传谕裴荫森知之』。

初七日（壬申），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委员查恤澎湖被难各户，并拟筹防务』。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七。

十八日（癸未），谕内阁：『前据刘铭传奏参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劣迹多端；当将该员革职拿问并将任所、原籍资产一并查抄，特派锡珍、卫荣光驰往查办。兹据查明覆奏：此案刘璈被参盐务、矿务营私舞弊各节，经锡珍等传集人证、详核卷宗，虽多办理不善，尚无侵吞亏短、通同作办情事。惟于所部各营空额，经已革提督高登玉缴入道署银一万一千六百两、又将夫价银扣存账房四千五百两，据供留作赏需，查无详报案据。又于其子刘济南招勇船价，浮冒银一万两零。该革道以监司大员总理营务，辄敢虚支巨款、任意冒销，律以监守自盗，罪无可辞。已革台湾道刘璈着照所拟斩监候，即由该督、抚派员解交刑部监禁。其应缴之款，除抄产备抵外，余着勒限追完，照例办理。至折内所奏薛树华供称送给洋银一万元，张新是否转给刘璈？伊不知晓；及王青云等所供洋药厘金每年交给道署规费银二万五千元，九、十两年辗转拨还、拨给等语。声叙殊未明晰；岂得以事无左证，竟置勿论。着刑部于全案供招解到时，再将以上两款详细查核具奏。已革提督高登玉明知刘璈虚报夫数，辄代出印领扣缴多赃，实属朋比为奸；着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同知胡培滋管理支应，于刘璈虚报募勇船价等情毫无觉察，明知夫饷浮冒、又不据实举发，实属知情徇隐；业经革职，着永不叙用，仍驱逐回籍，不准逗遛。副将张福胜在台年久，声名平常；着即行革职。知府刘济南素行不检，物议滋多；着一并革职』。

十九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卞宝第、刘铭传先后具奏，已革台湾道刘璈任所、原籍资产业经遵旨查抄。刘璈现经讯明定罪，监禁追赃。其任所抄出银两，即着刘铭传派员解部；原籍抄出资产，着卞宝第按照原单核实变价，解部备抵。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有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一切改设事宜令该督、抚详筹议奏。台南、北地輿袤延甚远，以形势而论，台北各海口尤为紧要。原设台湾道一员远驻台南，深虑难以兼顾；且巡抚常川驻扎，一切钱穀、刑名事宜必须分员管理，各专责成。应否于台湾道之外添设台北道一员？着杨昌浚、刘铭传悉心会商，妥议具奏。澎湖为由闽赴台要隘，扼扎劲旅、认真操练，方足以资缓急。该处地方若由台湾巡抚管辖控制，自更得宜；并着详细议奏。其余未尽事宜，该督、抚如有所见，务当明晰敷陈，以备采择。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二十二日（丁亥），谕内阁：『福州将军穆图善着授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事宜；各城副都统以下，均归节制』。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刘铭传奏「目疾日重，恳请开缺」一折，刘铭传经朝廷特简督办台湾事宜，正当次第经营，力图报称；上年督师不力、谤书盈篋，仍复曲予优容，尤宜奋勉图功，以期自赎。何得因目疾未愈，遽请开缺！着赏假一个月，毋庸开缺。该抚筹办善后，尚属认真；仍将兵事、吏治及地方一切利弊力疾妥筹，悉心办理。凡事当行之以恒，总期成效可观，方为不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二十七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御史殷如璋奏：「福建船政局收用员绅过多，需款太巨，致造船经费不能统归实用；请饬详加考试，认真核办」等语。福建船政局近年瞻循积习，滥用委员、支销浮冒，朝廷早有所闻。当此整顿海防、综核名实之际，岂容不肖员绅虚糜无已，致办理不收实效！着裴荫森会同杨昌浚将该衙门现用各员认真考核，其冗滥充数者悉行裁汰，并将实能通晓制造、当差勤慎人员开单具奏，一面咨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考验。倘再因循瞻顾、不能破除情面，仍有滥保浮支情事，必惟该大臣等是问。原片着钞给阅看。将此谕知杨昌浚，并传谕裴荫森知之』。寻杨昌浚奏：『会同考核船政员绅，分别裁留及应备咨取考验各员实在情形』。下该衙门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八。

十一月十六日（庚戌），以因公淹毙，予福建补用千总邱水生优恤。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

十二月初七日（辛未），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刘铭传奏：生番滋事，分路剿抚并现在归化情形。得旨：『览奏抚番情形已悉。着督饬官绅次第妥为开

导，遇事持平办理，以期日久相安』。

又奏：『酌定全台养兵三十五营，计每年饷需至少须百五十余万两；每年出入相抵，尚不敷三十余万两。恳飭下闽省将军、督臣，自十二年正月，按月协济台湾海防经费银三万两，以济急需』。下部议。

予在营病故台湾参将文贵和等三十五员优恤。

初十日（甲戌），闽浙总督杨昌浚奏：遵旨提解洋款并沥陈闽省支绌情形，恳准将现存洋款六十万两酌留济用。得旨：『着户部归入刘铭传请拨洋款购备炮械片，一并议奏』。

十二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据刘铭传奏「筹度台湾情形，暂难改设省会」、又据杨昌浚奏「筹议台湾改设事宜，请添设藩司」各一折，台湾为南洋门户，业经钦奉懿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所请从缓改设巡抚，着毋庸议。杨昌浚所奏添设台北道不如添设藩司，系为因地制宜起见；自可准行。惟此次该督所奏尚系大概情形，所有一切应办事宜，均未筹商定妥。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继。着杨昌浚、刘铭传详细会商，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一。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丙戌）春正月初七日（辛丑），闽浙总督杨昌浚等奏：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请开去帮办台湾军务差使。允之。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将已革臬司张学醇留营差遣，办理台湾抚垦事宜。如所请行。

豁免福建台湾各属旧欠供粟。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三。

二月十八日（壬午），命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前赴台湾帮办台北开垦、抚番事务。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四。

三月十九日（壬子），予故台湾镇总兵张家宾、副将萧德明等祭葬、世职。

。

二十二日（乙卯），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二十四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澎湖为闽、台门户，非特设重镇，不足以资守御。杨昌浚与该抚意见相同，拟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仍归总督管辖」等语。即着杨昌浚、刘铭传会同筹议具奏。闽、台防务关系紧要，该督筹办一切，务当和衷共济，不分畛域，力顾大局。上年谕令该督等会议台湾改设各事宜，并着一并妥速议奏，毋稍迟延。将此由四百里各

谕令知之」。

台湾巡抚刘铭传奏：遵筹澎湖防务，请飭部拨实款以资接济。下户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五。

夏四月十八日（辛巳），以台湾基、沪战守有功，予总兵萧宗云等以提督简放，赏提督旷洪亮正一品封典、总兵杨忠等巴图鲁名号、协领兜钦等花翎；余升赏、加衔有差。

二十六日（己丑），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台湾改设行省需款甚亟，请飭部筹拨。下户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七。

五月初七日（己亥），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随员杨克勤等渡台出力，请予奖叙。

得旨：『杨克勤等均着照所请奖叙。上年该前督募勇渡台，各营本无战功，姑念该员等尚属不避艰险，是以俯如所请；此外，不得再请奖叙』。

初八日（庚子），谕内阁：『刘铭传奏「各路生番归化，请将开山剿抚尤为出力官绅恳恩给奖」一折，上年冬间台湾生番滋事，经刘铭传督饬官军分路剿办，并派员赴各社反复开导；该番等慑于兵威，率众就抚。现已招抚四百余社、归化七万余人，办理尚为妥速；刘铭传调度有方，深堪嘉尚！刘朝祐、章高元随同办理剿抚事宜，颇资得力；该二员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出力员弁官绅，不无微劳足录，自应量予奖叙。道员林朝栋，着赏给劲勇巴图鲁名号，并加三品衔；总兵柳泰和，着赏给健勇巴图鲁名号；唐仁元着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并遇有总兵缺出，先行请旨简放；提督尤福聚，着赏给一品封典；参将张广居着免补参将，以副将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典史陆陈谦，着以县丞仍留福建补用；武举黄希文，着以守备补用；军功陈玖英，着赏给五品蓝翎。另片奏：「前藩司沈应奎赞助抚番，筹划经费，异常出力；请逾格恩施」等语。沈应奎着赏还原衔、花翎』。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丈量田亩、清查赋税，请定赏罚章程。得旨：『即着督饬派出各员绅认真办理；出力人员，准照异常劳绩奏奖。倘有贿托隐匿、畏难延误情事，即着严行参办』。

又奏：『前保转运饷械人员，部咨改照寻常劳绩覆叙。查台湾转运艰险，请仍照异常劳绩给奖』。从之。

又奏：议定台湾百货厘金办法。下所司知之。

以招摇骚扰，革台湾守备凌国祥职。

予故台湾台北府知府陈星聚照军营例优恤。

二十六日（戊午），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台湾经费，现与督臣

议由福建厘金项下每年协济银二十四万两，由海关照旧协银二十万两；请饬先期拨给」等语。台湾需饷孔急，自应豫为筹拨；着古尼音布、杨昌浚自来年起将议定每年协济台湾饷银四十四万两按季先期拨给，以应要需；余俟杨昌浚会奏到时，再降谕旨。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调补用直隶州知州何嗣焜办理文案。得旨：『即着该抚咨行江苏巡抚转饬何嗣焜驰赴台湾，听候委用』。

二十九日（辛酉），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台州绅士在闽为已革台湾道刘璈代缴追款。得旨：『着准其在闽呈缴，即行解部；并饬司严催，俟刘璈病痊，迅速起解』。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八。

秋七月十三日（甲辰），谕内阁：『杨昌浚、刘铭传奏「遵议台湾改设行省事宜开单呈览」一折，着该部议奏』。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

八月十七日（丁丑），刑部奏：已革台湾道刘璈完缴各款，请减等治罪。得旨：「刘璈着减一等，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一。

九月初五日（乙未），谕内阁：『刘铭传奏：「提镇大员克扣饷银，请旨革职降补」等语。记名提督方春发统带镇海前军三营，于营中应发各项饷银，或不照章发足、或竟始终不发，并信用已革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听在营各勇吸食，按月扣饷抵销，以致营伍废弛。又总兵桂占彪管带镇海前军右营，亦有减发银两、扣发存饷等情。似此克扣军饷、紊乱营规，实属大干法纪。该抚仅请革职降补，殊属轻纵。方春发、桂占彪均着先行革职，交该抚亲提研讯，将应得罪名按律定拟具奏。其克扣欠发各款，仍着查明确数，勒限严追；不得稍涉含混』。

予军营病故台湾总兵周太胜等六十八员名优恤。

十四日（甲辰），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购办水陆电线。报闻。

又奏，请将已革都司郑渔暂留台防差遣。得旨：『郑渔着准其暂留台澎戴罪效力。该抚务当随时察看；如不得力，即奏明仍遵前旨发遣』。

以防兵缺额，革台湾参将张欣职。

十六日（丙午），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督兵剿办苏鲁马那邦等叛番情形。得旨：『该番反复无常，聚众抗拒，自宜示以兵威。即着该抚督饬各统领相机进兵，妥为剿抚；务令各番知惧知感，倾忱向化』。

二十九日（己未），命降调福建布政使沈葆靖交直隶总督李鸿章差遣。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二。

冬十一月十三百（壬寅），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覆陈筹办防务出入款目，请饬部查核。得旨：『所陈筹办台、澎防务并购炮价值需款甚亟，均系实在情形。着户部速议筹拨有着的款，即行具奏』。

以开山抚番出力，予福建典史陆陈谦巡检用，并赏换花翎。

十四日（癸卯），谕军机大臣等：『御史陈琇莹奏：「台湾考试，宜添设学政以专责成，或令福建学政乘轮东渡按试台属」等语。现在台湾改设行省，学政应否添设及福建学政能否渡台考试之处？着杨昌浚、刘铭传、陈学棻会商妥议具奏。原片均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寻杨昌浚等奏：台湾学政，请仍由巡抚兼理。从之。

以克服越南广威府不拔县，赏台湾道唐景崧二品衔并霍伽春巴图鲁名号。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四。

十六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张诚着发往台湾，交刘铭传差遣效力赎罪』。

十七日（丙午），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因病解职，以漳州镇总兵孙开华为福建陆路提督、记名提督侯名贵为福建漳州镇总兵官。

二十一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所有提拨安徽等省银三十六万两，即着该部迅咨各省赶解刘铭传应用。至所拨闽海关及闽省各局银四十四万两，刘铭传前奏系在常年用款一百五十万之内；今若拨归炮价，则常年之款又须另筹，且恐此款业经动支，无以应急。着户部再行详核，迅速覆奏』。

以台防带队出力，赏洋教习凯来博都司衔。

二十七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刘铭传奏「覆陈台湾出入款目开单呈览，并购炮需款甚急，请借洋款」各折片，当令户部筹拨有着的款，速议具奏。旋据该部奏称：「议拨安徽认解旗兵加饷、浙江盐务加捐商捐酱捐及台湾征存加增洋药税厘、福建应解部库筹边军饷四项，共合银三十六万两；并闽省原定拟解之四十四万，正符八十万两之数」等语。详加披阅，除提拨安徽等省银三十六万两饬令该部迅咨各省赶解外，因念闽海关及闽省各库局银四十四万刘铭传前奏系在常年用款一百五十万两之内，若拨归炮价，则常年之款又须另筹；复谕令户部，再行详核覆奏。兹据称「前项银四十四万两原系移缓就急，暂供目前要需。其常年用款，另行筹划，奏明办理」等语。近年各省饷需同一支绌，户部职司综核，自当力求节省。但轻重缓急，必宜权衡至当；如果实系要需，即应筹拨有着的款，方不致贻误事机。部臣疆吏，均系倚任大臣，当体念时艰，和衷共济；岂可各存意见，转烦朝廷区画！刘铭传因办防急需，此次陈奏折内语多不平；户部于初次覆奏内声叙拨款，措词亦近负气：均属不合。着传旨申饬。至刘铭传筹借洋款片内奏明与杨昌浚反复函商，该部专责

刘铭传一人，未免存偏倚之见。惟刘铭传并未先行请旨，何得遽与商人议借洋款？亦属冒昧；着不准行。其闽海关及闽省各库局原拨之四十四万两既经移作台、澎办防之需，所有此项常年用款作何拨补之处？仍着户部筹议有着的款，迅速具奏。将此谕知户部，并由五百里谕令杨昌浚、刘铭传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五。

十二月初六日（甲子），署船政大臣福建按察使裴荫森奏：双机铜甲兵船安上龙骨，恳俟工竣后请奖。得旨：『着俟工竣后试验，如果制造得宜，准照所请择尤保奖』。

十二日（庚午），谕内阁：『刘铭传奏「督兵剿服中、北两路生番，请将出力员弁奖励」一折，台湾中路叛番经刘铭传于本年九、十月间督率各军开路搭桥、节节进剿，先后将各番社攻破，所有苏鲁等七社均已悔罪乞降。旋经该抚商同林维源进剿北路叛番，示以兵威；白阿歪等处生番二十余社亦均归化。刘铭传筹办剿抚，深合机宜；着交部从优议叙。在事员弁奋勉出力，亦应量予奖励。提督吴宏洛，着赏穿黄马褂；道员林朝栋，着赏给二品顶戴；提督李定明，着赏给头品顶戴；朱焕明等，均着赏给正一品封典；副将万国本，着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给壮勇巴图鲁名号；县丞洪熙等，均着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归部选用；知县郭名昌，着仍以知县归部选用，并加同知衔；通判蔡嘉毅，着俟补缺后以同知用；已保巡检陆陈谦等，均着以县丞归福建候补；军功刘加辉，着以千总补用，并赏给守备衔；巡检蔡焕章，着赏戴蓝翎。阵亡之副将锺玉鏞、刘煦章、都司李春山、守备刘复胜、千总陈贤卿、向斌廷、把总林桐，均着交部从优议恤』。

以勇数空额、营务废弛，革台湾统带春字三营记名提督柳泰和职，撤销勇号。

予台湾军营积劳病故记名提督王贵扬、参将陈近标等优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六。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丁亥）春二月十四日（壬申），谕（内阁）：『刘铭传奏：「甄劾文武各员」等语。总兵吴忠胜逗遛新竹，招摇滋事；守备侯作美垄断煤务，讹诈地方；福建候补县丞凌云品行止卑汗，遇事招摇；江苏候补知县刘廷辉藉差需索，举止轻浮；福建候补县丞杨天炜办理盐务，声名狼藉；均着即行革职。已保福建候补知县李焜始勤终懈，清丈不力；着撤销知县保案，以肃官方』。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万年青」轮船被挫沉没，请饬照会英使。报闻。

又奏：知县沈元章在「万年青」船溺毙，请优恤。下部议。

予因公淹毙福建直隶州知州顾镛等二十八员优恤。

予染瘴病故台湾道员方策勋优恤。

十六日（甲戌），吏部奏：福建台湾改设行省，请添设布政司一缺。从之。

十七日（乙亥），以神灵显应，颁福建台湾嘉义县城隍庙扁额曰「台洋显佑」、龙神庙扁额曰「海屿昭灵」、天后宫扁额曰「慈云洒润」。

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台湾官欠，俟行省设定，由台另议章程追赔。报闻。

十九日（丁丑），闽浙总督杨昌浚奏：福建团练大臣林寿图才可起用。得旨：『林寿图着交吏部带领引见』。

二十四日（壬午），以河南按察使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布政使。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九。

三月十九日（丁未），闽浙总督杨昌浚奏：闽省试铸制钱，仿照康熙年间旧制，酌定每文八分五厘，尚无亏耗。下部知之。

二十日（戊申），河南巡抚边宝泉奏：按察使邵友濂赶办秋审，请暂缓赴福建台湾布政使任。得旨：『着照所请，俟秋审完竣后即饬赴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

夏四月初十日（丁卯），谕内阁：『刘铭传奏「台湾创办商务」折内抬写处「天恩」字样误书「天准」，殊属疏忽；着交部察议』。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台湾拟兴修铁路、创办商务，并请派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督办；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着海军衙门议奏』。寻议：『台湾孤悬海外，物产蕃盛，非兴商务不足以开利源、非造铁路不足以兴商务；应请旨准其开办。林维源籍隶台北，乡望素孚；拟请旨准如该抚所奏，令该学士查照现议条款督饬商人委员认真照办』。从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一。

闰四月十四日（辛丑），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环，言代王〉等奏「部拨海军经费解不足数，请旨饬催」一折，海军为自强要政，现在创办伊始，全赖费用充裕；户部原拨十二年分该衙门经费内厘金一项，江苏欠解银十八万两、浙江欠解银八万两、江西欠解银十五万两，似此任意迁延，以致办事掣肘，殊属不顾大局！着曾国荃、崧骏、卫荣光、李嘉乐迅将前欠银两赶紧筹解，并本年各省应解之项务当于年内扫数解清，不准丝毫蒂欠。至福建、广东应拨海防经费已归本省动用，沪尾、打狗二口已归台防；着户部另筹的款相抵，以符原拨四万两之数。嗣后各省、关拨解海军款项，若不年清年款，并着该部严定处分，指名奏参；果能全数解清，即着酌核请奖。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荃、崧骏、卫荣光、并

传谕李嘉东知之』。

十六日（癸卯），谕内阁：『刘铭传奏「台湾各路生番归化并开山招抚情形，请将出力将领奖励」一折，台湾前后山各路生番自上年十月经刘铭传檄委将领开凿道路，设法招抚；数月之间，后山南、北两路生番二百十八社、番丁五万余人，前山各路生番二百六十余社、番丁三万八千余人，均各次第归化，可垦田园数十万亩；办理尚为妥速。刘铭传督率有方，深堪嘉尚！其尤出力之副将张兆连、陶茂春，均着以总兵记名简放；守备郑有勤，着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其余在事出力员弁，准其汇案请奖；毋许冒滥』。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署台湾道陈鸣志自署任以来，整顿营务、吏治不惮劳怨，于军务洋务尤为熟悉；为道员中不可多得之员』。得旨：『陈鸣志着交军机处存记』。

以捐制番衣，复已革广东试用道张鸿禄翎顶。

以捐助田亩，予台湾贡生洪腾云等建坊。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二。

五月十九日（乙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刘铭传奏「整顿武备，请饬海军衙门详定营规操练章程刊发各省，并遵保将才」一折，除所保记名提督吴宏洛等七员已交军机处存记外，其余所陈各节，均着该衙门议奏』。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以道员杨宗瀚留差候选；林维源请开去铁路等差，专办垦务。均如所请行。

以台湾营、县获盗，予千总郑超英等升叙、加衔有差。

以捕缉无功，革台湾凤山县知县张星锷职。

予台湾左营积劳病故员弁张东麓等优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三。

秋七月初九日（甲子），谕内阁：『杨昌浚等奏「筹议澎湖、海坛镇协互调事宜」一折，新设福建澎湖镇总兵，着吴宏洛补授。其海坛镇协副将，着吴奇勋暂行署理；遇有内地水师总兵缺出，候旨简放』。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五。

八月十二日（丙申），谕内阁：『吏部奏「遵议杨昌浚等处分」一折，闽浙总督杨昌浚应得降三级调用处分，着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福建布政使张梦元应得降三级处分，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十九日（癸卯），闽浙总督杨昌浚等奏：整顿台湾屯务，以除积弊而裕供赋。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第 225 页：版面影像】

九月二十一日（乙亥），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威利」轮船因风触礁情形。报闻。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七。

冬十月十一日（甲午），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全台田亩丈量将竣，请饬部仿同安下沙则定赋。下户部议行。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八。

十一月十六日（己巳），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台湾镇总兵吴光亮军政索贿，请撤任查办。得旨：『吴光亮着即撤任，听候查办』。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

十二月初九日（辛卯），以攻剿台湾中、北两路化番出力，予守备陶麟征以游击升用，并赏给巴图鲁名号；予阵亡游击张国理祭葬、世职加等。

予积劳病故留闽补用副将余德昌如总兵军营立功病故例荫恤加等、台湾军营积劳病故云南补用总兵李嘉穀等优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戊子）春正月十三日（乙亥），谕内阁：『三载考绩，为

国家激扬大典。中外满、汉诸臣，有能职守恪共、劳勩最著者，允宜特加甄叙，以示优眷。……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尽心民事，绥辑岩疆，殫竭夙忱，不辞劳瘁；均着交部议叙。……刘铭传着开复降二级留任处分』。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一。

二月初四日（丙戌），谕〔内阁〕：『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着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督办福建船政事宜』。

以福建兴泉永道奎俊为福建按察使。

初六日（戊子），署福州将军古尼音布奏：台湾沪尾、打狗二口税务委员防御余庆、花翎同知衔林东青等玩误课款，请暂行革职。得旨：『余庆着暂行革职、林东青着摘去翎顶，勒限追缴』。

二十一日（癸卯），谕〔内阁〕：『前据刘铭传奏：「署恒春营游击刘全禀控台湾镇总兵吴光亮调考军政，有向该员函借索贿等情」；当将吴光亮撤任，交刘铭传查办。兹据查明覆奏，吴光亮虽无向刘全索贿免考军政情事，惟以专阍大员辄向属员函借银两，究属不知检束；吴光亮着交部议处。刘全因带病过考、未能得力，经吴光亮禀撤调郡，即以吴光亮索贿免考等情挟嫌妄控；此风断不可长。刘全着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六品顶戴吴卓勋在该镇署内管帐，辄与刘全往来，亦属不安本分；着即勒令回籍，不准逗遛』。寻兵部议上

，得旨：『吴光亮着降三级调用』。

二十五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本日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台湾设局抽收洋商厘金与约不符，请旨遵办」一折，台湾为通商口岸，洋商应完出口正税，向不抽厘；现据该使臣等屡次据约陈请，着刘铭传将抽收洋商厘金一事，即行停止。至该省应如何征收落地税厘，着另行设法办理；总应征之华商，彼自无所借口』。

调闽浙总督杨昌浚为陕甘总督，以湖南巡抚卞宝第为闽浙总督。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二。

三月十四日（乙丑），予台湾剿番病故游击陶麟征及澎湖阵亡从九李稭等赏恤加等。

二十一日（壬申），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洋商入内地购买土货，应令完纳子口半税；亟应声明约章、划清界限，以示限制而杜覬覦』。又奏：『台湾府城并非通商口岸，应查照英约内载明府城口，据定「口」字立论，俾洋商不得违约置辩』。均下所司知之。

二十二日（癸酉），以记名总兵万国本为福建台湾镇总兵官。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三。

夏四月初八日（己丑），以闽浙总督杨昌浚署福州将军。

二十八日（己酉），予故福州将军善庆照军营病故例赐恤，赏银一千两治丧；战绩宣付史馆立传，并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其子依立布赏二等侍卫，巴克坦布、多伦布及岁引见。寻谥「勤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四。

五月初五日（丙辰），闽浙总督杨昌浚等奏：『请以福建安平水师副将改为台东陆路副将，并拨安平水师营游击改隶台湾镇；台湾镇属之恒春游击改隶台东，以资统摄』。下部议。

十二日（癸亥），以通政使司通政使黄体芳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编修吕佩芬为副考官。

二十五日（丙子），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查定例「钦天监时宪书」印，各省颁给一颗。台湾新设行省，请饬部颁铸，以备印书之用』。下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五。

秋七月初七日（丁巳），予故福建提督唐定奎于徐州府城建立专祠；从两江总督曾国荃请也。

初八日（戊午），以台湾创办清丈事竣、启征新赋逾额，予在事出力布政使邵友濂头品顶戴、太常寺少卿林维源二品顶戴、道员陈鸣志三代一品封典，余升叙、加衔有差。

十一日（辛酉），予积劳病故福建记名提督龚占鳌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优恤。

十六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本日据李鸿章电奏后山番变，派船赶台等语。此事因何故启衅？现办情形若何？着刘铭传详悉电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七。

八月庚辰朔，命工部左侍郎乌拉布提督福建学政。

初四日（癸未），以神灵显应，颁台湾新竹县城隍庙扁额曰「金门保障」、龙神祠扁额曰「泽普瀛壖」、观音庙扁额曰「大海慈云」。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部咨奏定新章，各省购买外洋机器听候海军卫门暨户部核定，不得擅自定义。兹查明台省定购外洋机器料件系在未奉新章以前，应请立案』。下所司知之。

又奏：埤南番叛、围攻厅治，先后派兵解围并筹剿办情形。得旨：『仍着飭令派出各员分别妥为剿抚，以靖地方』。

又奏：台湾移驻巡抚、新设藩司等官应需廉俸役食暨台湾道兼理臬司养廉，分别议给酌增。下户部议行。

以亏短银两，革前署台湾宜兰县知县林凤章职，并勒追。

以操防废弛、声名狼藉，革台湾副将邓炳南、云骑尉洪盘安职。

予积劳瘴故福建知县李承绪优恤。

初十日（己丑），福州副都统多奎布因病辞职，以前宁古塔副都统容山为福州副都统。

十六日（乙未），予台防积劳病故湖南副将许松林等优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

九月二十五日（癸酉），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台东直隶州统辖后山全境，地广兵单，请添募勇营以资镇守。从之。

二十六日（甲戌），谕内阁：『刘铭传奏「特参贻误要公各员」一折，福建台湾署嘉义县知县试用知府罗建祥勘丈田亩，蒙混欺饰并膜视民命，废弛公事；着即行革职，听候查办。代理凤山县知县候补通判吴元韬承办清丈，敷衍粉饰；着暂行革职，仍责令随同勘丈，以观后效。该二员均有虚糜经费情事，着分别勒令赔缴，毋任延欠』。

又谕：『刘铭传奏：代理同知昏贪贻误等语。代理埤南同知福建候补布库大使陈灿，不恤番情，挪用口粮，并有擅离职守、苛派学费情事，实属昏庸贪鄙；陈灿着革职听候查办』。

以攻克台湾吕家望、大庄等处番社出力，赏总兵丁汝昌、吴宏洛头品顶戴

；万国本、张兆连均以提督记名简放，张兆连并赏胜勇巴图鲁名号；提督李定明，赏穿黄马褂；副将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已革副将酆炳南开复原官。余升叙、加衔有差。

二十八日（丙子），闽浙总督卞宝第奏：『查看海防情形，已于崖石山添设明暗炮台，并拟筹款于琅峤地方安设炮台巨炮』。报闻。

三十日（戊寅），署福州将军调补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扬昌浚奏：『交卸督篆，将军篆务应否派署』？得旨：『着即速赴新任；福州将军，着卞宝第暂行署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九。

冬十月十五日（癸巳），闽浙总督卞宝第奏：彰化土匪滋事，派曹志忠带营助剿。报闻。

十七日（乙未），谕内阁：『刘铭传奏「彰化土匪抢劫盐馆、围攻城地，先后剿平」一折，本年八月鹿港盐馆被土匪抢劫并围攻彰化县城，经刘铭传派朱焕明、林朝栋等分路进剿，斩获多名，立解城围，并连破竹围二十一处，胁从全行解散，地方安谧如常；办理尚为迅速。候选道林朝栋，着赏穿黄马褂。其余出力员绅、将弁，着汇入吕家望番社案内择尤请奖。阵亡之记名提督朱焕明，力战捐躯，深堪悯恻！着照阵亡例从优议恤，并加恩准予彰化县城建立专祠，以彰忠荃。署彰化县知县李嘉棠办事草率，不协輿情；着撤销清赋保案，仍交刘铭传认真查办。逸匪施九段、王焕等，仍着派出各军严拿务获，毋任漏网，以靖地方』。

予台防积劳病故记名提督刘朝祐、两江补用副将韩振基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优恤。

予攻克台湾后山番社阵亡把总孙得标等及勇丁二百二十二名分别议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

十一月初三日（庚戌），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威定」轮船在澎湖洋面遭风触礁沉没，署澎湖右营都司李培林驰救，全活五十余人；恳核给奖叙』。如所请行。

予因公在洋溺毙台湾委员浙江候补巡检吴守植、外委严登榜优恤。

初五日（壬子），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承办台湾铁路委员李彤恩病故，商股观望；请改归官办，以裨海防』。如所请行。

又奏：『前后山番匪分别剿抚，地方业臻平静；所有调派各军，应即分别撤回，以重防务』。下部知之。

予积劳瘴故台湾副将臧得成、萧文典、守备朱家齐以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优恤，阵亡游击丁广龄、伤亡五品军功王智礼并分别照例优恤。

十一日（戊午），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疆臣不胜职任，据实纠参」一折，据称「刘铭传于抚番、清丈徒事铺张，致有埤南激变之事；并任用非人、漫视民瘼，以致奸民、土匪乘机作乱。官激民变，确有明征；用人办事，颛预赜蹶」各节；又片奏：「彰化各处因科派单费，一乡尽逃，台南尤甚；及投效函招各员委署凤山等缺，变通补署，未免偏私」各等语。刘铭传自简任台湾巡抚以来，办事尚为得力；惟恐操之过急，任用或不得人、措置不无失当，以致民心未协，激成今日番变。参折所陈，均不为无因；着即钞给刘铭传阅看。该抚当仰体朝廷开诚训戒、示以谤书之意，于折内所陈平心省察，据实覆奏。一面清厘正赋，禁革规费；并严查贪吏，从重惩办，勿稍瞻徇。至片奏台省缺员应请拣发一节，并着该抚酌核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台湾办理抚番事宜三年之久，收抚生番十余万、辟地数百里，保奖不满五十人。清丈地亩，并无激变之事；官帑不敢虚糜，赏罚惟凭功罪』。得旨：『覆陈各节均属明晰，叙述现办情形亦尚核实。该抚嗣后务当实力图功，虚心集益；固不必顾恤浮言，亦不可固执成见；慎终如始，用副委任。勉之』。又奏：『酌核台湾缺员，拟请暂缓拣发，仍由闽省咨调请补』。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宝录」卷二百六十一。

十二月戊寅朔，以捕务废弛，革福建代理台湾凤山县知县高光斗职，仍勒协缉。

以徇隐庇匪，革署福建台湾彰化县知县李嘉棠、鹿港营游击郑荣职，训导施家珍、

廩生施藻修分别斥革拿办。

以侵吞公款，革福建台湾机器局委员候选知县洪熙职，永不叙用。

初八日（乙酉），予台湾剿番伤亡弁勇千总王世纲等优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二。

二十一日（戊戌），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台湾各属秋收减色，请将现收丈费抵完新粮，就款划拨。从之。

命太常寺卿林维源帮办台湾开垦、抚番事务。

二十三日（庚子），调福州副都统容山为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富森布为福州副都统。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三。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己丑）春正月二十二日（戊辰），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各省封疆大吏，均为国家倚任之臣。其久历戎旃、熟谙韬略者，懋建殊勋，贤劳尤着；现任提、镇诸臣，期皆起自行间，洊膺专阃。各该文武大员为国宣勤，历久不懈；现在归政伊迩，允宜分别施

恩。……陕甘总督杨昌浚、……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均着赏加太子少保衔。……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均着赏加二级。……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均着交部议叙。此外现任曾历军营之文武一、二品大员，着吏部、兵部分晰查明，均赏加一级】。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五。

二月初三日（己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归政。

十二日（戊子），闽浙总督卞宝第等奏：拟添改台湾教职、佐杂各员，以资训迪而佐治理。下部议。

予台湾军营积劳病故总兵廖世霖、举人王守诚等二十三员名暨阵亡蓝翎把总易贵山、伤亡副将酆炳南等三员、在差积劳病故台湾府南路同知欧阳骏等五员分别优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六。

三月初五日（庚戌），以台番归化逆首就擒，予出力人员副将林福喜以总兵记名简放，都司郑有勤、刘朝带免补参将、游击以副将补用并赏巴图鲁名号，千总林胜标、绅士郎中蔡占鳌等升叙、加衔、开复有差。

以筹饷出力，开复福建布政使张梦元革职留任处分。

初九日（甲寅），予捐助宾兴前福建台湾宜兰县知县马桂芳、捐置义学布政司理问职衔房榕、捐助賑银河南补用知府朱泽长各为其父母建坊。

二十四日（己巳），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三十日（乙亥），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前办抚番大员沈葆楨、吴赞诚功绩在台，请于台湾建立专祠。下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八。

夏四月十七日（壬辰），以获匪出力，予台湾在藉主事徐德钦奖叙。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九。

五月十七日（壬戌），予故两江总督沈葆楨于台湾地方建立专祠，以故署福建巡抚吴赞诚附祀；从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请也。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

六月初三日（丁丑），以福建台湾布政使邵友濂为湖南巡抚。

调湖北布政使蒯德标为福建台湾布政使，以云南按察使邓华熙为湖北布政使、福建盐法道岑毓宝为云南按察使。

初七日（辛巳），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澎湖一岛为闽、台咽喉，形势散漫；现经勘定于码宫地方凭海筑城，联络炮台，以资捍卫】。下兵部知之。

以监造台湾大炮出力，予知府李经方奖叙。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一。

秋七月十二日（丙辰），命台湾布政使蒯德标、云南按察使岑毓宝来京陛见。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二。

八月初七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会奏「议驳刘铭传奏基隆煤矿及新竹煤油拟令英商承办」一折，已依议行矣。该衙门所奏台湾煤矿如合同内所载定立年限、指定界限，不准华民开挖，加征土煤厘捐各节，有妨本地民生及洋商承办后种种流弊，立论极为切当。此事开办十余年，未着成效，实由承办之人经理不善；该抚思欲补救，不于所用官商实力讲求，辄与英商订拟合同，虽可作为罢论，究属多此一举，办事殊属粗率。着传旨申饬。该抚接奉此旨后，即着按照该衙门所奏，慎选贤员、破除积习，将煤矿各事宜认真核实，妥为经理；总在用人得宜，自可渐收成效。如产煤日绌、亏折太多，亦应酌量情形，另筹办法；毋再草率从事，致滋后患。慎之！将此谕令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三。

冬十月初六日（戊寅），以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为贵州布政使。

十七日（己丑），以福建按察使奎俊为山西布政使。

二十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副将进山开路中伏阵亡，恳恩优恤」一折，据称「九月初间，副将刘朝带因番社抚定，进山开路，猝遇凶番伏路戕害」等语。全台生番，前据该抚奏称一律归化，何以宜兰各社辄复逞其凶狡，设伏戕害？当时办抚未能尽善，已可概见。此次戕害官弁二百余人之多，若不大加惩创，恐受抚各社闻风效尤，后患更不胜数。着刘铭传督饬现派之员查明叛番确系何社？严行剿办，以儆凶顽。所有已抚未叛各社应如何通路镇抚之处？尤宜妥慎筹办，切勿轻率从事；是为至要。副将刘朝带，着照总兵阵亡例从优议恤。参将黄德昌、都司曾友成、李胜锤、孙得胜、守备滕国顺、千总陈嗣锦、刘如意、曾民立、张云祥、把总任承恩、刘学疆、王维诚、许海龙、陈新华、林汉卿、丁元泰、张言诚、外委黄品芳、张德坤、王占魁暨勇丁、通事等二百七十三名，均着分别从优议恤。游击王廷楷、副将顾金魁救应不力，着一并革职，留营效力。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予台湾军营病故总兵石玉成等二十一员优恤。

以从军瘴歿，予福建闽县从九品何湛优恤；妻林氏服毒殉夫，旌表如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五。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庚寅）春正月初八日（己酉），谕军机大臣等

：『兵部奏「驿站擅拆夹板，请旨饬查究办」一折，据称「本年正月初四日，接到裴荫森于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拜发夹板一副，奏折公文均已无存。前于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一日间，杨昌浚两次奏报折件，均经拆毁盗去；该部奏明饬查，仅据浙江咨报并无拆动情形，福建省迄今一年之久，并未查明报部。且他省奏报并无似此情形，独福建省驿站屡屡擅拆，实属目无法纪；请饬查参」等语。昨据刘铭传咨报兵部发回夹板，仅有大婚恩诏满、汉文各一纸，并无批折；当令该部详查，并着该抚确切查办。兹据该部所奏复有此等情事，殊堪诧异。驿站递送折报，胆敢屡次擅拆夹板、盗换折件，若不确切查明从严惩办，何以肃邮政而儆效尤！着卞宝第、刘铭传饬属认真挨站严查，究系何处私拆更换？限四个月覆奏，毋许延宕。裴荫森此次所奏折件，并着该京卿迅速补奏。兵部原折均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寻刘铭传奏：查明台北文报局并无拆动夹板情形。下部知之。

二十五日（丙寅），福建布政使张梦元因病解职，以浙江按察使廖寿丰为福建布政使。

二十六日（丁卯），谕〔内阁〕：『本年朕二旬庆辰，恩施迭沛；因念各省文武大臣有卓著勋劳、久膺重寄者，允宜优加奖叙。……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赏加兵部尚书衔。……用示朕庆赏酬庸、优眷勋勤至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

二月十七日（丁亥），调福建布政使廖寿丰为河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刘瑞祺为福建布政使。

二十一日（辛卯），以习气太深，降台湾协游击翁曦为都司。

二十二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剿办台北内山番社情形」一折，上年九月间宜兰凶番戕害官弁，经刘铭传派总兵吴宏洛等督队进剿，于十二月间迭毁白阿歪等社，各番恐怖，将为首凶番有敏阿歪等捆送求抚，讯明正法；所有加九岸叛番，据称此次剿办，暂知敛迹。该抚仍当妥为镇抚，毋稍大意。其南澳各凶社现经该抚亲往督剿，即着严饬各将领详审地势番情，大加惩创，以儆凶顽；仍将剿办情形，随时奏闻。另片奏「带兵官侵冒饷银、故违军令，并营务处委员怂恿为奸」等语。游击郑有勋、守备张安珍均着革职，即行正法。江苏候补知县徐石麒，着革职永不叙用。已革县丞凌云，俟拿获到案，讯明惩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降三级调用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从前打仗奋勇，功过足以相抵；请给咨送部引见』。从之。

以习气贪滑，革福建游击汤仁贵职。

以才识平庸，降台湾协副将林福喜为游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一。

闰二月初九日（己酉），以福建布政使刘瑞祺为山西巡抚，以江苏按察使刘树堂为福建布政使。

二十五日（乙丑），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历剿叛番并彰化土匪并案请奖之总兵苏得胜等三百三十五员委属异常劳绩，恳照原保奖叙；并请嗣后剿办番务，拟照异常核奖』。并下部议。

二十六日（丙寅），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全台田亩清丈完竣，年额征银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零，随征补水平余银一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二两零，加官庄租额银二万八千余两，全年共银六十七万余两；比较旧额，溢出银四十八万八千余两零，应请作为定额。至新设台湾、云林、苗栗三县，征额另咨。遇有坍、涨，随时分别升除。澎湖一厅，孤悬荒岛，地粮银一百三两零仍循其旧』。下部知之。

又奏：『全台官庄田园，现查丈共计一万五千三百五十二两零，较旧额有赢；复位租额，一律征谷。统计台湾、彰化、安平、凤山、嘉义五县年共征谷五万六千零九十五石余，折银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七两余；较旧额多征银五千余两』。下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二。

三月初二日（辛未），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帮办海军事务』。

十七日（丙戌），谕〔内阁〕：『刘铭传奏「剿平南澳番社，请将在事将领分别赏罚」一折，台湾南澳各番负隅抗拒，经刘铭传派兵往剿，先后攻破番社；现在该番穷蹙乞抚，即着刘铭传督饬各员将开山招垦各事宜妥筹办理，毋稍草率。所有出力之记名提督总兵吴宏洛，着交部从优议叙；总兵窦如田，着以提督记名简放；游击赵有才、郑运泰均着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千总柯壬贵、陈德馨均着以守备补用，并赏戴花翎。阵亡之副将傅德柯，着照总兵例从优议恤；参将李晴峰、刘秀颜、守备熊文标，均着交部从优议恤。提督李定明，狡猾虚诈，临事逗遛不进；着即行革职，并褫去黄马褂、撤销勇号。副将龙斌概，习气油滑，不堪任使；着即行革职』。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台湾府、县请定文武学额，并台南、台北各府厅县学额分别循旧增改。又奏：请将凤山县训导移设云林县、台南府训导移设苗栗县。均下部议。

予阵亡台湾宜兰防军统带副将刘朝带、傅德柯在宜兰县合建专祠。

二十二日（辛卯），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二十三日（壬辰），改台湾彰化县猫雾拣巡检为台湾县拣东巡检，移驻葫芦墩；从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请也。

二十七日（丙申），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台湾新设郡县，请筹拨款项兴办城垣、衙署工程。从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三。

夏四月初七日（丙午），调福建台湾布政使蒯德标为广东布政使，以前云南布政使于荫霖为福建台湾布政使。

十一日（庚戌），命孙开华来京陛见，以闽浙总督卞宾第兼署福建陆路提督。

十四日（癸丑）以直隶大顺广道许铃身为福建按察使。

予福建按察使徐文达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四。

六月初七日（乙巳），予清赋积劳病故福建参将萧文高等优恤。

二十日（戊午），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基隆煤矿官办无效，洋人承办又经部驳，现招富商承办，较为妥协』。下户部议。

福建台湾布政使于荫霖因病解职，以前贵州布政使沈应奎为福建台湾布政使。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六。

秋七月初八日（丙子），闽浙总督卞宝第奏：闽防拟设水雷营，请饬拨款。下所司议。

十一月（己卯），吏部奏：『会议福建台湾巡抚奏，凤山县训导移设云林县、台南府训导移设苗栗县』。依议行。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七。

八月十五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奏「台湾煤矿招商承办章程种种纒繆，请饬停办」一折，前以基隆煤矿刘铭传与英商订拟合同、办理粗率，当经降旨申饬，并谕令慎选贤员另筹办法；该抚宜如何认真核实，妥为经理。乃此次所奏，仅称访招富商同官合办；迨章程送部后，经该衙门会同查核，其办法种种纒繆，所称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实属抉摘隐微，确中情弊。此事既经官商合办，自应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人，官竟不能过问？照章程既称各股皆系华人，何以总管矿务转用洋人？显有冒充影射情事。其开挖河道、自撤藩篱一节，更于海防大有关系。况以特旨饬令另议之件，该抚并不奏明请旨，辄即议立章程，擅行开办；尤非寻常轻率可比。刘铭传，着交部议处。该抚接奉此旨，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止，不准迁延回护。从来创办重大事件，必应虑及久远，慎之于始；不可胶执己

见，亦不可轻信人言。基隆煤矿久无成效，该抚务当熟思审虑，筹一妥善办法，明晰具奏，候旨定夺；勿再率意径行，致干重咎！户部会奏折，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寻吏部奏：遵议福建巡抚刘铭传应得革职处分。得旨：『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寻刘铭传覆奏：『今商人退办，官若另开新矿，不独巨款难筹，以后逐年亏折之费亦难为继；惟有暂仍其旧，督令妥员格外撙节、认真经理，以济船政及官轮之需』。下所司议。

二十九日（丙寅），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台湾各属遭风被水情形，委员确查会勘。得旨：『着即查勘赈抚，毋任灾黎失所』。

予积劳病故台湾参将王化祥等四十四员名分别优恤。

予故提督林文察台湾专祠列入祀典；从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请也。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八。

九月二十八日（乙未），谕内阁：『刘铭传奏「假期届满，病势增剧，请开缺调理」；复称「如不得请，恳赏假内渡就医」各折片，率意渎陈，殊属非是！刘铭传，着传旨申饬；仍着赏假三月在任调理，毋庸开缺』。

予剿抚生番积劳病故福建台湾副将刘仁柏等议恤。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九。

冬十月丁酉朔，以剿办台湾番社迭着战功，予记名提督张兆连军机处存记。

予故福建建宁镇总兵苏得胜照提督军营积劳病故例议恤，入祀原籍及立功地方昭忠祠，并于台北府城建立专祠，战绩宣付史馆立传，妻徐氏绝食殉节，旌表如例；从巡抚刘铭传请也。

以功在桑梓，予故提督林文察于本籍台湾省城建立专祠。

初二日（戊戌），谕内阁：『敬信、汪鸣銓奏「查办事件遵旨覆奏」一折，前据都察院奏「福建台湾布政使于荫霖以办棗启衅、奸商朋谋、构陷大吏、覆奏不实等词，赴该衙门呈诉」，当经谕令敬信、汪鸣銓驰驿前往吉林查办；兹据查明覆奏，此案伯都讷厅于光绪十四年秋收歉薄，该厅乡民呈报灾状，已在十月；将军长顺借拨公款，俾作赈需。且吉林因灾蠲缓赈济各节，曾经先后陈奏六次；伯都讷厅即在其内，并非讳灾不奏。该厅货捐一项，向系奏定尽征尽解；自光绪九年以后由绅士代收代解，帐目出入弊窦甚多。于荫霖所呈，本属包厘；以余款津贴书院各费，并无其事。学田一项，归入于荫霖家所设天德裕号经管，显有侵占欺隐情弊。于荫霖所呈，天德裕与书院另有交涉等语，均系虚饰之词。抹兑凭帖一项，贫民受累甚多；于荫霖家各铺所出凭帖，积弊尤甚。上年四月，该将军谕禁后，并不遵办。于荫霖复有素服出入衙署、条陈钱法、假公济私情事；其运货车辆辄用官衔旗号，虽无漏税确据，殊属不知

远嫌。以上各节，均经敬信等提集卷宗、人证确切查明。已革编修于锺霖既查有干豫公事与民争利情事，业经革职，应毋庸议。已革贡生萧德馨、中书衔谷兰芳、贡生张朝翰、举人王文珊、增生杨光黼、附生于芳怀、陈文俊、附贡生杨振声、候选同知衣佩璋，查与长顺原参相符，业经斥革，亦毋庸议。萧德馨等挪用公款、衣佩璋私借款项，均着勒限完交，照例办理。前福建台湾布政使于荫霖兄弟亲族干预公事，罔利营私，平日不能戒阻，厘捐、学田、抹兑等事情弊显然；辄于奉旨惩办之后，捏辞申辩，希图蒙混，实属咎无可辞。于荫霖着交部议处。吉林将军长顺于飭查事件，虽尚认真办理，惟于于荫霖倡办平粟、结怨商民，未能据实查奏，意在联络官绅，公事每多迁就，亦有应得之咎；着交部议处。前署伯都讷厅同知孙逢源虽无匿灾情事，惟于属境歉收并不覆查详报，亦属不合；并着交部议处。委员府经历黄熾查无勾串朋谋各情，幕友秋桐豫、朱鋈亦无擅权纳贿怂恿串通证据，均着毋庸置议。寻议上，于荫霖应革职，长顺、孙逢源应降一级留任，不准抵销。从之。

初三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本年……台湾、台北等府属被风、被水，……均经该将军督、抚等查勘抚恤，小民谅可不致失所。惟念来春青黄不接之时民力未免拮据，着传谕该将军、督、抚等体察情形，如有应行接济之处，即明据实覆奏；务于封印以前奏到，候朕于新正降旨加恩』。

二十三日（己未），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基隆煤矿，遵谕飭商退办。惟势难停歇，现拟委员仍就旧井开采。如果出产日绌、亏折日多，即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议停止；俟筹有巨款，再于产煤丰旺之区另开新矿』。下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

十二月二十三日（戊午），谕内阁：『刘铭传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吁恳开缺」一折，刘铭传着再赏假三个月，毋庸开缺；所有台湾科试事宜，着派唐景崧暂行代办』。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二。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辛卯）春正月初四日（己巳），以上年万寿庆典，锡类推恩；……赏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之母黄氏扁额曰「凯歌洽庆」、福建台湾澎湖镇总兵吴宏洛之母孔氏扁额曰「虎节增荣」。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三。

三月二十七日（辛卯），谕内阁：『刘铭传奏「病仍未痊，恳请开缺」一折，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五。

夏四月初二日（乙未），调湖南巡抚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巡抚。

十二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张曜奏「台湾为东南重地，情殷效力」一折，览奏具见悃忱；福建台湾巡抚已简放邵友濂矣。张曜自任山东巡抚以来，于地方事宜均能实心办理；现在山东黄河关系紧要，该抚修防认真，深资倚畀；务当仰体朝廷廑念海防之意，悉心区画，毋负委任。将此谕令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六。

五月十六日（己卯），以协助顺直水灾赈款，予福建台湾府知府方祖荫……各为其父母建坊。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七。

六月十一日（癸卯），护理福建台湾巡抚沈应奎奏：『准吏部咨：台湾清赋保案，应加删汰；前保官绅均系实在出力，恳特恩准奖，以昭信赏』。得旨：『所请开复各员，着该部议奏；余均如所请奖励』。

二十二日（甲寅），调福建布政使刘树堂为浙江布政使，以山西按察使潘俊为福建布政使。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八。

秋七月初七日（己巳），闽浙总督卞宝第等奏：『北洋协台枪炮价值无力筹还，请作正开销』。下所司议。寻奏：『请在出使经费项下开销』。依议行。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九。

八月十六日（丁未），护理福建台湾巡抚沈应奎奏：台湾新设各学文武生员查明籍籍、分拨归管，并议廩粮起住日期。下部知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

九月初九日（庚午），闽浙总督卞宝第等奏：台湾新案交代仿照山东新章办理。下部知之。

十八日（己卯），命护理福建台湾巡抚布政使沈应奎来京陛见。

二十一日（壬午），以监造台湾炮台训练得力，赏洋员巴恩古宝星。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一。

冬十一月十六日（丙子），以擅收规费，革台湾沪尾守备康长庆职。

二十四日（甲申），以福建台湾道兼按察使衔唐景崧为福建台湾布政使。以捐资助赈，予记名提督刘维楨优叙。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

十二月十八日（戊申），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大科崁内山社番滋事，调兵剿办。报闻。

二十日（庚戌），命闽浙总督兼理船政大臣卞宝第来京陛见，以福州将军希元兼署闽浙总督、兼理船政大臣。

二十八日（戊午），江苏巡抚刚毅奏：厘务、洋务需人，请将奉旨发往台湾差遣之江苏直隶州知州胡传、知县汪瑞曾仍留江苏。得旨：『台湾差遣需人，胡传等着仍遵前旨发往』。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

●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壬辰）春正月二十二日（壬午），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台湾用人、拨款及劳绩保奖，均请变通办理。允之。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

二月十三日（壬寅），谕内阁：『邵友濂奏「特参庸劣不职各员」等语。福建台湾云林县知县李联珪，貌似有才，行为贪暴；办理三角涌抚垦委员候选县丞刘殿英，改名蒙保，声名狼藉，舞弊营私；办理大崙崁抚垦委员补用知府贵州候补同知沈启滌、驻防大崙崁营官己革提督高登玉，玩误事机，致开番衅。李联珪、刘殿英、沈启滌均着即行革职；刘殿英、沈启滌并着俟经手事件查办完竣，驱逐回籍；高登玉着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

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遵查台湾用款支绌，无可腾挪解部。下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

三月十七日（乙亥），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基隆试办金砂，设局抽厘。下部知之。

二十日（戊寅），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二十四日（壬午），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希元奏：奉驳台湾海防各款，分别增删。下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

夏四月十三日（辛丑），以剿平台湾大崙崁番社，予道员林朝栋以道员简放，出力员弁升叙、加衔有差；阵亡游击杨春海、都司赖长春、把总简玉发、五品军功林秀川、张拱福、蒋宏标等优恤。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

五月二十八日（乙酉），闽浙总督卞宝第因病解职，以吏部左侍郎谭锺麟为闽浙总督。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一。

六月初三日（己丑），以看管官犯逃脱，革福建台湾补用游击龚希珍、都司潘德良职，并讯办。

二十五日（辛亥），以卓负将才，予福建台湾营员赵怀业、张兆连、孙显寅军机处存记。

以擅押毙命，革福建台湾斗六营都司凌定国职。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二。

秋七月初二日（丁亥），以浙江海门镇总兵杨岐珍为福建水师提督。

十九日（甲辰），以拿获巨匪，予福建台湾都司郑超英以游击补用。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四。

八月初六日（辛酉），予福建剿平大崙崁山番社阵亡守备李桂林等优恤。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五。

九月二十五日（庚戌），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续假期满，病仍未痊，吁请开缺。得旨：『着赏假两个月，毋庸开缺』。

又奏：恒春县社番滋事，派兵剿办。得旨：『着即饬万国本等迅速会剿，以清余孽』。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六。

十月初三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本年……台湾、台南等府属被风、被水，均经该督、抚等委员查勘，即着迅速办理；并将来春应否接济之处一并查明，于封印前奏到，……候旨施恩。将此各谕令知之』。

初六日（庚申），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来京陛见。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十七。

十一月初六日（庚寅），吏部奏：会议福建台湾南投社县丞，移设彰化县之鹿港。从之。

初八日（壬辰），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六月间台湾各属暴雨，七、八月复遭风雨，房屋坍塌、人口压溺。得旨：『即着饬属妥为抚恤，毋任失所』。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八。

二月初七日（辛酉），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恢拓制造枪子、火药两厂，添购机器。下所司知之。

十二日（丙寅），换铸福建台湾凤山县印信；从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请也。

十三月（丁卯），以剿平福建台湾恒春县滋事番社，总兵万国本、提督张兆连等赏换勇号；余升叙有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九。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癸巳）春正月初六日（庚寅），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台湾铁路经费不足，拟修至新竹县即行截止。报闻。

以救护海洋失事英国商轮，予署福建澎湖镇总兵王芝生仍以总兵记名、遇缺请简。

二十四日（戊申），谕内阁：『邵友濂奏「考察属员贤否」一折，据称「

台湾请补嘉义县知县邓嘉缜明体达用，沈毅有为；署凤山县事淡水县知县李淦心精力果，守洁才长：堪备循良之选」。均着传旨嘉奖；仍饬令该员等益加奋勉，毋得始勤终怠。福建候补通判王培莆罔利营私，肆无忌惮；选用直隶州知州陈长庆诌张为幻，物议沸腾。均着革职，以肃官方」。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

二月初九日（壬戌），兵部右侍郎福建学政沈源深因病出缺，命右春坊右中允王锡蕃提督福建学政。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一。

三月十六日（戊戌），以浙江按察使黄毓恩为福建布政使。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二。

夏四月初四日（丙辰），以台湾淡水防营文武弁勇历年阵亡瘴故，准于大崙崁地方捐建昭忠祠，列入祀典；从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请也。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三。

五月初五日（丙戌），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恳加拨台湾恩广中额一名。下礼部议驳。

十二日（癸巳），以内阁学士龙湛霖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林本崇为副考官。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四。

六月初七日（丁巳），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已革署嘉义县知县罗建祥垫挪官庄银谷，请将参追之案先行饬部注销。允之。

十九日（己巳），以挟私互讦，降福建台湾艋舺营参将陈友定为游击、嘉义营守备何永忠为把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五。

秋七月十三日（癸巳），调福建澎湖镇总兵张其光为浙江温州镇总兵官、温州镇总兵周振邦为福建澎湖镇总兵官。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六。

八月初七日（丙辰），以管修台湾水陆电线出力，赏洋员韩生宝星。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七。

冬十月二十九日（丁丑），以捐田贍族，赏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扁额曰「旧德先畴」。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九。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春正月己卯朔，（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庆辰，在廷臣工业经降旨加恩；因念各省文武大臣有久膺重寄、卓著勋劳者，允宜同膺懋赏。』

……闽浙总督谭锺麟，着赏加太子少保衔。……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着交部从优议叙。……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着赏加尚书衔。福建陆路提督黄少春，着赏加太子少保衔。……澎湖镇总兵周振邦、台湾镇总兵万国本，着赏给用宝「福」字一方、小卷八丝缎二件。前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着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二。

二月三十日（丁丑），闽浙总督谭锺麟奏：台湾省会要区，地利不宜；拟请移设台北府城以定规模。下部议。

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台湾铁路工程告竣，所有借垫支給银数恳飭令部准销。下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五。

三月二十三日（庚子），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二十名、台湾取中二名』。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七。

夏四月初三日（己酉），抚恤台湾澎湖厅属被雨灾民。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八。

十九日（乙丑），谕〔内阁〕：『邵友濂奏：「火药厂失事，伤毙工匠，轰毁房屋、机器；请将该管委员等分别惩处」等语。台湾火药局失事，委员经历銜监生萧殿芬未能先事防范，着即行斥革；局员福建盐大使苏绍良有兼辖之责，着交部按照奏定章程议处』。

——见「大清德宗景实录」卷三百三十九。

五月十二日（戊子），以内阁学士文治为福建乡试正考官、编修邹福保为副考官。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

二十一日（丁酉），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添设雲林县林圯埔分防县丞一员。下部议行。

二十二日（戊戌），谕内阁：『上年十二月间，兵部奏请飭催各省营制册籍，以凭纂辑「会典」；当经降旨令浙江、云南、福建、台湾等省各督抚转飭各提镇即行照部颁款式，统限于文到三个月内一律造齐报部。现在已逾期限，各该省是否造齐报部？着该部查明；如有尚未造报者，即行咨催。倘再迟延，着该部照例奏参。其各省土司册籍，并着该部遵照前旨查明，一律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迭次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现在日本以兵胁议，唆使朝鲜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以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敌已多兵赴

汉，势甚危迫；设协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着。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日、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剿匪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着详酌办理。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

二十八日（甲辰），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本月二十七、八等日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前经迭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办法，均未覆奏。现在敌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日、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倘韩竟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日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着勋劳；即详细筹划，迅速覆奏，以慰廑系。南洋各海口，均关紧要；台湾孤悬海外，日兵曾至番境，尤所垂涎。并着密电各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二十九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酌度倭、韩情势，议筹办理」一折，据称「日人乘机构衅，遽以重兵胁韩；倘至无可收场，必须豫筹战备。请飭户部先行筹备的饷二、三百万两，以备随时指拨」等语。日人迫胁朝鲜，其焰方张，势将决裂；外援内防，自宜先事豫筹。惟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己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祇有八艘；究竟海军训练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练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着即逐一详细覆奏。所请筹备饷需银两，俟覆奏到日，再降谕旨。原折片均着留中。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命前福建巡抚刘铭传来京陛见。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一。

六月初五日（庚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邵友濂等：据邵友濂电奏：「请飭南洋调派兵轮三、四艘赴台协助，并飭聂缉规驻沪办理后路转运」等语。即着刘坤一酌派兵轮前赴台湾备用。聂缉规着暂缓来京陛见』。

初八日（癸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前因邵友濂请调南洋兵轮三、四艘赴台协助，当令刘坤一酌派备用。兹据电奏：「南洋兵轮不敷分拨，拟调「南琛」兵轮及「威靖」运船两号前往台防，恐难得力；请于北洋、广东再调数号赴台」等语。着李鸿章电商李瀚章酌量派拨』。

十二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日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阴谋。前经迭谕李鸿章

先事议筹，毋致落人后着；现在事机紧迫，着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宋庆所部素称得力，东三省练军及左宝贵所带兵勇亦皆可用，应如何抽拨之处？着分别咨商，速筹调派。水路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沿海各口如旅大连湾、威海等处，皆关重要，如何布置？均应逐一妥筹。其军火、器械、粮饷一切均应克日办齐、先期给发，方不至仓猝误事。该督奉到此次密谕，立即妥筹赶办。水陆各口，现拟派何人前往？统带几营？驻扎何处？及一切办理情形，迅即详细覆奏。慎勿诿卸迁延，致干咎戾。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叶志超电已悉。所筹派轮赴牙山将我军撤回一节，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战，徒劳往返，殊属非计。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举出师，即在指顾。着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

十三日（戊午），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等语。着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寻翁同龢等奏：『日兵驻韩日久，和议未成，自当速筹战事。据李鸿章来电：现派卫汝贵、左宝贵、叶志超统兵进平壤，马玉昆进义州；所筹尚属周密。应请饬各军迅速前进，暂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日失和，藉观动静。现在各国皆愿调停，英人尤为着力；盖英最忌俄，恐中、日开衅，俄将从中取利也。此时大兵既与相持，彼如仍请派员与议，亦不必催令撤兵；所请如有不妥，我可议驳。倘有裨政务，亦可饬行；既收保护利权，亦不失上国体制。届时再当请旨遵行。倘仍要求必不可行之事或竟先逞兵锋，我亦惟有兴师，各国当亦晓然共谕矣』。报闻。

十五日（庚申），谕军机大臣等：『日本近以重兵胁朝鲜，经各国迭催撤兵，迄无成说；现饬李鸿章亟筹战备，调集诸军。吉林与朝鲜北道接壤，亦应光期整备；着长顺将边防严密筹办，不得徒事张惶。所探俄兵船八只在摩口岫开操；摩口地属何处？此项船只是否虚张声势？抑另图进扎，别有趋向？仍着密探电闻。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侍郎志锐奏：「日人谋占朝鲜，事机危急。直隶提督叶志超、海军提督丁汝昌意存观望，均不可恃」等语。现当议定进兵之际，该二员是否勇往可靠，抑竟有畏葸情形？着李鸿章随时留心体察，毋得稍有疏忽，致误事机。另片奏，「总兵姜桂题、贾起胜等久立战功，谋勇素着；北洋统将郑崇义、卫汝成等年力富强，素饶胆略：请饬量为任用」等语。并着李鸿章酌量调派

，总期于军事有裨。原折片均着钞给阅看。将此密谕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二。

十六日（辛酉），谕军机大臣等：『日、韩之事，关系重大；特派尚书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妥筹具奏。兹据该大臣等会议覆奏：「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局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李鸿章现派卫汝贵等分统盛军、毅军前往平壤等处，并调叶志超一军移扎平壤」。着李鸿章即饬派出各军迅速前进，勿稍延迟。其左宝贵马步八营，并着咨行裕禄速急派往，以资厚集。各军到后，进止机宜，即由该督妥筹调度，用慰廑系。原折钞给阅看。将此密谕知之』。

十八日（癸亥），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于台北府属大嵙崁地方设南雅分防同知，以理捕盗。下部议行。

又奏：台南打狗口收税海关请移驻安平。下所司知之。

以办理台湾铁路工程出力，赏洋员玛体孙宝星。

二十一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日人非但无撤兵之意，近复添兵往韩；察其举动，势难理喻。前李鸿章电称：「叶志超牙山一军，船移甚险；由陆扼要相机移扎，较有把握，且梗日军汉、釜相通南路。现调津军二千余，合叶军共五千人，可当一面」等语。今日使致朝鲜文内欲令我军退出境外，并有「延不议覆，自有决意从事」之语。彼如开衅，必先向叶军决战。该处地势是否相宜并如何策应之处？务宜及早筹备。倘日兵逼近，已露交仗之迹；则衅开自彼，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平壤各军，约计何时可以到齐？若南路一有战事，则北路各军即应前往夹击；使彼两面牵制，较易得手。此外如何调度？着李鸿章悉心筹议，随时具奏』。

二十二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瀚章等：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着李瀚章传知该员酌带兵勇，迅速前赴台湾随同邵友濂办理防守事宜；并谕邵友濂知之』。

又谕：『电寄谭锺麟等：日人要挟太甚，恐难就范；台湾重地，亟须议筹战备。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着谭锺麟传知该员酌带兵勇迅速渡台，会商邵友濂妥筹布置；并谕邵友濂知之』。

二十四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谭锺麟：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着谭锺麟饬令酌带兵勇前往台湾，随同邵友濂办理防务』。

二十七日（壬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日本击我兵输，业已绝好开衅；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应即撤令回国』。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邵友濂奏「台湾孤悬，饷械支绌；请分饬协济」等语。着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先事议筹、设法援应，免致临时贻误』。

又谕：『电寄李鸿章：叶志超一军兵力本单，经李鸿章添兵接应，忽被日人击沈一船，闻伤人不少；究竟登岸之兵若干？现在牙山海口运船阻隔，又无电信可通；我军处此危地，粮饷、军火如何接济？近日有无日兵与叶接仗？如何探听确信？着李鸿章速筹办理，以慰廛系。其前驻义州、平壤各军如何调度情形？一并覆奏』。

又谕：『电寄邵友濂：电奏已悉。林维源着准其留办台湾国防事务』。

二十八日（癸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现与日本业已开仗，必须厚集兵力，广筹后应。李鸿章久历戎行，从前旧部中立功将弁及现在各腹省训练得力兵勇，该督知之必悉；均可奏明调派。至平壤已为日占，毅、盛两军业由义州前进；应如何陆续添兵前往，合力攻守？叶志超，据探接仗得胜，拟赴水原；该军饷械如何接济，俾免缺乏之处？均着迅速酌办』。

以日本干涉朝鲜、首先开衅，备文照会各国公使。

二十九日（甲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前据奏统率需人，请飭刘铭传迅速北上。昨据电奏：因病未能赴召。现在派遣各军，应否另调大臣统率，着迅筹具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三。

秋七月乙亥朔，谕内阁：『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来，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迭次派兵前往戡乱；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日本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日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起衅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恃强，专行无忌；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日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着李鸿章严飭派出各军迅速进兵，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日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尽力进攻；胜败所关，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初二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电奏已悉。叶志超二十五、六两日又连获胜仗，毙日军二千余人；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

，克挫敌锋，深堪嘉悦。惟敌调汉城之兵悉往迎敌，叶军势孤可虑。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军日内行抵何处？着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肤功；勿得稍涉迁延，致滋贻误』。

初六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奏均悉。叶志超一军以少敌众，致有失挫；战守情势，稍异于前。此时平壤后路，必须陆续添兵援应；饷需军火，尤须源源接济，毋致缺乏。大同江口为平壤军路，关系紧要；应令海军各艘梭巡固守，遇有日船前来，即行奋击；不得稍有疏失。至日人有战胜后窥伺京、津之说，山海关等沿海各口尤应加意严防。至腹地等省兵勇及李鸿章旧部得力将领，应仍遵前旨迅即调派，以资厚集；均着速筹妥办，勿误事机』。

命台湾布政使唐景崧、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帮同台湾巡抚邵友濂办理防务。

初七日（辛巳），〔两江总督刘坤一〕奏：遵旨酌派兵轮前赴台湾备用；现据报称「南琛」、「威靖」两船业抵台湾，听候邵友濂调遣。报闻。

初九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谭锺麟：杨岐珍现已渡台，着派黄少春办理厦门防务兼管水师提督衙门事。』

十一日（乙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奏威海接仗情形，各电具悉。李鸿章已电饬丁汝昌回防迎敌，威海为南北要冲、津沽门户，应责成该提督实力严防；其余北洋沿海各口，亦应往来援巡，遇敌即击。至敌情变化百出，飘忽靡定；着李鸿章随时相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行军纪律，赏罚为先；畏葸者不可姑容，奋勇者亦须奖励。即如管驾「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至南洋兵输太少，着转电龚照瑗、许景澄分向英、德各厂询明现成可用之快船，即与议价添购两只，迅即来华；款项由户部筹给。李鸿章即电刘坤一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四。

二十日（甲午），以闽浙总督谭锺麟兼署福州将军。

二十五日（己亥）谕〔军机大臣等〕：『现在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着，坚忍耐劳；即着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攻。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五。

八月乙巳朔，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筹备海防，谨陈全台布置情形；饷械支绌，并恳饬拨的款，一面先向上海洋商筹借银一百五十万两，以应急需。下户部速议。寻奏：『各口戒严，用款日繁、进款骤减；各海关拨款解台，一时实难设筹。至订借洋款，前奉通饬不得轻借；应否准其订借之处，请旨裁定

』！得旨：『仍着户部筹拨的饷，毋庸借用洋款』。

初三日（丁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邵友濂：电奏已悉。杨岐珍着驻扎台北，总统基、沪诸军，以一事权；刘永福着即赴台南，会同镇、道筹商布置，务臻周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六。

二十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十九日电奏均悉。海军各舰在大东沟洋面与敌船接仗，击沈彼船三只，我军沈毁四只；彼船以伤重退去，我军十一舰经丁汝昌带回旅坞修理。着李鸿章查明伤亡士卒，请旨优恤；一面饬丁汝昌将各舰赶紧修复，以备再战。敌船数多于我，并图深入内犯；此时，威、旅门户及沿边山海关各口十分吃紧，应饬分防驻守各兵弁昼夜巡察，严密防范，毋令一船近岸。山海关各口后路及畿辅一带应如何增兵驻守之处？并着李鸿章悉心筹划，严密布置，毋稍疏虞；并将筹备情形，即行覆奏。平壤自电线断后，军情隔绝。日兵渐集后路，图窜奉疆；铭军现已登岸，着即暂驻义州，与安州聂士成、定州吕本元先行通信，共筹防御。宋庆一军昨饬进义州，今军情又变，着暂缓赴义；先带所部四营在九连城驻扎，与铭军声息相通，以固沿江一带防守。叶志超等军究竟如何进止？如能回拒顺安、肃州踞敌，便可与后路通气；着设法查探具奏』。

二十一日（乙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电奏十四、十五等日平壤接战情形均悉。左宝贵力战阵亡，深堪悯恻；所有此次应行赐恤、议处各员，着李鸿章专折驰奏，再降谕旨。各军现在暂扎安州之北，军粮子药俱尽；着李鸿章星速运解，源源接济，不得再有缺乏。叶志超现拟调吕本元、刘盛休前往，惟昨因日人有图攻义州之信，特令刘盛休带铭军四千暂驻义州，与聂士成、吕本元共筹防御。敌人现以抄袭后路为得计，平壤大兵既退，敌乘机内侵，尤在意中；叶军因须在前严防，而后路之防更要。刘盛休着仍先驻义州，与叶志超通筹战守事宜，毋得稍有疏失。至叶志超等军现在实存若干名？并着查明覆奏』。

又谕：『电寄邵友濂：据刘坤一电奏「英船连米济敌，已派「开济」船赴台助截」等语。着邵友濂饬令严密巡查，遇有他国商船装运米粮接济日人经过台湾洋面，即行截留，勿任偷渡』。

二十二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丁汝昌现患伤病，海军提督着刘步蟾暂行代理。丁汝昌赶紧调治，一俟稍痊，仍行接统』。

二十四日（戊辰），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敌兵猛扑平壤，诸军退至安州，据实奏参并自请严议」一折，据称「八月十四至十八等日敌兵三、四万分扑平壤，我军奋勇迎敌，力战五昼夜，子尽粮绝，总兵左宝贵阵亡；叶志

超遂拔队退至安州一带，在博川画江固守」等语。叶志超等督战不力，本有应得之咎；惟念该军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敌、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除本日明降谕旨将左宝贵赐恤外，叶志超等均着加恩免其议处。李鸿章自请严议，着一并宽免。奉天营官守备杨建胜首先开城脱逃，着即严拿正法；统带「仁」字营记名提督江自康驻守城外北山，先自撤队，着撤销前次保案并摘去顶戴；统带「盛」字左军四川重庆镇总兵孙显寅出险不停，直赴沙河；着即行革职。其余伤亡各将士，准其查明奏请奖恤。李鸿章务当妥筹调度，饬令各军合力防御，勿得再有疏懈，致干咎戾。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李鸿章：李鸿章电奏，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形。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沈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着即行正法。「广甲」管带守备吴敬荣，随「济远」退至中途搁礁；着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又谕：『电寄邵友濂：现因北路军情紧要，必须知兵战将协力防剿。台湾防军现已不少，着邵友濂传知刘永福迅即北上，听候调遣。其所部兵勇，酌带几营？应由何路行走，随同北来？并着与该总兵妥商办理，勿稍延缓』。

二十五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邵友濂：邵友濂借款，着照所请办理』。

命已革福建台湾布政使于荫霖赴依克唐阿军营听候差委。

二十六日（庚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邵友濂：电奏已悉。所获枪弹等件，着全数扣留；其船只即行释放』。

二十七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李鸿章电奏「台湾拿获代日运货之英船，其货物似应分别提充」等语。昨据邵友濂电奏，业据税务司所言谕令将枪弹等件充公，其船只即行释放，于英商亦无亏损，办法已属公允；着毋庸再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七。

九月初三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邵友濂：前准包镑借款，现在是否议定？着迅速电覆』。

初四日（丁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邵友濂：据奏刘永福请回粤募勇等情，现在防务紧急，刘永福着仍遵前旨酌带现部营勇先行北上；余令派员回粤召募数营赶紧赴防，不得延缓』。

初五日（戊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谭锺麟：邵友濂电奏「统将需人，请调福建候补总兵廖得胜、海坛协副将余致廷二员赴台」等语。着谭锺麟饬令该二员迅速渡台，俾资臂助』。

初六日（己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前台湾巡抚刘铭传驭军有法，卓著勋劳；六月间因日人肇衅，特旨起用。旋据电覆，因疾未能赴召；现在军事日棘，统帅乏人，该前抚受国厚恩，当此边防危急之时，岂得置身事外？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于接奉些旨后，即行起程来京陛见。该前抚忠勇素着，谅不至藉词诿卸，视国事如秦、越也。仍将遵旨启程日期，先行电闻』。

初七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裕禄：昨据刘盛休电报，敌军已抵义州，江防吃紧；本日已谕令定安、裕禄加意严防。鸭绿江渡船，前有旨飭令撤归西岸；今电云均有船可渡，是否遗漏未撤之船，抑系彼岸朝鲜之船？着一面查覆、一面派兵前往撤尽。前询该省险要，据称金山湾、唐木城、摩天岭各处虽非一夫当关，尚皆有险可守；着裕禄赶紧派兵扼扎，毋令偷越。又，鸭绿江一带口岸有无可以安设水雷、杜敌潜渡之处？着查明一并办理。此时敌踪已至义州，该将军等竟无电奏；岂安坐省城，绝无须侦探耶？着明白回奏』。

初九日（壬午），谕内阁：『前据李鸿章电奏海军各舰在大东沟洋面与敌船接仗情形，当经谕令该大臣查明伤亡将士，请旨优恤。兹据覆奏详细情形：此次海军护送运船突遇敌船，鏖战三时之久；我军以兵舰十艘当敌船十二只，以寡敌众、循环攻击，始终不懈，俾陆军得以登岸。我船被沈四只，击沈敌船三只，余船多受重伤。各将士效死用命，深堪嘉悯！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升用总兵林永升，均着照提督例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义不独生，奋掷自毁，忠勇性成，死事尤烈；并着加恩予谥。升用游击金揆，着照总兵例从优议恤，以慰忠魂。另片奏：「遵查阵亡总兵左宝贵子嗣覆奏」等语。左宝贵之子左国楫、左国栋、左国樟均着俟及岁时带领引见』。寻予邓世昌祭葬，谥「壮节」。

初十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邵友濂：据李鸿章电报「日船八只，初八日在成山洋面游弋；至夜直向南去，恐往南洋」等语。台湾为日人垂涎，敌谋莫测；着邵友濂督饬台南、北守口各将弁勤加侦探，严密防范』。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八。

十二日（乙酉），谕军机大臣等：『据台湾布政使唐景崧电奏：「北边军务吃紧，谨陈御敌之策」等语。所陈掘地营、立炮队各条，不无可采。即着依克唐阿、宋庆体察地势敌情，妥筹布置；总期相机制胜，力挫敌锋。原电均着摘钞给与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邵友濂：唐景崧电奏已悉。据称「以杨岐珍总统基、沪各军

，以刘永福径赴台南，现调总兵廖得胜、副将余致廷，抚臣于事前皆不使知」等语。前有旨派唐景崧帮办台湾防务，凡邵友濂一切布置，自应与该司和衷商办；岂有不使与闻之理？唐景崧此电，语多不平；究竟所指各事，该抚曾否告知？着邵友濂据实覆奏』。

又谕：『电寄邵友濂：据电奏刘永福沥陈带勇北上一切为难情形，尚非饰词；刘永福着即毋庸北上，仍在台湾帮办防务』。

十三日（丙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谭锺麟：据唐景崧电奏「杨岐珍总统基隆各军，以刘永福径赴台南，现调总兵廖得胜、副将余致廷，抚臣于事前皆不使知」；又称「南洋惟澎湖可泊数十艘，澎不失则敌轮无处停顿；镇臣周振邦请增四营，抚臣只准两营实未完密。抚臣于军务缓急，定见毫无，事多反复」等语。现当防务吃紧之时，抚、藩同办一事，唐景崧语多激切，显与邵友濂意见不合，恐致误事；即着谭锺麟将该藩司所陈各节，据实查明，迅速覆奏，毋稍偏徇。台湾孤悬海外，久为日人注意；防守各军，亟关紧要。究竟邵友濂、唐景崧二人筹办台事，孰能得力？并着谭锺麟就近秉公察度，一并具奏』。

十四日（丁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前令再行传输刘铭传即行来京陛见，究竟何日启程？现尚未据覆奏。仍着李鸿章传旨催询，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闻』。

十五日（戊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本日已明降谕旨，邵友濂调署湖南巡抚，唐景崧署理福建台湾巡抚。台湾防务极关紧要，唐景崧既经署理巡抚，责任綦重；一切事宜即责成该署抚妥为筹划，并着与杨岐珍、刘永福会商布置，不得意气用事，自以为是。倘与僚属动辄龃龉，以致贻误事机，恐该署抚不能当此重咎也』。

调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署湖南巡抚，以福建台湾布政使唐景崧署福建台湾巡抚。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九。

二十五日（戊戌），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台、浙两省防务紧要，抚臣均难胜任」一折，据称「台湾现署抚臣唐景崧，与邵友濂素不相能；甫接署任，即欲将邵友濂所派各军统领全行更换。倘与杨岐珍、刘永福不能和衷，安能制敌！至浙江巡抚廖寿丰，当海防吃紧，乃以全省军务委之提督张其光，以营务处委之一候补知县，恐有疏虞。请飭认真办理」等语。台湾、浙江两省防务，为东南全局所关。前因台湾巡抚一时难得其人，令唐景崧暂行权篆；倘举动任性，必误事机。廖寿丰未谙军务，筹办一切是否合宜？朝廷均深廑系。着谭锺麟确切查明该署抚等能否胜任，据实具奏；不准稍有瞻徇。原折着

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目前台、浙防务，唐景崧、廖寿丰办理尚无不合』。报闻。

二十六日（己亥），福建陆路提督黄少春奏：『筹办厦门防务，率带所部各营分别布置扼扎。查厦门开设「南」字靖海勇练四营，先经提臣杨岐珍悉拔赴台。此次仅有楚军「达」字三营，旋由台调回靖海中营一营，尚形单薄；现拨派兵轮二艘来厦助守，并将险要处所逐一履勘，严密设防』。报闻。

二十八日（辛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本日据宋庆电报「日军渡江猛扑，力御不退，伤亡甚多；亟盼接应，情形万分紧急」。前已饬蒋尚钧、刘世俊所部九营三哨由营口驰赴奉省，归宋庆调遣，谅已在途；着李鸿章迅即催令星夜前进，赴九连城一带助剿，切勿刻延』。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

冬十月初六日（己酉），予积劳病故台湾统领沪尾防军提督衔总兵王芝生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优恤。

初九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现在敌逼金州，旅防万分危急。其登岸处在皮子窝，必有日舰湾泊及来往接济；着李鸿章即饬丁汝昌、刘步蟾等统率海军各舰前往游弋截击，阻其后路。至旅顺后路无炮台，闻尚间有山险；其平坦处所，亟应用地营、土炮台之法设险以守。着传谕该防营诸将乘敌踪未至，赶将此项台垒星夜兴筑并密布地雷，以资守御。此仓猝中设防要着，诸将不得轻视，致令长驱径进，无可措手也』。

十三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据电奏「购办枪炮，请饬部立案」等语。嗣后凡非紧要事件，仍应照例具折陈奏；不得以长篇累幅、琐屑数目率行电奏』。

十四日（丁巳），以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署长江水师提督。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一。

十八日（辛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宋庆电奏已悉。刻下金州已陷，旅顺情形万紧；该提督已抵盖平，着即前赴复州一带相机布置，以掣敌势。刘盛休当敌兵渡江时，未经出战；程之伟行军迟滞，闻敌先退：此两军万不可恃。着宋庆严加察看；如不能得力，即行传旨撤退，另派营官管带整顿，统归宋庆调遣。李永芳五营，前经刘树棠派令入卫，业已启程；现在该提督兵力不敷，着李鸿章饬催李永芳所部迅赴宋庆军营，以资厚集。即日海口封冻，津防稍松；自应先其所急，并着李鸿章于李光久、潘万才诸军酌量派拨，传谕唐仁廉统带，并会同吴凤柱一军赴奉，以为宋庆后路接应。以上各军粮饷、军火，均着李鸿章饬令粮台源源接济。宋庆有此兵力，即可将金州一路之敌迅筹截阻，以解旅顺之危。聂士成营中炮少，着李鸿章电知周馥设法解

济为要』。

十九日（壬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裕禄：据奏「安东县凤凰厅地方相继失守，请将文武各员惩处」一折，奉天东边道宜麟、凤凰城守尉佑善、营口厅同知署凤凰厅同知章樾、铁岭县知县署安东县知县荣禧，着一并革职审办，按律治罪。裕禄身膺疆寄，防范未能周密；着交部议处』。

二十二日（乙丑），调闽浙总督谭锺麟为四川总督，以前河南巡抚边宝泉为闽浙总督。

二十四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电奏旅顺连日接仗情形，姜桂题等冲锋迎敌，迭有斩获；该将士奋勇出力，深堪嘉尚。着赏银一万两，由李鸿章拨解该营散放，以示奖励。日兵锐气已挫，姜贵题等即可乘此军威，激励将士奋勇进攻；不可株守待援，致落后着。需要粮械，仍着李鸿章设法源源接济，勿令缺乏。宋庆已距金州不远，着李鸿章将旅顺获胜待援情形迅即知照，令其相机攻战，以分敌势。现在章高元一军，已由营口前进；并令唐仁廉带兵继进，以为宋军后路援应。并着飭令各军迅速遄行，期将金州一路之敌合力夹击，俾难前进。前谕李鸿章拨兵防守母猪河，曾否筹办？着即日覆奏。魏光焘所部到津后，着李鸿章飭令赴山海关一带驻扎，归吴大澄节制；毋庸来京陛见』。

二十七日（庚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电旅顺失守，览奏曷胜愤懑！该大臣调度乖方、救援不力，深堪痛恨！着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以示薄惩而观后效。刻下敌谋益炽，各海口处处吃紧；着李鸿章迅即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不准再事迁延，致干严谴。宋庆一军刻距金州不远，本为救援旅顺；现在旅顺已失，该提督亟应回顾海盖、辽阳等处，杜其侵入西北之路，并会同唐仁廉、吴凤柱、章高元等军择要分扎，相机堵御，力遏敌氛。至旅顺失守情形，仍着李鸿章迅即查明覆奏』。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二。

十一月癸酉朔，署福建台湾巡抚唐景崧奏：续布台防完备；又奏：委在籍主事邱逢甲招集义勇，以备择调。并报闻。

初二日（甲戌），调署湖南巡抚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谢恩请觐。得旨：『着即赴署任，毋庸来见』。

初五日（丁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闻日人攻陷旅顺后，其第三队兵已乘轮南行，尚未知其所向。现在北洋海口将冻，恐其扰及南洋；着张之洞严飭吴淞各口加意防守，并分电闽、浙、台湾各督、抚一律严防，勿稍松劲』。

十四日（丙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宋庆：据电奏「日军北犯

，复州失守，现在整备御敌」等语。敌占金、旅，其合力北进自在意中。此次迎战机宜，关系重要。宋庆当懍遵前旨重赏严罚；力战者破格奖赉、畏缩者立正军法，不可稍涉迟疑瞻顾，贻误戎机，自干咎戾；尤须先期会合章高元及所部将领，定前敌后应、更番迭进、分合包抄之策，谋定后动，戮力同心，务期指日早除敌氛，共膺懋赏。勉之！慎之！宋庆所募新勇，现已到几营？李永芳五营闻已到津，着电知李鸿章迅催到防，仍即电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三。

十九日（辛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宋庆：本日据宋庆、裕禄电奏「日军由岫岩分道肆扰，已及海城东界；海城军情吃紧，辽阳交界亦有日军」。着长顺迅调所部各军加意严防，相机堵遏，杜其北侵之路；毋得稍涉疏纵』。

二十日（壬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宋庆：李鸿章奏「据周馥电报，海城失守，辽沈电线又为敌断」；览奏殊深愤懑。现在岫岩之敌绕出宋庆之后，铭、毅各军两面受敌，军情危急；日军向以包抄夹击为得计，宋庆当会合诸军严密防范，相机堵御。章高元现驻盖平御金、复之敌，宋庆相去不远；应彼此声势联络，以杜他往，是为至要』。

二十四日（丙申），赏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尚书衔。

二十五日（丁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宋庆：李鸿章电奏「迭据善联、袁世凯营口局各电：宋庆二十四日接仗不利，退守牛庄；其本日战况及宋得胜受伤情形，尚未据宋庆电报」。殊深焦灼。现在敌氛正恶，宋庆兵力不敌，惟有联合前敌各部及章高元等坚守牛庄兼顾营口，严杜西进之路；是为至要』。

又谕：『电寄李鸿章：据电奏「威海防务万紧，一时难易生手」等语。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即着刘步蟾暂行署理；仍着李鸿章遴员保奏，候旨擢用。丁汝昌俟经手事件交替清楚后，速即起解』。

二十七日（戊戌），谕内阁：『电寄宋庆：李鸿章、宋庆电奏均悉。连日海城接战，伤亡甚众，宋庆率队回扎田庄台；并据袁世凯报牛庄已失；览奏殊深愤懑。刻下敌踪已至牛庄，营口甚为紧要；宋庆一军现扎田庄台，亟应整顿队伍、激励将士，力遏西进之路。章高元、徐邦道等扼守盖平，已为敌兵所隔；能否调令截击牛庄一股，与宋庆两面合攻？着即妥为调度。姜桂题、程允和、张光前等已明降谕旨革职留营，仍责令带罪图功，以观后效。现据长顺电奏，辽阳亦甚危急；陈湜一军现已出关，即着宋庆知照该臬司径赴沈阳，与长顺商同防御，毋稍疏虞』。

留办台湾团防、帮办垦抚事务太仆寺卿林维源奏：台湾团防就绪，并报效

土勇二营自备粮饷，择要驻扎。报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四。

十二月初三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宋庆：据奏「日军千余已入熊岳，旋向海城；其大队向东北前进」等语。该军自攻陷海城后，时已半月，尚无动静；恐其暂时休息，又将蓄锐前进。着宋庆随时戒备；如该军以千百人分道前来窥伺，即应派队猛进并设法抄击，以孤敌势。若待其零星凑集、合成大军，以全力拒我，届时转难得手。该提督当稳慎图维，相机因应；总期立于不败之地，挫其精锐、杜其它越，是为至要』。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五。

十七日（己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现闻盖平被陷，前敌军情吃紧，宋庆所部兵力恐难分布；亟须添兵接应。潘万才为宋庆旧部，派令前往，可资臂助。着李鸿章即饬潘万才带领所部星驰出关，听候调遣。其秦皇岛地方，亦关紧要；着吴大澂即派吴元恺一军填扎该处，认真防守』。

署福建台湾巡抚唐景崧奏：请将硫磺、樟脑各公司赢余银两归入台防善后案内，列册造报。下部知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六。

二十三日（乙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荫桓等：前据电奏业已抵沪，谅已与邵友濂会商一切。即着该侍郎等克日出洋，毋庸另候谕旨；并将启程日期电覆』。

二十六日（戊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二十五日各电均悉。日军蓄意谋攻威海，大队兵船已在荣成开炮，并有日兵上岸，电线不通；情形极为危急。其洋划登岸之兵究有若干？着李鸿章、李秉衡各饬防军飞速驰击，勿任深入蔓延。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前据李鸿章电奏，议筹水陆相依之法，尚属详细；现当临敌之时，应如何相机合力出击之处，即饬该将领等迅速筹办，毋得束手坐待，致为所困』。

又谕：『电寄张荫桓等：电奏已悉。着即定于正月初三日启行，勿迟』！

二十七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日兵登岸，荣成失守；览奏殊深愤懑。东省兵力较单，致有疏失；李秉衡自请议处，着加恩宽免。丁槐一军，准其留于山东调遣；该营需用枪械，着李秉衡电商李鸿章于南省解来枪内经过东省时，酌拨应用。刻下敌已登岸，必将猛攻威海；着李秉衡厚集援军迅往遏截，并激励将士如能奋勇破敌者，立予重赏。威防戴宗骞等军守御尚能出力，现在敌踪逼近，仍着李鸿章饬令在防各军固结兵心，并力截击；不得临敌畏却，致误大局。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一策，着李鸿章速

筹调度为要。本日据吴大澄电奏：「魏光焘营内枪械甚少，请于天津新到德枪内借拨一千杆；该抚所购洋枪，正月中旬亦可到津，如数拨还」等语。现在魏光焘出关需用甚急，着李鸿章即行拨给勿误」。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七。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春正月初四日（丙子），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荣城失守，力筹堵御情形。得旨：『着查明各官下落，再行具奏』。

初六日（戊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迭据电奏「倭攻威海南岸龙庙嘴等处，炮台俱失；虽经击沈敌船二只、雷艇一只，而南岸改为敌踞，情势实为危急」。该处布置防守为日已久，何以敌至竟不能固守！刘超佩先行走入刘公岛，显系临敌退缩；并此外弃营逃走各员，着李鸿章、李秉衡即行查明拿获正法。现在水师各舰在刘公岛与陆军依护堵击，着即飭令奋力冲击，如能多毁敌船，尚可力支危局；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刻下东省急待援兵，所有丁槐、李占椿、万本华、张国林等，着张之洞、李秉衡分别催令前进，勿任延缓』。

初七日（己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电奏均悉。日队全向西行，戴宗骞往守北岸三台，兵少势孤，危在呼吸；现惟有严飭孙万林、李楹赶紧驰赴北岸，协同戴宗骞等尽力防守。水路各舰，着丁汝昌督率，在刘公岛及北岸各台与陆军依护堵击。孙万林等倘再有退避，即按军法从事。至雷艇管带王登云攻毁赵北嘴台炮药，丁汝昌遽为请奖，殊属非是。南岸全台俱失，水陆各营皆有应得之罪；现在力保北台，王登云倘能奋勉立功，再行核实保奖。此次所请，着毋庸议。昨据奏称高场营炮台打沈日船二只，又刘公岛打沈一只；出力将弁，着查明奖叙』。

初十日（壬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秉衡：两电均悉。威海北岸炮台又失，兵舰失所依恃，能否冲击出险，尚不可知；仍着探明电覆。孙万林等，已有旨交部严议；李秉衡改为议处矣。所请添拨大枝劲旅，现在冰泮伊迳，畿疆防务关系尤重，实无余兵可以调拨。惟昨据宋庆电称：请飭章高元带所部八营回援东省，因程途较远，是以未允所请；着李秉衡酌度情形，如需此军调回，即行奏明办理。其李占椿等军，仍着催令速进，以资援应。该抚拟移扼莱州并责成夏辛酉等分防登州等处，均着照所请行』。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八。

十四日（丙戌），谕〔军机大臣等〕：『御史张仲忻奏：「上海接济日军米石，有奸商叶成忠、何瑞棠两人所售，不下数十万石；或以台湾采办，或以小船绕川沙出口。税务司查出两起、委员拿获一起，均有奥援解脱；今仍照常售运。请飭查拿严禁」等语。运粮赍敌，大干法纪；着张之洞确切查明，严拿

惩办』。

十五日（丁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电奏海军各舰被击覆没情形，览奏曷胜愤懑。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堕防纵敌，震动畿疆。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惟现值海防益急，若立予罢黜，转得置身事外；兹特剴切申谕，李鸿章当日念获咎之重、朝廷曲宥之恩，激发天良，力图补救。瞬届各海口冰泮，敌船猛进，处处可危；设彼乘间登岸，必须齐力抵御。此时游击策应之师，较之专防一口尤为吃重。李鸿章既称徐邦道不可独当一面，着仍遵前旨速调聂士成带所部星夜进关。现在畿辅之防更急于关外，北路诸军不得再行请留；即着李鸿章分电关外各统帅一体知悉』。

十七日（己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荫桓等：张荫桓、邵友濂着即日先回上海』。

十九日（辛卯），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着王文韶署理；李鸿章着迅速来京请谕』。

两广总督李瀚章奏：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奉调入都，请以参将英顺暂署。得旨：『刘永福现在台湾带兵，南澳镇总兵即着英顺暂署』。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九。

二十二日（甲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电奏据德国兵船传言，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皆殉难；是否确实着查明电覆』。

又谕：『电寄李鸿章：本日据张荫桓等电奏「已于二十一日到沪，将往来问答、敕谕底稿钞录呈览」；并云「再派重臣，可不必到广岛，伊滕等可来旅顺就近商办。至停战之议，初次派使时美使即向日言及；日覆电须俟两国大臣聚会时，方能将如何议和停战言明。昨接李鸿章电奏，复飭总署与田贝商酌；田谓日必不改前说，碍难再商，惟盼李鸿章速与会面定义。此时事机至迫，连日电询李鸿章启程日期，殊深焦盼。该大臣务须即日布置成行；所有随带人员，并着拣派妥协，迅速具奏』。

又谕：『电寄杨儒：据奏英、俄联结助我等语；西国有局外之例，杨儒所奏是否西人有此议论，抑系出自己意，着即详细电覆』。

二十三日（乙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荫桓等：运日电奏均悉。张荫桓着即回京，邵友濂着即赴署任。此次日本不允开议，非该侍郎等之咎，其自请罢斥之处着毋庸议』。

二十九日（辛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谭锺麟：昨闻澎湖见有日船；台湾水线已断，业经电令谭锺麟传谕唐景崧严备。台湾孤悬海中，饷需不

继，关系匪轻；户部所拨银一百万，设台湾不能兑，祇能汇到福建。应如何设法运解？着谭锺麟妥筹办理。刻下敌情如何？着即电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

二月初六日（戊申），大学士李鸿章奏：驰赴日本议约，议筹大略情形。得旨：『暂存』。

初七日（己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台湾为外人垂涎，近闻日人有调集兵船聚泊琉球之说；恐将就近图攻台湾，情殊叵测。战守事宜，亟须豫为筹备；着唐景崧督饬各营严密布置，毋稍大意』。

初十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美使接日本覆电云：「敕书底稿均已妥协，须于中历二月二十一、二日行抵长门，再订晤期」等语。李鸿章所雇商轮，计即可到；着早日放洋，总以二十以前到彼为要。行期定后，即电奏』。

十一日（癸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前据电奏「以台湾作押，借用洋款，藉资保卫」一节，经总理衙门询之总税务司，据称各国均守局外，势不能行。该督所奏，究竟有无确实办法？着详细电覆』。

福建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奏：请饬太仆寺卿林维源筹借百万，暂补防费。下户部速议。

十四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户部奏「遵议唐景崧奏请饬太仆寺卿林维源筹借银一百万两，暂补防费」一折，着照所请，即饬该京卿如数筹借；由户部指拨各省关实银分三年归清，不得稍有延欠。其借人之款，着仿照借华款办法，酌给利息；俟缴足百万之数，仍由该部奏请将该京卿破格奖叙』。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一。

二十五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日人图犯台湾，自在意中。澎湖所停法船，是否假冒？此外所见兵轮多只，旗帜未明；如果系他国之船，在台领事当必知之。着唐景崧就近询之各国领事，令其随时告明；并告以如有日船前来，局外之船即应远避，免致误击。一面已由总理衙门照知各国使臣矣』。

二十六日（戊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前经户部覆奏「请派林维源借银一百万以资军饷」，业经依议行矣。现在台湾军情紧急，需饷甚殷；着唐景崧传知林维源先行筹措现银四十万两，以济要需。该京卿受国厚恩，谊关桑梓，谅不至膜视推诿也』。

二十七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恒春有日轮十余艘游弋港口，该处并无炮台，仅有防军三营，恐其伺隙登岸；着唐

景崧速饬刘永福拨营策应，力筹堵御。澎湖西岭复见日轮五艘，敌之图攻台、澎，声东击西，阴谋叵测。该署抚务当督饬各营时刻严防，勿稍松懈』。

二十八日（庚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日军进攻澎湖，经炮台击沈二船、又坏二船，尚未远遁；恐其复来猛攻，或抄袭炮台之后。着唐景崧激励防军，时刻严防；测准炮力可及，即行轰击。如能毁其多船，立颁重赏，以资鼓励。昨据电奏恒春有日轮游弋港口，有无动静？仍着饬刘永福妥筹兼顾。此外台湾各口，一律严加整备，以杜窥伺』。

二十九日（辛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坤一：本日据李鸿章电奏「日人所欲甚奢，恐难就范。伊藤面称现要攻取台湾，日新报云兵船二十只在大沽北塘海面游弋，查察商船；日廷添小弁亲王赴旅顺督师」等语。连日据唐景崧电称：敌攻澎湖，已由文良港登岸，台湾恒春亦有日船停泊；是其欲攻台湾之说已确。津、沽南北口外，有无日船来往？着刘坤一随时确探，加意严防。昨据王文韶电称：体察聂士成、曹克忠等军，战守颇有把握；但期临敌果能逐渐得胜，扫荡敌军，军事方有转机。该大臣等其熟筹调度，以纾宵旰之忧；是为至要』。

又谕：『电寄唐景崧：二十七、八日电奏俱悉。敌攻澎湖，由文良港登岸，电线已断，情形如何，仍着确探奏闻。日人意在攻取台湾，必有大队兵船前来攻击。从前法人犯台，曾经官军击败；唐景崧惟当激励将士，严为戒备，相机堵御。其凤山一带，并着饬令刘永福妥筹布置；如有日军登岸，务须迅速驰击，勿任蔓延。该署抚拟借洋商镑银三百万两，着照所请，准其借用。元丰顺系何国洋行？是否开设上海？着即电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凭办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二。

三月壬申朔，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谭锺麟等：电奏均悉。澎湖电断无信，又无兵轮接应；将士被困，殊堪悯念！能否募渔船往探情形？着谭锺麟、唐景崧酌量办理。澎如不守，必将攻台；该省布置能否周密？如兵力不敷，或就地添募、或由闽省添派设法渡往助战之处，并着该督等妥商筹办』。

初二日（癸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等：谭锺麟、唐景崧电奏「敌攻澎湖，经我军击伤百余人，逐口下船，在防将士勇敢善战」；甚属可嘉。惟孤立无援，军火易罄，恐难久支，实深廑念。应如何暗渡接济之处？着谭锺麟、唐景崧密筹办理；并着张之洞一并设法筹办，以救眉急。元丰顺借款，已由户部、总理衙门饬办，并由户部先拨汇丰洋行借款五十万交沪局委员赖鹤年转解矣』。

初三日（甲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谭锺麟等：电奏均悉。据探澎湖日船已尽他去，受创自必不轻；守澎将士，甚为得力。着该督等速即确探

，如倭船果已远遁，即应亟趁此时设法多解子药，以资接济；不可稍有延误。厦门口外之兵轮，何以先挂黑旗、又挂法旗？是否实系法船？可询明领事，以防假冒。此外七轮，又系何国之船？并着随时确探，严防为要』。

初四日（乙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日军进攻澎湖，我军力战三日，竟至不守；实深愤懑！文武各官下落，着唐景崧查明具奏。该处系属孤岛，无船接应；唐景崧自请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澎湖既失，台湾更形紧急；该署抚布置防务历时已久，勇营亦颇不少，临敌调度，必先胸有成算。上年据奏召集万四千人听调，是否足资得力？杨岐珍现扎何处？其余将领何分布？着即电闻。该署抚务当与统兵各将领互相联络，竭力抵御；敌如分路来攻或乘隙登岸，必当有游击之师接应截阻，方不至猝为所乘，深入滋扰』。

初五日（丙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据探二十八、九日敌攻澎湖、将士交战情形，甚为可悯。总兵周振邦等力竭身死，着飭查确实请恤。台湾各口，现在有无日船游弋窥伺？敌之惯技，必先声东击西，继以大队猛攻一处；仍着唐景崧懍遵昨日谕旨，与统兵各将领时刻严防，力筹抵御』。

初八日（己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四件均悉。向来两国议和，先言停战日期；和议不成，仍即开战。此次议定停战，自初五至二十六亦祇二十一日。其不允台、澎，李鸿章按公法与之力争，而彼坚执如故。此节权自彼操，凡在臣民，皆当共喻。况停战并无多日，彼兵之在奉天与游弋津、沽各海口者依然不减，并非他处尽撤而以全力攻台也。朝廷注念该处孤悬海外，援应维艰，宵旰忧廛；自去岁至今，无时少释。然自开战以来，屡为该处备兵增饷，不遗余力；亦正虑有今日。该署抚应将以上所谕剴切宣示，激励将士、开导绅民，敌忾同仇，力图捍御。其有捐资济饷、杀敌立功者，定必优加奖擢，不次酬庸；慎毋惑于愚论，借口向隅，致守备有疏，自贻伊戚。该署抚所请由广东拨济枪弹、子药，已飭李瀚章照办，并谕知张之洞、谭锺麟酌量协济。至调用兵输一事，北洋无船；南洋各舰，前令协助北洋，因张之洞声称船旧行迟，不能出海，遂止不调。本日曾谕张之洞、李瀚章酌筹办理，第恐未能应手耳』。

又谕：『电寄李瀚章等：现在奉天、直隶、山东，日允停战二十一日；而彼方图攻台湾，不在停战之列。该处孤悬海外，如被敌困，无法救援；尤虑军火缺乏，难资战守。本日据唐景崧电奏：请飭粤省拨可用后膛枪五千枝、配足弹子，另发毛瑟弹三百万粒、火药十万磅，交知州唐镜沅设法运台。着李瀚章速即拨解，以应急需；并着张之洞、谭锺麟一并酌量筹拨；或用渔船暗渡、或

雇洋轮保险，分起运往；趁此敌兵未集之时，赶紧办理，俾资接济。至唐景崧请调兵轮赴台听用，并着张之洞、李瀚章酌量调派』。

初九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岐珍：电奏已悉。现在日人图攻台湾，情势日紧。基、沪两口，均经该提督与各统领布置防守；仍着激励诸军互相策应，相机堵御，力遏敌锋。台南一路，着唐景崧传知刘永福勤加侦探，严密扼守；毋令乘虚猝犯为要』。

初十日（辛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坤一等：电奏均悉。敌允北路暂时停战，而声言将攻台湾，情殊叵测。昨据李鸿章电称：「日人交出条款，所索过奢，恐难结局。倘限满和议难成，仍将开战」。自应豫为戒备。宋庆拟留铭、嵩两军分驻石山站、闾阳驿以固辽浑运道，自率毅军移扎大凌河西岸，自为豫筹赴援起见；即照所请办理。宋庆请调编修张孝谦赴营，该员前经李鸿章奏调出洋，因病未往；所请着毋庸议』。

十一日（壬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台南府知府唐赞袞当军务吃紧之时，辄托故请开缺卸任，实属规避。唐赞袞，着即革职。前谕张之洞酌拨枪弹，并调兵轮赴台；本日据该督电称：枪已竭力拨解，南洋兵轮无多、且船旧行迟，祇可在长江依辅炮台，若出海遇敌，徒供糜碎，有损于江、无益于台。所奏亦系实情，想该督必已电覆矣』。

十二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日人声言欲攻台湾，而近日海面并无动静，情殊叵测。据奏现在士气颇奋，有愿自备饷械者；甚属可嘉！台北布置地营濠堤，尚属周密。惟台南须待四月底方起涌浪，恐敌人此时即来侵扰；仍应时刻严防，整备堵御，勿稍松劲。粤省船械均无可拨，本日已据李瀚章电覆矣』。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三。

二十二日（癸巳），礼部以会试中额请；得旨：『……福建取中十三名』。

二十三日（甲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李鸿章电称：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一、中国认明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废除贡献典礼。二、中国将辽南地方及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让与日本。三、两国各派官员二名共同画界，限一年竣事。四、中国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分八次于七年内交清。五、中国所让地方，二年之内准人民变卖产业、迁居境外；但台湾一省，须各派大员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六、准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由日本添设领事官驻扎；及日本轮船从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又从上海吴淞江至苏州、杭州载客运货，并日本臣民在中国购买货物或将商货运往内地，得暂租栈房存储；又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七、日本现驻

中国之军队，限三个月内撤回。八、其暂驻威海卫之军队，俟第一、第二两次偿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批准暨确定抵押办法后撤回。九、两国各将俘虏交还，并予免罪。十、本约批准后，按兵息战。十一、本约批准后，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从之。

二十七日（戊戌），署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谭锺麟奏：请将刑部主事俞振明、试用道赖鹤年等留于台湾差遣。允之。

二十八日（己亥），钦差大臣大学士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照钞画押条约进呈，请早批准，派员互换，以便停战撤兵』。得旨：『闻俄、德、法三国现与日本商改中日新约，将来如有与此约不同之处，仍须随时修改』。

三十日（辛丑），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迭次电奏均悉。本日据电称「乱民抢劫，砍毙中军方元良，枪毙平民十余人」等语。此时尚未撤营，莠民乘机作乱，自应分别抚绥惩办；着唐景崧究明启衅缘由，妥慎办理』。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四。

夏四月初四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王文韶奏「请饬李鸿章即回本任」一折，李鸿章现因伤病未痊，赏假调理。王文韶亲署督篆，责无旁贷；所有一切应办事宜，仍着悉心经理，毋稍疏懈，以副委任。将此谕令知之』。

初五日（丙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连日纷纷章奏，谓台不可弃，几于万口交腾。本日又据唐景崧电称：「绅民呈递血书，内云公法会通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商居民能顺从与否；又云民必乐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台民誓不从日，百方呼吁；将来交接，万难措手。着李鸿章再行熟察情形，能否于三国阻缓之时与伊藤通此一信，或豫为交接地步；务须体朕苦衷，详筹挽回万一之法，迅速电覆』。

十一日（壬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据龚照瑗电奏「台湾吃紧，法已派轮护商，先遣员晤台抚面商机宜；有兵登岸，请晓谕地方勿惊疑」等语。着唐景崧将法轮系为护商来台，先行出示，免致临时惊扰。法员来时，即与相见』。

十三日（甲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电奏已悉。王之春所商一节，已经总署告知法使电其外部，尚无回信；着帮同办理。此事切须审慎，以免别生枝节。龚照瑗着仍回英国，以免两使之疑』。

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因病恳请解职。允之。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五。

十六日（丁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许景澄：十四日亥时，烟台互换和约。此次争回全辽，三国极为尽力；许景澄即赴外部传旨先行致谢，并

饬驻德参赞一律办理。偿费一事系兵费外添出之款，中国力量万难措办；切恳联合法、德始终竭力帮阻，是为至盼。饬驻德参赞向巴兰德淳托，代为力争，切勿松劲』。

又谕：『电寄李鸿章：伍廷芳等电称「日使送还照会三件，未经带去」；着李鸿章即将前二件电知伊藤，以为根据。其后一件，毋庸再电。现惟台事极为棘手，李鸿章前电「伊藤有另行筹商」之语；究竟有何办法，以免内变外衅之虞？着悉心筹划具奏』。

十七日（戊午），朱谕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近日和约定义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因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己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索练，纷纭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达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孰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章奏以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惊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据电奏请拨饷银，现在户部无可指拨，已电谕张之洞先行筹拨五十万两，陆续解往应用矣』。

又谕：『电寄张之洞：据电奏「退还克萨借款，改订瑞记借款，经总理衙门、户部议定，借用英金一百万镑」；即着照所请办理，并已由该卫门知照德使矣。本日唐景崧电奏，请饬部拨饷二百万两；现在户部无可指拨，着张之洞先行筹拨银五十万两，陆续解往应用』。

又谕：『电寄边宝泉等：唐景崧奏「澎湖失守，总兵周振邦坐视不救、先行逃避，据实奏参」一折，即着该署抚派员将周振邦押解福建，交边宝泉审明按律定拟具奏』。

署福建台湾巡抚唐景崧奏：知县沈锡藩深资臂助，请送部引见。得旨：『着交吏部带领引见』。

二十一日（壬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台湾续拨枪枝，原备战守之用，出自绅民先期购到则可；若官为拨给，殊于和约有碍。此系重笨之物，焉可秘密运往；着张之洞斟酌停止，毋致别生枝节，是为至要』。

二十二日（癸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庆常：据龚照瑗电称「探闻法与他国密议台事，暂不使华与闻，生为枝节」等语。台民汹汹，势难交割；刻下日本派员已将到台，办理殊为棘手。即着庆常密询外部，能否再申护台前议？迅速电覆。再，法使有「外部不愿接见王之春」之语，究竟曾否会晤？着一并电闻』。

二十三日（甲子），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二十一日电奏已悉。兹据张之洞电奏：「接全台绅民电禀云：台湾属日，万姓不服；既为朝廷弃地，惟有死守，据为岛国」。并据唐景崧称：「台民坚留该署抚与刘永福，不听开导，求死不得」等语。是台湾难交情形，已可概见。该大臣仍当熟筹办法，以期补救万一。伊藤回电如何？即行电覆。张之洞、唐景崧原电，并由总理衙门照录电知』。

二十四日（乙丑），派前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经方前往台湾，会同日本派出大臣商办事件。

二十五日（丙寅），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两电俱悉。据称「伊藤覆电，词意决绝；德国又疑中国阴令台民叛拒，恐致构兵」等语。台湾一事，朝廷深为焦虑。作派李经方前往商办，可见中国并无不愿交割之意。现在日使将到，着李鸿章饬令李经方迅速往台，与日使妥为商办；毋稍耽延贻误。一面仍将台民不服开导、竟欲据为岛国情形，再行电告伊藤，免致怀疑借口』。

二十六日（丁卯），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许景澄：二十三日电奏已悉。俄与三国同议辽事，尚未酌定商议之地；着许景澄随时探问，一有确信，速即电闻。应否中国派员与议？日已派员来台收地，现派李经方前往商办，并令唐景崧开缺来京。惟台民不服，必致生变；其难以交割情形，亦可告知俄廷，免致日人借口』。

又谕：『电寄李鸿章：电奏已悉。李经方随同李鸿章赴日，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回津后尚未复命，何以遽行回南？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藉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全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方饰词卸责！本日已有旨将唐景崧开缺，令其来京陛见；并令文武各员，陆续内渡。现在日使将次到台，仍着李经方迅速前往，毋得畏难辞避；倘因迁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命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解职来京，并令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

二十八日（己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电奏已悉。科士达愿偕李经方赴台并调参赞翻译各员，均照所请办理。台湾文武各员，已有旨饬令内渡，未便再令留台守候。如天津别有可派之员，即由李鸿章就近酌调前往，帮同李经方商办一切』。

二十九日（庚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电奏已悉。伊藤所称李经方先赴长崎会同前往，诸多窒碍；着李鸿章覆以彼此定在台湾海口会晤，以免周折。文凭即加「全权」字样』。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六。

五月辛未朔，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唐景崧：电奏已悉。杨岐珍着即回本任』。

初五日（乙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电奏已悉。台民劫制生变，事出意外，无从过问。李经方现经照约派往，若不速行，转令生疑。伊藤电内，既有「出力助护」之说，自应克日前往，相机商办；即使不能排解，彼亦无可借口也』。

又谕：『电寄张之洞：电奏已悉。台事无从过问；饷、械等自不宜再解，免生枝节』。

山东巡抚李秉衡奏，前台湾布政使于荫霖为守兼优，恳恩录用。得旨：『于荫霖着交吏部带领引见』。

初十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张之洞等：现在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惟近据英、德使臣言：上海、广东均有军械解往，并有勇丁由粤往台，疑为中国暗中接济，登之洋报；或系台人自行私运，亦未可知。而此等谣言，实于和约大有妨碍。着张之洞、奎俊、谭锺麟、马丕瑶飭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

又谕：『电寄边宝泉：失守澎湖各员，现经唐景崧委员解闽；澎湖镇总兵周振邦、澎湖通判陈步梯，着一并革职，交边宝泉审明按律定拟具奏』。

十一日（辛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前因台民变乱，据为岛国，已令文武各员内渡；此后无从过问。昨又电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运军火、勇丁赴台，此即自立脚步之意。如日使言及此事，着李鸿章、王文韶切实告以和议既定，中国决无嗾令台民自主之理，勿听洋报谣传，致生疑虑』。

又谕：『电寄依克唐阿：电奏已悉。现在和约已定，台湾自立拒日，无从过问，当不至因此再起波澜。辽地尚未交还，日兵去来，祇可听之。若以鞍山站等处敌兵已去，遽行拨队前往，转恐别生枝节；着依克唐阿仍令各军扼守原扎之处，切勿轻动生事，是为至要。该将军昨请添拨银两，已由户部拨银十万两应用矣』。

十三日（癸未），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坤一：刘坤一十一日电、长顺初九日电均悉。现在台湾已经李经方交接清楚，日兵攻台、基隆不守、省城瓦解，无从过问。和局并未决裂，日允归辽，有三国担认，不致翻悔。我军祇

宜就原扎处所小心防守，且不可轻信传闻，率行进扎，图占先着，转致启衅，是为至要。此旨着刘坤一知照长顺、依克唐阿及前敌各军一体懍遵』。

又谕：『电寄许景澄：辽东倭兵，前据探称陆续撤退，所存无多。兹又据长顺等电称「现又添兵增炮、筑台挖沟，似不肯归地」等情；洋报又称海参崴俄兵整备行囊，似有与日交绥之意。现在台湾已经李经方交接清楚，台、日交兵，与我无涉；惟归辽之事，三国究竟商议如何？尚无确信。着许景澄即向外部探问，电闻。借款一节，亦宜早与定义为要』。

十四日（甲申），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等：三电均悉。台事现经李经方与桦山交接清楚，立有文据，此后台湾变乱情形即与中国无涉；应由李鸿章电知伊藤，以为了结此事之据。至海线如何办理？应飭电局豫为筹议，以备随后商定。前派李鸿章、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与日使商办事件，该使有无来津消息？并着探电闻』。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七。

闰五月初九日（己酉），谕（内阁）：『唐景崧奏「请假省亲」一折，唐景崧着赏假两个月，准其回籍省亲』。

十一日（辛亥），闽浙总督边宝泉奏：前办台湾防务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现率所部营哨陆续内渡，仍回厦防本任。报闻。

十二日（壬子），闽浙总督边宝泉奏：『遵旨申明失守城寨澎湖总兵周振邦、通判陈步梯拟以斩监候罪名；惟通判并无兵柄，似可量予末减』。下刑部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九。

六月庚午朔，以前福建澎湖镇总兵吴宏洛为直隶正定镇总兵官。

初五日（甲戌），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边宝泉：台湾文武各员，前已有旨令其内渡；所有大小各员关防印信，着边宝泉查明收存，解交礼部』。

十一日（庚辰），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恩泽：已革台湾布政使于荫霖现由军营告假回籍，着恩泽传知即行启程赴部听候带领引见』。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

冬十月十七日（甲申），闽浙总督边宝泉奏：『台湾文职各官陆续内渡，仕途拥挤。请量予变通：原系在闽禀到调台差遣者，仍归闽候补差委；由台禀到者，可否令该员另指他省或于邻近浙江、江西、广东各省分匀改发，以免趋重一隅』？下部议。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八。

十一月十七日（癸丑），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开缺回籍，以前福建台湾镇总兵万国本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

二十七日（癸亥），〔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调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赴北洋差遣。得旨：『万国本业经简放南澳镇总兵，所请着毋庸议』。

——以上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